序章

　　「呼啊啊啊啊啊……」

　　男子打着呵欠，从大型躺椅上起身。

　　起初就算只睡一两个钟头也会让肩膀与腰感到僵硬，但总觉得最近已经适应了椅子的形状，睡醒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疲累。

　　「我都不晓得自己的适应力居然这么强。」

　　男子再次伸了个懒腰，拿起放在标有DERU品牌的电脑萤幕旁的牙刷跟杯子，走出隔间往洗手间前进。

　　挑高的天花板、宽广的空间，以及占据这些空间的无数书柜与隔间。整个室内只有空调的声音与客人偶尔发出的动作声，这里是都内的一间网咖。

　　「啊，乌龙茶的灯亮了。」

　　走进免费饮料区后，男子发现乌龙茶的开关上亮起了显示待补充的灯号。

　　「喔，希腊人。」

　　「啊，早安，佐藤。」

　　此时男子巧遇一位认识的对象，那位称呼男子为「希腊人」的客人，是一位通称「佐藤」的男性。

　　「佐藤，你运气真不好，乌龙茶已经没了。」

　　「啊？真的假的！」

　　佐藤看了饮料吧一眼后便不悦地啐道：

　　「啧，真不吉利。感觉今天一整天都会很不顺。」

　　「没那么夸张吧，不过是个乌龙茶，去跟柜台老板讲一声就好啦。」

　　「说什么蠢话，今天店长下午才会来上班吧。这时间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小加的外国人在顾柜台，那些家伙一看见我就会紧张得半死，我才不想跟他们说话。」

　　「那就放弃，改喝可乐如何？」

　　男子不晓得「佐藤」的本名。

　　佐藤非常坚持不喝乌龙茶以外的饮料。据本人所言，似乎是为了维护健康，所以才特别留意糖分与脂肪。

　　「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想早死。等等喝个水后就要出去工作啦。」

　　说完后，佐藤在饮水机倒了杯水喝，接着看也不看男子一眼便快步离去。

　　「原来你今天有工作啊，恭喜你！」

　　男子对着佐藤的背影喊道，对方则是头也不回地举起单手回应。

　　「……唉，一大早就喝可乐，的确有点勉强。」

　　男子小声地嘟囔着，同时走向洗手间的洗脸台，开始刷起牙来。

　　由于在公所进行住民登录（注：指在当地公所登录包括居住地在内的基本资料，以做为相关行政事务的基础）时能够登记这间网咖「CYBER@SAFE」，因此这里在附近称得上是小有名气。

　　尽管男子只是为了便宜获得情报管道与睡觉场所而选择这里，但不知不觉间却也滞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就是在这段期间内认识了佐藤。

　　男子不晓得佐藤为何不愿透露本名，但以前针对这点提出疑问时——

　　『若随便搬出我的本名，可是会有一堆人感到困扰呢。』

　　对方曾经这样莫名地搪塞过去。

　　然而男子也没有告诉佐藤本名，直接让对方称他为「希腊人」。男子的外表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日本人，但佐藤依然打从初次见面起便亲切地向他搭话，因此对男子而言，佐藤是个饶富兴味的观察对象。

　　虽然佐藤不愿透露本名，但对于自己的经历倒是十分饶舌。

　　他从外地来到都会，在国立大学以系上第十四名毕业，之后通过国家公务员一种考试进入中央政府，任职了数年后才趁着科网泡沫辞掉工作另起炉灶。据说佐藤有一段时间颇具权势，不但在高轮盖了间附庭院的独栋房屋，就连在轻井泽也拥有别墅。

　　然而由于独自主持整间公司的佐藤缺乏人望，因此在被部下挪用公款之后，公司的营运状况便一口气恶化，最后他不但将公司交给其他人经营，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不过佐藤之后还是凭着天生的行动力进了一间货运公司，并耗费十年还清了借款。正当他以为总算能够重新开始时，工作的货运公司却因为碰上政府的管制松绑导致竞争对手一口气增加，而被其他公司吸收合并，佐藤也意外地遭到了解雇，再度一无所有地流落街头。

　　即使如此，过了几个月游民生活的佐藤依然不屈不挠地透过打零工存钱，两人也在男子于这间能做为住所登记的网咖逗留了两个月后相遇。

　　据佐藤所言，他目前打算先脚踏实地存钱，等明年就要搬到像样一点的公寓，并学不乖地再次创业。

　　「真厉害。我从来没认识过像他那么有骨气的家伙。」

　　男子并不在意佐藤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至少以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来看，佐藤现在的状况绝对称不上是富足。然而——

　　「他看起来生气勃勃的，眼神果然不一样呢。」

　　刷完牙后，男子用水洗脸并拿毛巾擦了一下。

　　将视线转向镜子，上面正映照出一个有着银色头发与深红眼眸、身材高大的男性。若那个人披着的长袍底下没露出一件写着「l　LOVE　L．A」的T恤，从外观看来简直就像是位真正的「古代希腊人」。

　　男子无论脸色还是健康都胜过佐藤，体格看起来也十分强健，更何况他还比对方年轻。不过——

　　「……就连超市卖的冷冻金眼鲷的眼睛，都比我还要来得炯炯有神呢。」

　　诞生自生命之树、并构成世界的球体——「质点」的守护天使加百列有些自嘲地耸着肩。

　　「哎呀？」

　　回到自己借的隔间后，发现放在电脑旁边的机器正在响的加百列连忙将它拿起。

　　「喂。」

　　只要利用这个世界特有的机器「手机」，就能进行更精密的「概念收发」，这是加百列最近的新发现。

　　看上这点的加百列命令自己那些天兵大队的部下们留在日本，并住在附近的网咖保持连络，然而这次打电话来的人并不是他们。

　　「喔，你已经到啦。是是是，这都怪我没拿出成果，真是对不起啊。」

　　加百列耸肩，语气中完全感觉不到反省。

　　「那边的『战争』没问题吗？哎呀，那不是你做的啊。喔！了解。那么，是在哪里？方尖碑？喔，那里啊。话先说在前头，那可不是什么方尖碑，是人类工作的大楼。嗯，你先在那里的屋项等一下，我过去接你。」

　　毫无干劲的加百列挂断电话。

　　「那么……我接下来到底该为了什么工作呢。」

　　那双原本比金眼鲷还要死气沉沉的红色双眼，现在正彷佛对事情的发展抱持着期待般闪闪发光。

　　「身为天使，果然还是会想为了正义工作呢。」

魔王，强硬主张购买电视

　　那栋建筑物被称为「蔷薇宅第」。

　　蔷薇自古以来就被当成美的象征，并为当时的掌权者所爱，人类的历史旁边总是能看见这种盛开的美丽花朵。

　　冠上花之女王名号的那栋「宅第」，自然也拥有相应的华美与艳丽，并累积了长久的历史，是一个能让被称为「王」的伟大客人们休养身心、获得安宁的场所。

　　因此受到众人崇拜的天使，会造访那栋由庄严主人统治、让王者逗留停歇，且拥有和身为花之女王的蔷薇相称历史的房屋，或许称得上是必然也不一定。

　　然而「蔷薇宅第」终究是人间之物，器量远远不足以做为迎接天上存在的场所。

　　在天使之光照耀下的蔷薇宅第，上头却破了一个让乐园崩坏的大洞，宣告王者安适生活的终结。

　　「这段外出的时间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呢。」

　　王仰望原本应该被天使穿了个大洞的蔷薇宅第墙壁。

　　「实际上算短吧，毕竟连原本预定的一半都没工作到。」

　　站在王身边的随从也同样抬头看向宅第。

　　「我倒是松了口气呢。这样我就能继续窝在家里了。」

　　靠王供养的食客毫无干劲地表示。

　　「虽然俗话说久居则安，但这么一看，真的会有种『自己回来了』的感觉呢。」

　　住在王隔壁房间的圣职者感慨地嘟囔着。

　　「不过，没想到真的才四天就恢复原状了呢。」

　　王的职场后辈钦佩地仰望宅第。

　　「再怎么说都大不符合常识了吧，那么大的洞居然才四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的宿敌冷静地吐槽。

　　「家里，变漂亮了吗？」

　　将王与王的宿敌当成父母的小孩向王问道。

　　「唉，虽然大家各自应该都有很多话想说，但我只想问房东一件事！」

　　「蔷薇宅第」，亦即「Villa·Rosa笹塚」。

　　企图征服异世界安特·伊苏拉的恶魔之王撒旦——真奥贞夫仰望这栋位于东京涩谷区笹塚、屋龄六十年的木造二楼公寓大声说道：

　　「为什么要我们把东西都搬出来啊，这里根本就没什么变不是吗？」

　　因为大天使加百列的袭击而破了一个大洞的魔王城，Villa·Rosa笹塚二〇一号室。

　　这栋包含了魔王城在内的公寓外观已经恢复到跟几天前一模一样，正静静地伫立在东京涩谷区笹塚住宅区的角落，简朴地刻画着时光。

　　※

　　「基础」是诞生自生命之树，构成世界的球体「质点」之一。

　　在一场围绕着「基础」碎片的战斗中，碎片化身的小女孩阿拉斯·拉玛斯与勇者艾米莉亚所持有的「进化圣剑·单翼」融合，并和大天使加百列展开了激战，位于东京涩谷区笹塚的魔王城Villa·Rosa笹塚二〇一号室，不但因此被开了一个让人无法继续居住的大洞，公寓的居民们为了配合改建工程，也不得不暂时离开此处。

　　虽然住在魔王城隔壁的圣职者克莉丝提亚·贝尔——缣月铃乃决定暂时寄宿勇者艾米莉亚，亦即游佐惠美的公寓，但碰上打工处将因为改装而暂时歇业以及公寓修缮工程的真奥，却同时失去了家与职场。

　　在公寓房东志波美辉的安排下，真奥决定去一间位于千叶海边、由志波亲戚所经营的海之家，并住在那里打工一段时间，于是恶魔大元帅艾谢尔——芦屋四郎与化名为漆原半藏的路西菲尔，也跟着真奥前往千叶。

　　惠美、铃乃以及尽管身为日本人，却是唯一知道真奥和惠美的真面目与异世界的高中女生佐佐木千穗，也追着他们来到了千叶。

　　他们在那里遇见了原本负责留守魔界的恶魔大尚书卡米欧，并徒他口中得知安特·伊苏拉和魔界的局势开始出现巨大的变动，以及地球上也存在着充满谜团的神秘等事实。

　　然而对身为魔王的真奥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本来应该要工作半个月的海之家，不到四天便如同字面意思般的消失了。

　　虽然真奥、芦屋以及漆原三人总算获得了略高于真奥半个月收入的薪水，但工作比预定的还要提早许多结束这点，还是让真奥难掩失望。

　　卡米欧所传达的魔界分裂，以及安特·伊苏拉的人类们正为了争夺惠美的「进化圣剑·单翼」而掀起战争等状况，让真奥与惠美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

　　同时一行人也从这些事件中，发现了过去曾在日本掀起混乱的前勇者同伴兼铃乃上司——安特·伊苏拉西大陆大法神教会最高位圣职者奥尔巴·梅亚暗中行动的迹象。

　　若今后位于日本的真奥等人身边再发生更多的麻烦，或许连下个月以后的餐费都会有危险也不一定。

　　这是一行人原本应该在海之家大黑屋工作，八月第一个星期的事情。

　　※

　　「好了，上吧，芦屋。」

　　「遵命。漆原，你要好好指挥喔。」

　　「好好好，小心别踩空啦。」

　　Villa·Rosa笹塚的庭院上摆了几个纸箱跟家电。

　　虽然接下来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搬到房间里，但芦屋在得知若想请运送工人将大型家具搬到二楼得另行收费后，便拒绝了这项额外开支。

　　于是就演变成真奥在上面拉，芦屋在底下推，漆原站在庭院仰望楼梯指引方向，三人同心协力将大型家电搬到二楼的状况。

　　让外行的两位男性搬着重量级的家具，挑战这座过去曾让圣剑勇者数次踩空跌倒的楼梯，可说是需要超越勇者的勇气。

　　不过若聚集了魔界之王与恶魔大元帅后，却连台冰箱都搬不到公寓二楼，那么就更别指望能征服世界了。

　　「总之我先把房间稍微打扫过了……请你们要小心点喔。」

　　千穗从楼上的魔王城探出头来。

　　虽然在将较轻的衣物、收纳柜以及餐具等物品搬上楼后，千穗便自告奋勇地帮忙整理，但她似乎也不认为真奥他们会让自己帮忙搬家电，而担心地看着真奥等人。

　　「动作快点，后面还有人在等耶！」

　　另一方面，待在公寓庭院的铃乃则是一脸不悦地仰望楼梯，毫不留情地催促三人。

　　和真奥等人相比，铃乃的家具和家电种类显得更加丰富，装和服用的桐木制衣柜、以独居而言明显太大的家庭号冰箱，以及厚重的樱木椀妆台等，全都是些让人担心手一滑会不小心弄坏、在精神负担方面远远超过真奥等人的物品。

　　然而铃乃也干脆地拒绝了运送工人帮忙搬到二楼的提议。

　　尽管她当时是以「这里有其他男性能帮忙」为由打发运送工人，但包括真奥房间的冰箱在内，两位男性却因此得做好将这些家具与家电搬上楼的觉悟。

　　「爸爸加油！」

　　站在不远处抱着阿拉斯·拉玛斯的惠美，冷淡地看着这幅场景。

　　即使借助惠美的力量，搬运这些东西依然是项困难的工作。

　　话说回来，就常理来看，光靠两位女性根本就无法将铃乃房间里的那些家具搬到楼上。

　　没想到居然得在这种时候偿还于海之家大黑屋所欠下的人情。

　　一想到若不小心弄掉并伤到那些看来价值不菲的家具，就算不是真奥也会感到心惊胆寒。

　　「魔王大人！您在发什么呆啊！」

　　发现真奥心不在焉的芦屋，慌张地喊道。

　　「啊，抱、抱歉，那么我要往上抬罗，你好好撑着……嘿咻！」

　　站在公共楼梯上的真奥，为了将冰箱往上拉而稍微将它抬起。

　　「好的，我要用力罗！」

　　芦屋抓着旁边的把手，使尽全力将冰箱从地面往上抬了一阶。

　　「芦屋，稍微往右边挪一点，不然可能会卡到角落。嗯，这样就可以了。」

　　漆原慌慌张张地往来狭窄的楼梯与楼梯底下，仔细确认周围并下达指示，真奥与芦屋则是稍微调整姿势，好不容易才将冰箱往上抬了一阶。

　　此时三人已经满头大汗。

　　「很、很好，要继续往上搬罗！」

　　「遵、遵命！按照这个步调，只剩下十二阶了！」

　　「很好！要再往上一阶罗，预备！起！」

　　「喝啊啊！」

　　「真奥，你擦到墙壁了啦！」

　　在一连串咯吱咯吱、乒乒乓乓的碰撞声中，魔王与恶魔大元帅两人合力，一阶一阶地走上阶梯将冰箱运往魔王城。

　　「真奥哥，加油！」

　　千穗从楼上出声替真奥打气。

　　「真是的……早知道多付个三千圆，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在楼下的漆原厌烦地说道。

　　「只有这次，我跟路西菲尔意见一致。」

　　远眺着两位宿敌吃力地搬着冰箱的惠美，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么，贝尔，你该不会真的打算让他们帮忙吧？」

　　惠美看着铃乃的家具问道。

　　铃乃摇头回答：

　　「我当然没那个打算。只要请千穗小姐帮忙注意脚边，这点行李我一个人就搬得上去。」

　　光是台普通的冰箱，就已经让两个大男人搬得十分勉强了，身材娇小纤细的铃乃又能拿大型的家庭用冰箱怎么样呢。

　　然而惠美却回答——

　　「说的也是。」

　　对此丝毫不感到怀疑。

　　就在两人对话的期间内，真奥与芦屋总算在没弄掉冰箱的情况下，成功将它搬到了二楼的公共走廊上。

　　在八月的酷暑中，两人已经是满身大汗。

　　「喂，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洗衣机都还没搬呢！」

　　漆原在底下嚷嚷的声音实在是很惹人厌。

　　「真奥哥，芦屋先生，就差一点点了，加油吧！」

　　如同往常，果然还是只有千穗站在两人那边。

　　「小千，能麻烦你帮我拿几个空纸箱过来吗？」

　　之前打包行李时，芦屋曾到超市拿了几个纸箱回来，因此千穗便照真奥所说的，拿了两个原本装着衣服的空纸箱给他。

　　「芦屋，稍微往前拾一下……很好，这个垫在后面。」

　　真奥将纸箱垫在走廊的冰箱底下。

　　「那么，要开始拉罗，预备……」

　　接着便开始缓缓将冰箱拉到玄关前面。

　　原来真奥是为了避免冰箱底部刮伤地板，所以才事先在地板上铺了纸箱。

　　最后两人抵达令人怀念的魔王城城门，也就是二〇一号室的大门前方，再一口气将冰箱抬二上门槛，才总算让它回到了原本的固定位置。

　　插上插头后，冰箱内便开始充满不输夏日酷暑的冷气。

　　「很好很好，看来是没坏……」

　　真奥摸着冰箱门，向满身大汗且一脸疲累的芦屋说道：

　　「喂，接下来换搬洗衣机了，要是现在就休息，可是会被惠美她们骂呢。」

　　「好、好的，我、我的手臂在颤抖。」

　　芦屋擦拭着额头上的汗，并在真奥的斥责下抬起头准备走出房间，然而就在他即将走出玄关时——

　　「哇！铃、铃乃小姐？」

　　便同时听见了千穗的叫喊声，以及走廊上传出某种重物落地的声音。

　　「怎么了，小千……啊？」

　　眼前的物品让真奥感到难以置信。

　　直到刚才都还被放在庭院里的魔王城洗衣机，居然已经稳稳地被放在走廊排水孔旁边了。

　　而另一旁则是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的千穗，以及神态自若地甩着手的铃乃。

　　「若配合你们的步调，那可能要到天黑才搬得完。」

　　铃乃皱起因为阳光而渗出些微汗水的眉头，若无其事地说道。

　　从房间探出头的真奥和芦屋，交互地看向洗衣机与铃乃。

　　「这、这个，你，一个人？」

　　「没错，那又怎样？」

　　「呃……怎样……啊。」

　　真奥惊讶得张口结舌，芦屋则是不自觉地藏起因为粗重劳动而发抖的双手。

　　真奥和芦屋完全无法想像穿着轻飘飘浴衣、身材娇小纤细的铃乃独自一人扛着洗衣机，走上Villa·Rosa笹塚楼梯的样子。

　　「那、那个，铃、铃乃小姐，轻、轻而易举地就……」

　　难得陷入混乱的千穗突然结巴了起来。

　　「千穗小姐，您不用那么惊讶。对我跟艾米莉亚来说，这点程度的小事根本不算什么。」

　　斜眼看了一眼吓得说不出话的真奥、芦屋以及千穗后，穿着草鞋的铃乃踏着轻快的脚步「咚咚咚」地走下楼梯。

　　铃乃经过在底下一样吓得目瞪口呆的漆原面前，迳自走向自己房间的冰箱。

　　「嘿咻！」

　　只见她宛如在搬保丽龙的空箱般，轻轻松松地便拾起了冰箱。

　　「喂，魔王、艾谢尔！你们待在那里会害贝尔进不到走廊里面，快点让开啦！」

　　惠美出声提醒楼上的真奥和芦屋，而惊讶得说不出话的两人也乖乖地听话退回了房间。

　　千穗一边看着冰箱朝自己逼近，一边缓缓地往后退。

　　「千穗小姐，不好意思，能麻烦您帮忙开一下我房间的门吗？」

　　「啊，好、好的。」

　　在冰箱的吩咐之下，千穗坦率地打开二〇二号室的门。

　　「感谢。」

　　冰箱轻轻地行了一礼，接着便跟一位穿着浴衣的女性一同走进了二〇二号室。

　　「……话说回来，铃乃那家伙……」

　　真奥看着这幅场景，茫然地嘟囔道：

　　「当初来到这里时，也是毫不费力地就抱起了装满乌龙面的纸箱……」

　　「该、该不会她跟外表不同，其实非常孔武有力吧……」

　　「喂，我都听到罗，你们两个迟钝恶魔。」

　　听见真奥与芦屋的窃窃私语后，铃乃不悦地走出二〇而号室责问两人。

　　「这只是透过圣法术简单地强化肌肉罢了。你们应该不会不晓得吧。」

　　「……喔，原来是那个啊。」

　　换句话说就是透过圣法气强化运动能力，而最高境界应该就是像惠美的圣法术「天光骏靴」那样，甚至能在空中飞吧。

　　这原本是隶属于教会的法术医在进行治疗时，用来提高患者体力以确保手术安全的法术。

　　除此之外，这种法术并非只要往体内注入圣法气就够了，若超过病患原本的容量，不但将白白消耗施术者的圣法气，还经常因为术式崩坏而产生削减对方体力的副作用，所以通常不会用在提升士兵臂力之类的用途。

　　因此这是只有身为高位圣职者，并能够使用像圣法术——武身铁光这种大槌的战士铃乃才能够使用的方式。

　　在西大陆大法神教会甚至被视为奇迹的一部分的圣法术，居然被用在把冰箱跟洗衣机搬到二楼，真奥不禁觉得这样的圣职者实在是有问题。

　　「啊，那么真奥哥他们只要也使用魔力……」

　　「如果他们办得到，当初就不会在铫子的海上溺水啦。」

　　惠美挂着嘲讽真奥等人的表情走上楼梯，她的右手抱着阿拉斯·拉玛斯，左手则是一派轻松地提着铃乃的微波炉。

　　虽然真奥马上打算回嘴——

　　「爸爸一直在吐泡泡喔。」

　　但被天真无邪的阿拉斯·拉玛斯这么一说，差点脱口而出的反驳顿时无处可发，只能化为叹息就此消散。

　　「阿拉斯·拉玛斯……长大后该不会变得像妈妈那样吧……」

　　「你是什么意思，那样不好吗？」

　　惠美没漏听真奥打从心里感到沮丧所发出的嘟囔声。

　　「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吧。阿拉斯·拉玛斯现在年纪还小，还是少让她听些毁谤或中伤他人的话会比较好吧？」

　　一上楼便马上走进魔王城的漆原，在经过众人面前时如此回答，惠美虽想发难，但由于对方讲的话也算是有道理，因此惠美只有不悦地瞪了一眼便罢休。

　　不知为何，漆原仅限于跟阿拉斯·拉玛斯有关的事情会说出正经话，这点不只是惠美，同时也让所有人都莫名地有种难以释怀的感觉。

　　「不、不过，那表示真奥哥为了守护日本而用尽了全力吧！」

　　「不愧是佐佐木小姐，真是明白事理。」

　　千穗连忙缓颊，而芦屋也点头表示肯定。

　　「而且关于马勒布朗契那件事，你不也说过要一起负起责任吗？」

　　「唔。」

　　被真奥这么一指摘，惠美顿时哑口无言。

　　「所以就我们这次必须辛苦地搬行李这点，你也算是有责任！」

　　「你在说什么啊！这两件事根本无关吧！」

　　「哪里无关！基本上那是怎样，就只有你们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能随意使用圣法气！如果得使用力量，那我们这边的消耗会比较大吧，关于这点也必须列入考虑才行！」

　　魔王城的居民们至今还不晓得惠美跟铃乃透过安特·伊苏拉的伙伴——艾美拉达·爱德华取得了圣法气浓缩饮料保力美达β。

　　「即使如此，要你们把魔力用在这种地方，难道不会觉得可悲吗？」

　　「没道理铃乃能用我们却不能用吧，基本上……」

　　「总之！」

　　真奥与惠美一如往常地展开无意义的争吵，而最后介入两人之间的竟是一个桐木制衣柜。

　　「你们两个挡在那里很碍事耶。」

　　「啊，抱歉。」

　　「对、对不起。」

　　「还有虽然我不想学路西菲尔，但父母在孩子面前吵架，对小孩子的发育似乎会有不好的影响喔。」

　　桐木制衣柜难得打趣地说完后，便穿过哑口无言的惠美与真奥中间，悠然地走进了二〇二号室。

　　「所以大家好好相处吧！」

　　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在看气氛，千穗接着铃乃的话做出了莫名奇妙的结论。

　　「……」

　　真奥与惠美尴尬地交换了一下视线，接着决定互相别过脸不再理睬对方。

　　「爸爸，妈妈，不可以吵架幄。」

　　然而被毫无紧张感的阿拉斯·拉玛斯这么一仲裁，搬运魔王城与铃乃行李的工作便在一片混乱的气氛下结束。

　　「……不过，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重新环视房间内部的真奥做出评语。

　　环坐在被炉旁边的真奥、芦屋、千穗，以及坐在窗边电脑桌前固定位置的漆原，正喝着冲泡式的麦茶补充水分。

　　至于惠美、铃乃与阿拉斯·拉玛斯则是在二〇二号室喝茶，原本固定在铃乃房间举办的餐会也自然停办了。

　　由于最近这几天总是一大票人聚在一起，因此即使有四个人在，依然让人觉得有点寂寥。

　　「不，并非如此。」

　　芦屋指向厨房的流理台。

　　「松掉的水龙头修好了。最近不管怎么转都会滴水，让我累积了不少压力，这下真是帮了大忙呢。」

　　「……这样啊。」

　　面对芦屋这个不晓得认真到什么程度的感想，真奥也只能如此回应。

　　「虽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洞被捕好了，不过房间的墙壁应该也有重新漆过。」

　　「咦，真的吗？」

　　「嗯，原本应该是更暗淡一点的绿色，现在则是变成了漂亮的抹茶色，大概是为了配合新补的墙壁而重新漆了一次吧？」

　　「这我倒是没发现呢……」

　　如千穗所言，房间内的墙壁颜色看起来的确变得比以前还要明亮。

　　不过这些变化也只到连住在这房间一年以上的居民，都无法确切证明的程度。

　　「唉，反正房租也没变，期待太多反而让人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啊，我希望真奥哥们能够一直待在这附近，所以要是这里的租金提高，那我也会很困扰呢。」

　　千穗自然地顺着真奥的话题，然而真奥本人却惊讶地正色反问：

　　「小千为什么要觉得困扰啊？」

　　「咦？因为我不希望真奥哥你们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坦白讲之前我也很担心事情会不会变成那样呢。」

　　「我们哪里都不会去喔？毕竟我们既无处可去，又没有搬家的钱。」

　　真奥普通地回答，芦屋也同意似的点头。

　　千穗小声地嘟嚷着「我又不是那个意思」，接着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那就好了。」

　　这次则是用两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

　　「……真是的，看来本人意外地不懂呢。」

　　如同往常顺势听着这段对话的漆原，懒洋洋地起身确认笔记型电脑的电源。

　　接着他从壁橱里拿出充电工具接上笔电、插上插座，看来是必须充电了。

　　「咦？」

　　此时漆原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

　　「这里原本是长这样吗？」

　　Villa·Rosa笹塚每个房间的厨房侧都有两个插座，供冰箱、微波炉以及电锅等家电使用，玄关外的公共走廊下方也有一个供洗衣机用的插座，至于面向后院的窗户侧墙壁上，则是设有两个通用插座。

　　虽然其中一个通用插座通常都是被漆原那些跟电脑有关的插头占领，但那块电源面板除了两个插座以外，还附了一个端子。

　　Villa·Rosa笹塚修缮之前的端子外观，是由两根螺丝钉像门闩般固定着一片金属片。

　　由于魔王城并没有使用那个端子的电器，因此也没有人会刻意留意那个端子，然而此时出现在漆原眼前的端子外形，明显跟一行人去海之家大黑屋前的端子不一样。

　　「这该不会是……」

　　漆原忍不住嘟囔了一声。

　　那是一个圆形的端子。

　　端子上头有着螺纹，是一个在中间开了小洞的白色圆筒状突起。

　　就在这个瞬间，漆原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

　　「难不成！」

　　真奥、芦屋以及千穗因为漆原突然大喊而吓得睁大了眼睛。

　　然而漆原却无视三人倏地冲了出去。

　　漆原居然会主动外出，这简直就比把自己关在天岩户内的古代女神（注：暗指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突然变成铁人三项的选手还要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在真奥等人反应过来之前，漆原已经冲下楼梯，回头仰望公寓的屋顶。

　　在看见位于屋顶的某物后，漆原总算确信了。

　　「果然……！」

　　由于漆原回来时的脸色实在过于严肃，因此完全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的真奥、芦屋以及千穗，只能静静地等待漆原开口。

　　接着拥有紫色眼眸的古代堕天使沉重地说道：

　　「真奥，不得了了。」

　　「怎、怎么了？」

　　真奥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

　　漆原以前所未有的真挚眼神看向三人，而他接着说出口的话更为恶魔之王与另一位恶魔大元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Villa·Rosa笹塚……变得能装数位电视了！」

　　现场陷入了一阵沉默。千穗无法理解漆原究竟为何要那么紧张。

　　然而真奥与芦屋——

　　「你……」

　　「你……」

　　「「你说什么？」」

　　「哇！」

　　「发生什么事了？阿拉斯·拉玛斯好不容易才睡着，又被你们吵醒了啦！」

　　「怎么了，有敌人来袭吗？」

　　却全力发出了一阵让千穗吓得动弹不得，且甚至让惠美与铃乃惊讶地冲出房间的惨叫。

　　※

　　在这一年以上的期间内，魔王城虽然大手笔地买了冰箱、洗衣机、电脑以及自行车等各式各样的物品，但基于几个理由，他们至今仍未购买电视。

　　除了拨不出买电视的预算之外，最主要还是刚来日本的真奥与芦屋无法理解「收看电视节目」这个概念。

　　虽然他们之后理解到电视有助于取得企业广告、了解世界情况用的新闻报导，以及天气变化等情报，但不只是电视，还有许多手段能得到这些资讯。

　　而且数位电视已经完全成为现今时代的潮流这点，更是让魔王城居民对购买电视感到犹豫的头号原因。

　　Villa·Rosa笹塚的天线端子至今依然只能接收类比讯号，而在租赁契约书上面，也完全未提及关于数位电视的事情。

　　真奥等人试着调查过后，发现若想个别装设数位电视，就必须负担设置天线的费用，且若自己安装天线，恐怕MHK的收费人员将大幅消耗他们的盈余。

　　明明光买一台电视就要抱持着极大的决心，若一个不小心跟房东询问天线的事情，然后对方擅自装设并调涨租金的话，那还得了。

　　即使不依靠电视，日本也有许多获得情报的手段，相较于与兵粮问题息息相关的冰箱以及维持清洁所必须的洗衣机，购买电视与否对魔王城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唉，反正现在只要有手机跟网路，无论是想看新闻还是天气预报都没问题呢。」

　　「被你这么一说，感觉还满火大的。」

　　同样身为异世界访客的惠美得意地说道，让真奥这位魔王有些无地自容。

　　「的确，我最近好不容易才开始知道能透过手机跟网路获取情报呢。」

　　铃乃也拿起了刚买不久，由docodemo发行的简易操作型号「轻松打手机」。

　　「只要有心，甚至还能用手机看电视呢……不过很耗电，所以我不常使用这个功能。」

　　千穗的摺叠式手机是其中一边能够旋转，将萤幕转到表面后再摺叠起来的型号。

　　「最近关于电池的问题也增加了呢。虽然必须视使用情况而定，但要是能再撑久一点就好了。如果用的是薄型手机，那就要随身带着充电器呢。」

　　惠美因为千穗的话而叹了口气。

　　虽然惠美是手机公司docodemo客服中心的电话客服人员，但自从功能强大的资讯终端机——薄型手机开始普及后，关于电池的谘询明显比以前多了不少。

　　薄型手机就技术上而言与其说是手机，不如说是小型电脑，虽然通讯与功能的使用状况会大幅影响电池维持的时间，不过持续时间通常会比千穗跟铃乃用的传统手机要来得短。

　　「我说啊，你们以为我用的手机会高级到能看电视吗？」

　　真奥一脸不悦地回应三位女性针对手机展开的话题。

　　「仔细听好，然后大吃一惊吧。吾等恶魔之王的手机，可是有装天线呢。」

　　「咦？」

　　「咦？」

　　「嗯？」

　　漆原装模作样的一席话，让千穗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惠美也因此睁大了眼睛，至于铃乃则是因为不解其意而一脸疑惑。

　　「而且只要两天充电一次就够了。」

　　「咦？」

　　「两天一次？」

　　「那样算很长吗？还是很短？我搞不太清楚呢。」

　　这次连惠美也跟着吓了一跳，而铃乃还是一样摸不着头绪。

　　「那是刚来这儿不久时买的，因为我说只要便宜就好，所以最后就选了这只啦。」

　　真奥说完后，便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手机。

　　虽然外表有些伤痕，但还是看得出来真奥非常珍惜自己的手机，而且那手机的设计明显比千穗跟铃乃的机种还要老旧。

　　「我、我爸爸以前也用过这种手机呢。」

　　对在资讯化社会中长大的千穗而言，打从懂事开始，手机这种电子产品便理所当然地出现在自己身边，因此千穗一看真奥的手机设计，就知道那是很旧的型号。

　　「……这个，是哪一牌的手机啊？」

　　手机背面显示的厂牌，就连在跟手机相关企业工作、且对其他公司的产品也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惠美都没看过。

　　「从真奥哥的邮件地址来看，应该是ae吧？」

　　真奥点头回答千穗的问题。

　　「电话费是缴给ae没错啦。不过在买手机时，店员说了些像定额制或无限畅打这类我听不懂的话，我一回答只要能通话跟传简讯就够了后，对方就给我这只了。」

　　「只要能通话跟传简讯就够了……这该不会，是Thu-Ka吧？」

　　Thu-Ka是一个以操作、功能与付费方式简单为卖点的手机品牌，但其原本的服务已经终止，相关的通讯服务也在几年前被整合到日本三大品牌之一的ae底下。

　　「因为手机本身免费，而且操作简单又不用多花钱，所以我就选了这只。」

　　虽然真奥讲得若无其事，但在薄型手机的影响之下，如今就连那些曾被称为次世代手机的机种市场都有缩小的趋势，还在使用旧世代品牌Thu-Ka手机的人自然更是寥寥无几。

　　在那之前，或许光Thu-Ka手机能适用现行通讯规格这点，就称得上是奇迹了也不一定。

　　如同Thu-Ka当时的标语「结论就是只要能打电话跟传简讯就好」所示，Thu-Ka的手机当然也没有上网功能。

　　「那、那么真奥哥，你至今都是怎么查天气预报的啊？」

　　「咦？打177啊。」

　　千穗激动地问道，但马上就因为真奥的回答而哑口无言。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每五次就会有一次打到报时专线呢。」

　　「艾米莉亚，l77是什么啊？」

　　「是用电话查天气预报的专线。顺带一提，报时专线是117。虽然印象中用手机打时要在开头加上特别的号码，不过之前工作研修时曾提过这在现代已经是用不到的知识，所以我也就这么忘了。」

　　不愧是在与电话有关领域工作的惠美，马上就回答了铃乃私下询问的问题。

　　「不过现在连待机画面都会自行显示天气预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在使用这项服务……话说回来，如果不想打错不会登录在电话簿里啊。」

　　「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被人硬塞滞销品了。」

　　漆原看向笔记型电脑，不耐地摇了摇头。

　　「那、那么新闻之类的……」

　　在千穗的印象中，真奥平常在职场与人对话时并不至于会跟不上时事的话题。

　　所以千穗一直认为真奥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国际动态、案件意外或是最新的运动新闻等主题，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唉，毕竟漆原来了之后就有电脑，而且我也会在车站看报社放的那些附照片的报导，或是站在书店看一些周刊，所以要跟上周围的话题并不困难。」

　　「……」

　　对习于现代资讯化社会的千穗而言，真奥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唉，关于我的手机，随便怎样都好吧。反正又没什么不方便，而且我也没打算换机种。不过，这间公寓总算装了数位电视用的天线啦……」

　　真奥感慨地看向天线端子，不过一瞄到旁边接着漆原电脑充电器的插座后便皱起眉头。

　　「喂，芦屋。」

　　「有什么事吗？」

　　真奥自言自语般的说道：

　　「买台电视好了。」

　　「咦咦咦？」

　　「你那是什么反应啊。」

　　真奥因为芦屋那像是要喊破喉咙似的回答而板起了脸。

　　「从魔王大人刚才的对话来看，结论应该是不需要电视……而且您不是才刚说就算没有电视，也能得知世间的状况吗？更何况现在不是还有电脑跟网路吗？」

　　芦屋愤然地指向漆原。

　　「别指得好像我的存在意义就只有电脑跟网路似的好吗？」

　　「也不是不能承认你成长到变成会整理排队人潮的自动贩卖机啦。」

　　「至少也说我是能造成排队人潮的自动贩卖机吧。」

　　两位恶魔大元帅说着无意义的废话。

　　「唉，不过艾谢尔说的也有道理。我买电视也有一段时间了，不过除了早上稍微看一下新闻，晚上偶尔看些影集、时代剧跟天气预报之外，平常都是关着。我想应该没必要因为换了天线，就勉强买一台电视吧。」

　　「你都没让阿拉斯·拉玛斯看儿童节目啊。」

　　真奥看肉惠美头部。

　　原本在二〇二号室睡午觉的阿拉斯·拉玛斯，目前正处于跟惠美融合的状态。

　　「你忘了之前在东京巨蛋城举办的那场表演了吗？」

　　惠美讶异地回看真奥。

　　「无论是给小孩子看的卡通，或是MHK教育频道的《与妈妈同乐》，里面出现的颜色都很鲜艳。我担心这孩子会像上次那样发作，所以都尽量避免让她接触电视。」

　　「啊，原来如此。」

　　之前真奥、惠美以及阿拉斯·拉玛斯三人曾一起去看东京巨蛋城的英雄秀，在看见色彩鲜艳的特摄英雄们于舞台上激烈地动来动去之后，阿拉斯·拉玛斯便出现了类似发作的症状。

　　巨大的树木和色彩鲜艳的东西与阿拉斯·拉玛斯有着很深的关联，会让她想起拥有各自职掌的颜色、构成世界的球体「质点」，以及自己诞生的生命之树。

　　事实上就目前而言，惠美等人对生命之树的了解也只限于传闻的程度。

　　尽管目前没人能断定那样的症状真的会对阿拉斯·拉玛斯造成什么影响，但自从阿拉斯·拉玛斯曾经因此感到不舒服之后，惠美就尽可能不让她看见那些会让人想起生命之树的东西。

　　「我以前曾经有一次觉得，要是家里有电视就好了。」

　　真奥开始讲述有些苦涩的回忆。

　　「那是发生在小千还没来麦丹劳打工时的事情。小麦不是有一种专为小孩子设计的幸福儿童餐吗？就是有附玩具的那个。」

　　「啊，嗯，的确有呢。」

　　「那些玩具的种类受欢迎跟不受欢迎间的差距很大对吧。当时推出的是《口袋宝宝》的玩具，而某天有个看起来刚上小学不久的孩子点了幸福儿童餐，正准备要选玩具。当我问那孩子想要哪一种时——」

　　真奥讲到这里时，便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就连芦屋也好几个月没看见他露出那么苦恼的表情。

　　「那孩子说想要『会呱呱叫』的那种。」

　　真奥费劲说出的这句话，让芦屋、千穗、惠美以及铃乃都瞪大了眼睛。

　　「没错！我当时的心情，就跟你们现在的表情一样。会呱呱叫的那种到底是什么玩具？我当时连每种口袋宝宝都有特别的叫声这点也不知道，当然更不可能晓得那一种会呱呱叫。不过当时的玩具偏偏有将近十种种类，所以也没办法靠直觉去猜测。」

　　一行人因为不晓得真奥的故事何时才会告一段落，所以也只能默默地听着，但令人意外的是，居然是漆原打破了这段沉默。

　　「我试着搜寻了一下，那好像是电影版才有的特殊口袋宝宝喔。是出现在《迪古拉赫利奥斯·通往天空王之道》里的神话口袋宝宝迪古拉赫利奥斯的幼体迪呱。那是一种住在某个井里的青蛙型水栖怪兽，好像因为突变而变成了龙。」

　　「拜托你说人话好吗？」

　　对不熟悉现代日本次文化的铃乃而言，漆原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咒语一样。

　　「不过魔王大人，既然如此，不就能从『呱呱』这种叫声来推测出是长得像青蛙的款式吗……」

　　「芦屋，那是因为你已经在日本住了一年以上，所以才会这么认为。不过你仔细想想，也只有日本会用『咕嘎咕咕』来形容鸡叫声吧。」

　　对地球而言，动物的叫声与状声词本来就会随着国家与地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别说是世界，连在生物学上的种族都不同的真奥，又怎么可能会晓得「呱呱」是在形容青蛙的叫声呢，而能够针对这点责备他的人，也只有不晓得这件事的麦丹劳店长木崎真弓而已。

　　「总之当时的幸福儿童餐就是跟那部电影一起合作，由于那只口袋宝宝跟故事的核心有关，因此就连在预告里也只登场一下子。那孩子既不晓得迪呱这个名字，也不记得那个怪兽的外表。结果我们还是不晓得是哪种款式，于是那孩子的母亲就直接挑了『皮力丘』。」

　　皮力丘是口袋宝宝系列中最广为人知、通常也是最有人气的招牌怪兽。

　　「然而就只有皮力丘的玩具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已经没有了。结果那位母亲就挑了一个长得像贴了很多磁铁的水母、就连看在我眼里都不觉得可爱或帅气的玩具。」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了解口袋宝宝，因此就算听了特征，依然完全摸不着头绪。

　　「……然后呢，这个故事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惠美按捺不住地问道。

　　「换句话说，如果我有在电视上仔细看过电影预告并获得充分的预备知识，应该就能顺利提供客人想要的商品了。虽然很遗憾皮力丘已经缺货，但至少其他种类都还有剩啊。」

　　「太长了啦！」

　　漆原的这句话道尽了在场所有人的感想。

　　「那么这跟买电视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不像芦屋先生那样，但感觉这些资讯靠网路也找得到吧。」

　　真奥点头回答千穗的疑问。

　　「如果不是基于兴趣调查，应该不会自己主动去找这些情报吧。即便失败乃成功之母，但若不去回避那些稍微注意便能避免的失败，那就不能叫做失败，而是怠慢了吧？」

　　「所以说，只要当时有透过网路调查不就好了吗？若只是想获得广泛的资讯，那么我听说透过网路也能找到跟电视与报纸一样的新闻。」

　　芦屋的态度完全透露出他不想拨预算买电视的心声，真奥苦笑地说道：

　　「举个让你比较好懂的例子，你应该有遇过因为得知超市的绞肉有特价，所以打算出门买材料回来做汉堡排时，突然发现鲑鱼片更便宜而临时将菜单改成奶油鲑鱼，并将省下来的几十圆拿来买豆芽菜增加营养与分量之类的状况吧？」

　　「咦……嗯，我是有过几次那样的经验……」

　　芦屋因为话题突然转到家事方面而慌了一下。

　　「汉堡排搭配的是酱汁跟番茄酱，但若想料理鲑鱼就得买奶油。而从此以后，只要菜单里有用到鲑鱼、奶油或豆芽菜，你就会去注意相关的特价讯息吧。」

　　「嗯，是这样没错。」

　　跟芦屋一样经常自己作菜的铃乃也同意了。

　　「该怎么说，若透过网路收集资讯，就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吧。虽然一想到汉堡排，就会想到和风萝卜泥、多明格拉斯酱、起司汉堡排、豆腐汉堡排、汉堡排专卖店或是德国的汉堡市之类的，但完全不会想到奶油鲑鱼跟豆芽菜吧。该怎么说，就是无法扩展偶然。」

　　「扩展偶然啊……」

　　漆原难得认真地听真奥说话，并从和室椅上探出身子。

　　「当然扩展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单就网路来说，只要没兴趣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其他东西，而且也没必要注意吧。」

　　「唉，说的也是。但电视不也是只要没兴趣就会关掉吗？」

　　唯一拥有电视的异世界人惠美提出意见，真奥摇头回答：

　　「电视准备的节目，有些是虽然一开始播时没兴趣，但之后会产生兴趣的东西，并不能单纯地以开或关来看待。就这点而言，网路不是会让人只看自己想看的资讯吗？这世界上一定有些事物是虽然现在没有特别想要，但将来还是会在某处派上用场对吧？」

　　「……魔王大人，为什么您会对电视的构造这么了解呢？」

　　芦屋提出单纯的疑问。

　　「啊，我只是想起刚来日本时，曾经为了处理派遣的工作而到某间有电视的荞麦面店用餐，尽管当时电视上的新闻刚好预告要报导我登记的派遣公司出了问题，但当我因为感到在意而等着看新闻时，旁边的客人却突煞把电视转到其他莫名其妙的娱乐节目，让我很生气呢。」

　　「虽然事到如今才这么问也很奇怪，不过真奥哥应该是某个世界的魔王吧？」

　　「千穗小姐，别说那么令人难过的话。身为魔王，居然满嘴都是荞麦面店、汉堡排跟鲑鱼片这些有的没的……」

　　某方面而言，这位敌人比臣子更加担心魔王的未来。

　　「总之，我觉得有这种能让人在无意间接触资讯，类似『游戏』的部分也不错。当然我也知道网路比较方便，但做为产生兴趣的开端，电视果然还是很重要。若因此产生兴趣并想获得更进一步的资讯，到时候再用网路好好调查就可以了。」

　　「说的也是。虽然有些人主张已经不需要电视了，但网路的热门搜索或流行的关键字，好像还是深受电视影响呢。」

　　真奥难得深深地点头肯定漆原的话。

　　「我并没有想要什么3D或蓝光录影之类的功能。只不过要是能有一个在人类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资讯终端，那么之后不只能更了解人类世界，或许在征服世界时也会派上用场呢。」

　　「唔唔唔……」

　　听了真奥的想法后，芦屋发出呻吟陷入思考。

　　「除此之外……」

　　真奥这次换看向惠美的睑。

　　「电视不是会针对意外或灾害发布快报吗？例如大雨特报之类的。」

　　「那又怎么样？」

　　「这么一来若有什么万一，应该也能马上进行对应吧。」

　　说到这里，真奥用双手的食指与中指摆出镰刀的样子。

　　「……」

　　惠美马上就看出真奥是指曾在铫子交战过的那些马勒布朗契。

　　「唉，虽然这只是后来附加的理由，不过至少在发生完全违反日本常识的事件或意外时，我们还是能调查是否有那一边的人介入吧。」

　　虽然这点的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担心，但一行人早已在都心跟天使数次交锋，前阵子也才刚在铫子海面上阻止了恶魔大军。

　　尽管他们至今都设法将损害压抑到最低限度，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将来出事时依然能够平安落幕。

　　既然我方只能站在被动的立场等待事情发生，那么在日本时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可能确保收集情报的手段，真奥的意见可说是合情合理。

　　「话虽如此……可是……」

　　芦屋感到十分苦恼。

　　他不是不能理解主人的想法，可以的话也希望能表示赞同。可是另一方面，预算跟替代途径的存在还是化为枷锁，让芦屋无法干脆地下定决心购买电视。

　　「而且还有MHK收视费的问题呢。」

　　漆原像是看穿芦屋内心般的补上一句。

　　「……那么魔王大人，您看这样如何？」

　　芦屋一脸苦闷地抬起头说道：

　　「魔王大人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我等面前还是有一个名为预算的现实问题存在，因此不如先进行一下市场调查怎么样？」

　　「市场调查？」

　　「首先是去找房屋仲介，确认天线改装后的电视收视契约有无变化。如果我们这些房客还得继续缴MHK的收视费，那么这件事就一笔勾销。」

　　「我住的公寓除了电费跟瓦斯费以外，剩下全都包含在租金里面了……」

　　「艾米莉亚，你别乱插嘴！坦白讲我可是很不想买电视呢！」

　　「芦屋先生，你这样会不会说得太白啦？」

　　真奥与漆原似乎早就习惯了芦屋这种语气，因此只是轻轻地点头回应。

　　「还有仅限于MHK的收视费真的幸运地跟艾米莉亚的公寓一样，被包含在房租里，而且租金也没有涨的情况，我们才会去电器卖场研究价格跟功能。我听说跟过去的类比电视相比，能支援数位收讯的薄型电视价格会比较高。要是最便宜的一般机种太贵，那么这件事一样到此为止。」

　　「还、还真是严格呢……」

　　「那还用说！我们这半个月原本可是预定要在海之家工作耶？虽然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比魔王大人在麦丹劳工作半个月还要多一点的薪水，但依然没从容到能轻易购买电视这种昂贵的电器！」

　　芦屋的态度之所以会如此强硬，自然也是有相当的理由。

　　既然失去了海之家大黑屋的工作，那么在麦丹劳幡之谷站前店重新开幕以前，真奥实质上是处于失业状态。

　　尽管三位大恶魔已经摆脱流离失所这个最大的危机，但若考虑到下个月的收入，三人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将在大黑屋的劳动当成是八月份的工作，并用这十五万圆的工资填补真奥原本会在九月领到的薪水。

　　虽然真奥七月份的薪水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汇进来，不过这笔收入绝对没有可观到足以购买电视。

　　「不过，现在的小型电视还满便宜的喔？如果对品牌没有特别要求，应该能买到便宜的款式吧。」

　　「……佐佐木小姐……所以说……」

　　就算芦屋能肆无忌惮地当面责骂患美，还是无法对千穗摆出强硬的态度。

　　「……？」

　　反倒是惠美一脸疑惑地望向突然插话的千穗。

　　明明惠美才刚因为赞同购买电视而惹芦屋不高兴，没想到千穗居然又跟着说出这种话。

　　「总之听惠美跟小千这么说，看来能买电视的机率还满高的呢。对了，芦屋，假如MHK跟租金的事情都没问题，价格大概要多少你才能接受？」

　　关于这点，芦屋回答得十分干脆。

　　「考虑到我们三人在大黑屋的收入，一人出一万圆就是三万。再怎么妥协也顶多三万五千圆，不可能再更高了。」

　　「咦？什么？我也要出钱吗？」

　　漆原打从心底对芦屋的计算感到惊讶。

　　「我原本可是能把你这次赚的钱，全都拿来填补你这家伙至今累积的花费喔？」

　　但马上就因为芦屋凶恶的表情而连忙停止抗议。

　　「呵呵呵，三万五千圆，芦屋，你说三万五千圆对吧！」

　　另一方面，真奥则是露出无畏的笑容。

　　「芦屋啊，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什么事？」

　　芦屋因为真奥那跨越无畏变得诡异的笑容，而不自觉地警戒了起来。

　　脸上持续挂着笑容的真奥毅然地指向冰箱。

　　「你还记得那台冰箱是在哪儿买的吗？还有外面那台洗衣机又是在哪里买的？」

　　「冰箱跟洗衣机？」

　　真奥在今年初夏几乎花光所有储蓄才买回来的那两件家电，堪称是魔王城中数一数二的高价商品。

　　当然跟铃乃房间的东西相比，无论在价格还是功能上都略逊一筹。

　　「我记得，那是魔王大人在新宿西口的淀川桥家电……啊！」

　　说到这里，芦屋也发现了。

　　真奥不知何时拿出了塑胶钱包，并开始撕起了手上钱包的黏扣带。

　　接着他像是为了折磨吓得发抖的芦屋一般，拿出了一张闪耀着银色光芒的卡片。

　　「看来你总算发现了。」

　　真奥挥动手上的卡片，划过一道锐利的轨迹伸到芦屋前面。

　　卡片上标示着淀川桥家电的标志与「集点卡」等文字，而银色的薄膜上更闪闪发光地印了「6239点」这几个字。

　　「没错……就是集点！你以为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想就随便乱买东西吗？当时可是正在举办能将全商品价格的百分之十换成点数的活动啊！」

　　「您、您说什么？」

　　芦屋因为首度得如这项令人惊讶的事实而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不过其实他打从一开始就是坐着的。

　　「看你的表情，似乎很想问我为什么至今都没使用这些点数呢！哼，你自己数数看吧！数数看魔王城需要，又能在电器卖场买到的消耗品有哪些！」

　　说到能在电器卖场买到的消耗品，首先当然会想到电灯与电池。

　　然而魔王城的厨房与三坪大的房间里都是用日光灯，除了厕所跟玄关是用灯泡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照明工具，冰箱跟洗衣机是在初夏时买的，在那之后只换过一次厕所的灯泡。

　　魔王城内会用到电池的电器就只有紧急用的手电筒，至于漆原的旧电脑以及记录阿拉斯·拉玛斯日常生活的数位相机跟印表机，虽然时间点不同，但都是在秋叶原的便宜商店购买，与淀川桥家电的点数无关。

　　就连墨水匣也因为是旧式，所以在一般的大型店铺里找不到原厂货，即使好不容易找到通用的墨水匣，目前也只换过一次红色的部分。

　　虽然现在的电器卖场也有卖日常用品跟食材，但买这些东西根本就用不着刻意跑到新宿，在笹塚就能找到许多便宜的店家。

　　换句话说，打从初夏开始，这些点数就只有用在一颗厕所的灯泡上面。

　　「三万五千圆？哈，这样就很够了！只要加上这些点数，上限最高可提升到四万一千两百三十九圆！只要有四万圆，那么就算想买比最低配备略好一点的电视也没问题啊！」

　　「怎、怎么可能！」

　　「哈哈哈！芦屋，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下就等于少了一个买电视的障碍！我已经等不及要去找房屋仲介了呢！」

　　「哼、哼、哼哈哈哈，魔王大人，您可别太大意了！现在还不能保证房屋仲介那边的契约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您难道忘了我们约好若是得缴MHK的收视费，或是房租有任何要涨的迹象，买电视这件事就必须一笔勾销吗？这么一来就算空有那些点数也无用武之地！别忘了骄者必败啊！」

　　「很好！那我马上就去找房屋仲介，早一点跟你一决胜负！」

　　「无所谓。魔王大人，正因为是忠言，所以才会逆耳，就让属下来教导您这个道理吧！」

　　魔王与部下的恶魔大元帅完全无视惠美等人，迳自为了电器卖场的点数而兴奋了起来。

　　「……对不起，这次由我来道歉吧。这实在是有够丢脸。」

　　面对漆原这句话，惠美跟铃乃也只能点头回应。

　　只有千穗以看似有些高兴的表情，眺望着真奥与芦屋两人那只有气氛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的争吵。

　　「真奥哥很想要电视呢。」

　　「唉，他之前好像也去看过电影……应该是有兴趣吧……」

　　惠美意志消沉地垂下肩膀。

　　「嗯，我之后要是有兴趣，也考虑来买一台好了。」

　　因为准备完善而在金钱方面颇有余裕的铃乃，趁机补上了一句。

　　※

　　由于既无羞耻心又没大人样，甚至连个恶魔样都没有的真奥与芦屋已经跑去找房屋仲介，而且行李也差不多都搬好了，因此惠美便带着千穗离开公寓回家。

　　「啊，不过真是太好了。」

　　「什么意思？」

　　惠美在依然充满夏日暑气的路上向千穗问道。

　　「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不过大家总算平安无事地回到笹塚，真奥哥他们跟铃乃小姐也顺利回到修好的公寓，让人有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感觉。」

　　「日常啊。我最近倒是开始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日常了。」

　　「而且真奥哥跟铃乃小姐都说要买电视，真是太好了呢。」

　　「咦？为什么？」

　　姑且不论铃乃，既然魔王城打算添购家电，就表示他们的生活开始产生一定的余裕。

　　站在惠美的立场，反而必须为这些恶魔有了余裕与闲暇而提高警戒。

　　即使那对主从得合力才抬得起冰箱，或是会为了电器卖场的点数而吵架，依然曾是撼动一个世界的大恶魔。

　　就算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纵使魔王城的经济变得宽裕，应该也有很多比电视优先的东西该买吧。

　　阿拉斯·拉玛斯待在魔王城的那几天中，真奥等人曾经因为没有棉被，而将毛巾摺成枕头让她直接睡在榻榻米上，惠美在得知这件事后便狠狠地敲了那些恶魔的脑袋。

　　「基本上大黑屋消失后，他们应该就没工作了吧？为什么看起来还那么有余裕？」

　　「应该是那样没错吧。而且麦丹劳要到十五号才会开店……」

　　千穗拿出手机确认行事历。

　　距离麦丹劳重新开幕还有整整一周。虽然有点难以想像真奥与芦屋不去工作，悠哉地待在家里看电视的模样，但换成漆原倒是还满容易的。

　　「不过，既然是真奥哥，应该是有什么想法吧。例如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一日打工的职缺吗？」

　　「嗯～是这样吗？」

　　感觉真奥若真有什么对策，芦屋应该也不会那么强硬地反对。虽然芦屋有些过于节俭的倾向，但对合理的花费依然十分宽容。

　　想到这里，惠美突然醒悟。

　　「唉，反正就算他们因为花太多钱而感到困扰，我也不会怎么样。」

　　明明自己根本就没必要在意魔王城的财务状况，为什么刚才还会担心起魔王城的未来呢。

　　真奥所阐明的电视优点的确很重要，然而另一方面，电视也并非总是传播有用的情报。

　　例如让惠美完全感受不到共鸣的艺人谈话综艺节目，以及光在日本生活一两年还是无法理解哪里好笑的搞笑表演。

　　除此之外，还有不禁让人想问那么好的商品为何无法在外面买到的购物节目，以及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影响的名人花边新闻等等，尽管惠美搞不懂制作这些节目到底是想对社会表达什么，却偏偏又经常在同一时段发现每个频道都在播类似的东西。

　　当然惠美之所以会如此认为，主要是源于异世界人的身分，虽然就连她喜欢的时代剧也一样只是让人度过闲暇时间用的节目，但不管怎样，说到购买电视是否有助于魔王军征服世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千穗看着惠美那将内心复杂思绪表露无遗的侧脸，小心不被惠美发现地露出苦笑。

　　「……不过无论如何，既然真奥哥跟铃乃小姐都要买电视，就表示他们暂时还会待在日本吧？」

　　千穗稍微拉回话题。

　　「你的意思是？」

　　惠美因为无法理解千穗话中的含意而感到疑惑。

　　「在铫子时不是来了很多恶魔先生吗？」

　　虽然恶魔先生这个称谓听起来实在过于亲切，但惠美还是点头回应。

　　「我一直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回到安特·伊苏拉。若那并非发生在铫子海面，而是在新宿之类的地方出现，不是会造成大恐慌吗？我还在想要是真奥哥跟惠美小姐说出『不能给日本添麻烦』之类的话，要怎么办呢。」

　　「这我倒也不是没有想过啦。」

　　惠美轻声低喃。

　　「电视并不是那种只要便宜就会买的家电，而是打算长期使用时才会买的东西吧？我认为既然会想要那个，就表示大家暂时还舍待在日本。」

　　千穗以清爽的笑容说道。

　　「虽然我很高兴你那么欢迎我们，不过你都不会害怕吗？」

　　惠美特意询问。

　　「千穗你应该也知道吧？无论天使、人类还是恶魔，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可是会毫不犹豫地加害这个国家喔。千穗不是已经有过一次差点死掉的经验了吗？」

　　那起事件不只恶魔，就连人类也涉入其中，且那个人类甚至还曾经是自己过去的同伴，这点至今仍让惠美深深地感到自责。

　　「嗯～我现在已经没那么害怕了。虽然一开始有点恐怖，不过真奥哥跟游佐小姐一直都在保护我。」

　　不晓得知不知道惠美内心的想法，千穗意外干脆地回答。

　　「尽管我不太了解安特·伊苏拉的事情，但既然人类当中最强的勇者，以及恶魔中最强的魔王都一起保护我了，那么不感到放心反而才失礼呢。」

　　「原、原来如此。」

　　千穗的话十分有道理。能同时与勇者跟魔王缔结友谊，并接受两方人马守护的存在，就算找遍世界大概也只有千穗一人了。

　　「……当然，我并没有忘记游佐小姐跟铃乃小姐的最终目的还是打倒真奥哥，还有你们一定无法原谅真奥哥他们在安特·伊苏拉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一直都在思考，不晓得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最喜欢的人们，从今以后能够过得幸福。」

　　「没有吧。」

　　「请别回答得那么快啦。」

　　千穗刻意噘起嘴。其实千穗早就知道惠美会这么回答，且惠美原本就经常对她表明那样的意思。

　　原本看着惠美侧脸的千穗，转而望向惠美背在肩上的大型侧屑包。

　　「虽然我只能表明自己的希望而没有祈愿的权利，但如果是期待阿拉斯·拉玛斯妹妹，应该没关系吧？」

　　「……唉，我承认这点的确让我感到很烦恼。」

　　惠美无奈地耸肩。

　　「她还在睡觉吗？」

　　「嗯，要是一直都没醒，或许等搭电车回家后再让她出来会比较好。」

　　正在睡午觉的阿拉斯·拉玛斯，目前跟惠美正处于融合状态。

　　若想让阿拉斯·拉玛斯在没冷气的Villa·Rosa笹塚睡午觉，就必须特别留意室温，因此除了晚上以外的睡觉时间，惠美都会像这样让她跟自己融合。

　　即使如此，惠美的侧肩包里面依然随时备有尿布、口服电解液以及附吸管的水壶，最近关于母亲这个角色也扮演得愈来愈有模有样。

　　「若只是跟我就算了，但偏偏居然是跟圣剑融合。既然她把魔王当成父亲，那么只要我用圣剑作战，就会变成让这孩子弑父……不过，虽说孩子是父母间的桥梁，还是有个限度在。」

　　「嗯，对不起。」

　　发觉自己有些踰矩的千穗，坦率地低头道歉。

　　「……而且，我自己现在也遇到了一些无法回去的状况。只要魔王别因为不能买电视而闹别扭说要回安特·伊苏拉，应该会暂时待在这里吧。」

　　「游佐小姐现在没办法回去？」

　　千穗因为初次得知这件事实而感到疑惑，但惠美只是轻轻地摇头。

　　于是千穗也没再继续追问，直到抵达笹塚站前，两人皆暂时保持沉默。

　　「那么，我们先走罗。」

　　到了笹塚站后，惠美轻轻向千穗挥手，并准备走进验票口。

　　然而途中却似乎因为注意到了什么而倏地睁大眼睛——

　　「千穗，抱歉，你先在那里等一下。」

　　说完后，惠美慌张地冲进位于车站角落的证件快照亭。

　　千穗当然不会不知道惠美突然冲进那种地方的原因。

　　结果不出所料，惠美苦笑地抱着睡眼惺忪的阿拉斯·拉玛斯走了出来。

　　「她好像无论如何都想跟千穗姊姊说『掰掰』呢。」

　　「呼……嗯……小千姊姊，唉掰。」

　　刚睡醒还有些口齿不清的阿拉斯·拉玛斯拚命睁开迷茫的双眼，对千穗挥动细嫩的小手。

　　那副模样让千穗忍不住笑了开来。

　　「嗯，掰掰，阿拉斯·拉玛斯妹妹，下次再一起玩吧。」

　　「呜……要再一起玩水喔……」

　　「嗯，下次一起去游泳池吧。」

　　「呜……呼啊……」

　　「好好好，等回去之后再睡一下午觉吧……这几天一直都在休假，一想到明天还要上班，头就开始痛起来了。那么我们先告退罗。」

　　惠美哄着再度开始进入梦乡的阿拉斯·拉玛斯并重新抱好她，用眼神对千穗行了一礼，然后这次便真的开始走向验票口。

　　既然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抱过小宝宝，那么事到如今也不能再跟她融合了。千穗苦笑地目送两人，直到看不见她们的身影为止，然后又因为再度想起阿拉斯·拉玛斯那可爱的小手跟表情而笑着踏上归途。

　　「哎呀，你回来啦，今天真早呢。」

　　千穗一到家门口，正好遇见穿着外出服的母亲里穗走出家门。

　　「妈妈，你要去哪里啊？」

　　「嗯，我有点事要去新宿一趟。住外地的老同学说要来这里，所以我去陪朋友喝个茶，吃晚餐前会回来，能麻烦你帮忙洗两杯米吗？」

　　「我知道了。既然是两杯米，就表示今天爸爸不会回来吧。」

　　「我不晓得。反正他也没联络。家里还有泡面，如果爸爸有回来就让他吃那个吧。」

　　虽然只要没发生什么事，警察这种工作的上下班时间可说是意外地固定，但相反地只要一出事，就会连回家都有困难。

　　不联络家里会不会回来吃晚餐的确是父亲的坏习惯，不过让工作完后可能会回家的父亲吃泡面也未免太可怜了，因此千穗在目送母亲出门后，便决定要洗三杯的米。

　　一进入家中，母亲之前开的冷气还残留着些许凉意，让冒汗的肌肤变得很舒服。

　　「稍微休息一下后去冲个澡好了，反正米等傍晚再洗就可以了。」

　　现在才下午三点。难得既没有安排社团活动跟打工，又没有跟异世界有关的事情，于是千穗随手拿起放在客厅桌上的遥控器。

　　「不晓得真奥哥买了电视后，会看些什么样的节目呢。他好像意外地喜欢问答节目跟杂学知识。」

　　千穗擅自想像真奥、芦屋与漆原，为了看问答节目、料理节目以及动画抢电视的场景，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行不行。真奥哥他们一直都很认真呢。」

　　千穗也跟一般人一样会看电视。

　　影集跟歌唱节目是跟学校朋友聊天时的重要题材，而她个人的兴趣则是看些旅游节目与纪录片，同时也有每个礼拜都固定收看的问答节目。

　　最近受到惠美跟铃乃的影响，千穗也开始会看些以前没特别注意的时代剧，一想到之后能跟真奥聊电视的话题，日常生活又将变得更加有趣后，就让她觉得未来并非只有那些讨厌的事情。

　　「不晓得现在有播什么……」

　　千穗拿起放在客厅桌上的节目表，大略看了一下。

　　「啊，《相方》的重播快演了。现在正好在播新闻，还是先看一下MHK的新闻再看《相方》好了。」

　　说着说着，千穗将遥控器伸向电视。

　　打开电源后，画面上便出现了约两秒支援数位电视的薄型电视特有的显示延迟。接着——

　　「……咦？」

　　就在画面显示的瞬间，一阵白色的光芒笼罩了佐佐木家的客厅。

　　※

　　惠美搭着回家的电车，回想起昨天刚从铫子回来时，艾美拉达透过概念收发打来的电话。

　　怀里的阿拉斯·拉玛斯在跟千穗道别后又开始想睡，目前已经在惠美手上打起了瞌睡。

　　「大家一起去游泳池啊。」

　　惠美随兴望向车窗，此时正好能从笹塚站的高架铁路看见街景不断流逝。

　　京王线的快速列车正迅速驶离笹塚下一站的代田桥站，往明大前站前进。

　　只要在那里转乘京王井之头线，惠美就能回到自己位于日本的住所。

　　「这样的『日常』，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从惠美的语气，听不出来持续下去对她而言究竟是好是坏。

　　想必这个问题，就连惠美本人也答不出来吧。

　　相较于至今的近况报告，艾美拉达这次透过电话传达的内容十分紧迫。

　　不过在铫子发生的那一连串事件，已经让惠美在心里做好了面对突发事态的觉悟，因此并未感到特别惊讶。

　　惠美过去的旅伴艾美拉达是在昨天打电话来的，正好就在惠美从铫子回来的当天晚上。

　　由于Villa·Rosa笹塚的修复工程比预定提早完工，因此惠美就在向自己借房间、正在准备收拾行李的铃乃旁边，开始透过概念收发跟艾美拉达通电话。

　　『安特·伊苏拉的人类之间开始展开大规模战争～～所以艾米莉亚～～请你暂时别回来喔～～』

　　据艾美拉达所言，正当中央大陆传出多起目击魔王军余党消息的同时，东大陆的大帝国艾夫萨汗也为了争夺中央大陆的霸权，而向五大陆联合骑士团与其所属的各个国家宣战了。令人惊讶的是，艾夫萨汗军的阵容中似乎还包含了恶魔。

　　恶魔混在人类当中这项事实，让惠美想起恶魔大尚书卡米欧曾提及的魔界主战派巴巴力提亚，以及在背后煽动他们的奥尔巴。

　　东大陆之所以突然宣战，或许跟奥尔巴有关也不一定，因此惠美便将这个可能性，以及东大陆军的恶魔大乡为马勒布朗契等事实告诉艾美拉达。

　　在听见奥尔巴的名字时，就连艾美拉达也瞬间吓得说不出话来，看来她那里似乎有其他关于马勒布朗契的客观资料，而这反应也证实了惠美的猜测无误。

　　「不过，为什么我不能回去？那些马勒布朗契中，似乎有足以跟南大陆的恶魔大元帅马纳果达匹敌的家伙在耶！」

　　艾美拉达简洁地回答了惠美的问题。

　　『那还用说～～因为目前还只是人类治理的国家间在互相交战而已～～』

　　东大陆的军队内确实存在恶魔。

　　然而公开宣战的终究是掌控东大陆的大帝国艾夫萨汗，所使用的也是其统治者统一苍帝的名义。

　　『要是对外公布已经去世的救世主加入某个势力作战～～那么即使打赢这场战争～～各国接下来也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展开争夺艾米莉亚的战争～～』

　　「我是核武吗？」

　　『核武？』

　　「……没事，没什么。」

　　『而且统一苍帝的手段非常狡猾～～虽然不知道原因～～但除了中央大陆的霸权之外～～他似乎还想要艾米莉亚的圣剑呢～～』

　　关于这点，惠美某种程度上倒是已经预料到了。既然这件事跟奥尔巴与巴巴力提亚有关，那么可想而知比起中央大陆，圣剑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率领恶魔并觊觎圣剑啊～～你对他们的手法有底吗～～？』

　　艾美拉达的提问，让惠美暂时陷入了思考。

　　统一苍帝治理的艾夫萨汗是个内乱不断的国家，然而即使如此，那个人依然是一国之君。

　　惠美在讨伐魔王的旅程中也曾经过艾夫萨汗，那里虽然有许多既贫瘠又动荡不安的地区，但另一方面依然有许多富饶的城市，以及宣誓效忠统一苍帝的人民。

　　这就表示统一苍帝个人的统率力与影响力，遍及了那块辽阔的大陆。而像统一苍帝这样的人物居然率领恶魔向其他国家宣战，这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

　　「虽然不晓得这计谋是谁想出来的，不过卑鄙的家伙果然都卑鄙到骨子里了呢。」

　　『你发现了吗～～？』

　　「能赢当然最好。不过就算输了，也能主张并非自己所为，藉此推卸责任对吧？」

Scan-130406-0002.jpg

　　『正确答案～～』

　　艾美拉达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苦笑的气息。

　　这就是艾夫萨汗的做法。

　　若他们真能顺利掌握中央大陆的霸权并将北西南的骑士团纳入麾下，那么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艾夫萨汗的胜利。

　　另一方面，就算有像「勇者艾米莉亚」这样不确定的要素进来捣乱并导致败北，到时候只要祭出「遭到恶魔设计，整个国家都被恶魔抢走」之类的理由，在依然尚未摆脱对魔王军恐惧的安特·伊苏拉中，要求赔偿与追究统一苍帝责任的声浪应该也会难以持续吧。

　　倒不如说若并未团结一致的北南西其中一方向东侧倒戈，而惠美又轻率地带着圣剑参战，反而会遭人非难说「勇者艾米莉亚背叛人类同胞」，导致「勇者」存在的正当性受到动摇。

　　「我知道啦。不过，艾美也要小心一点喔。现在无论是天界、魔界还是安特·伊苏拉的人际关系都太过复杂了，根本就搞不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放心吧～～因为艾米莉亚跟艾伯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是我的伙伴～～』

　　彻底我行我素的同伴这句话，让惠美忍不住眼眶泛红。

　　「……哈哈，没错，你说的对。」

　　『俗话说真正碰到急事时～～就算是父母也会找来帮忙～～或许将来哪天真的必须借助艾米莉亚的力量也不一定～～不过目前暂时先请你以「游佐惠美」的身分好好努力吧～～』

　　「嗯……谢谢你。』

　　『不客气～～我才要感谢你提供那么有用的情报～～那么～～帮我向那边的各位～～还有你的丈夫跟可爱女儿问声好吧～～』

　　「……艾美。」

　　『啊哈哈～～我是故意的喔～～』

　　即使面对惠美那连岩浆都能冻结的声音，艾美拉达依然不为所动地笑着挂断了电话。

　　惠美将电话内容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铃乃。

　　包括大帝国艾夫萨汗的暴行，以及这场战争或许跟奥尔巴有关的事实，即使事前就握有卡米欧所带来的情报，铃乃依然难掩惊讶，不过她也跟艾美拉达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勇者艾米莉亚现在不能再度回到安特·伊苏拉。

　　铃乃停止整理行李转向惠美，她认为事到如今，恐怕将出现至今从未预想过的危机。

　　「艾米莉亚，或许……我们得做跟原本目的完全相反的事情也不一定。」

　　铃乃皱起眉头，悔恨地说道。

　　「我们也许……必须亲自保护魔王才行。」

　　「咦？那是什么意思？」

　　惠美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发言而惊讶得睁大眼睛，然而铃乃是认真的。

　　「你想想看，在铫子的那起事件中，魔界已经知道魔王尚在人世。而疑似替魔界与东大陆牵线的奥尔巴大人，也知道魔王人在日本吧？」

　　「是这样没错。」

　　「要是一个不小心，或许魔王会被带到安特·伊苏拉也不一定。」

　　「啊？」

　　「噗唔！」

　　虽然阿拉斯·拉玛斯正因为旅途疲劳而熟睡，但依然对惠美突如其来的大喊产生了反应，在惠美连忙捣住嘴巴后，女孩总算缓缓翻身并再度发出安稳的呼吸声。

　　「……带走魔王，那是什么意思？」

　　惠美稍微压低音量向铃乃问道。

　　「回想一下卡米欧说过的话。为什么魔界势力会在魔王军溃败后分裂呢？那是因为相信魔王尚在人世的卡米欧选择保存国力，但巴巴力提亚与西里亚特却选择继承魔王的遗志，开始计划征服安特·伊苏拉对吧？那么，要是魔王在这时候回去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卡米欧不是同意魔王留在日本后就回去了吗？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边。不过巴巴力提亚就不同了。若是知道魔王还活着，那家伙一定会为了复兴魔王军而请他复出。因为魔界的主战派只是在政争后脱离了原本的组织，并没有失去对魔王撒旦的忠诚。」

　　「唉，在归纳了卡米欧的话后，的确是那样没错。」

　　惠美点头。

　　「再来就是运次艾夫萨汗的暴行。艾夫萨汗从以前开始就不擅外交，并对周边国家秉持高压的态度。国内则是因为统一苍帝的高压统治而内乱不断，他也被认为是位恶毒的独裁者。不过事先被这些情报迷惑并不是件好事。即使听起来像是败北时用的诡辩，依然不能完全排除统一苍帝真的向奥尔巴大人与巴巴力提亚屈服，并遭到他们操作的可能性。」

　　「说、说的也是……」

　　惠美虽然表示同意，但由于她早已笃定统一苍帝是为了私欲才打算征服中央大陆，因此回答时语气便显得有些含糊。

　　这就是惠美这种身处最前线的战士，与铃乃这类位居后方的政治家之间想法的差异。

　　「姑且不论他的统治手法是否正确，我对统一苍帝这位政治家依然有很高的评价。再怎么说他还是将广大的东大陆当成一个国家在统治。而且听说那个人不但在位已经超过二十年，甚至还有在培育后继者呢。」

　　「……外交暨传教部连这种事情都会调查吗？」

　　「那当然。在去他国传教之前，一定得先了解掌权者的宗教观才行。我甚至能很有自信地说，全安特·伊苏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情是大法神教会无法掌握的呢。」

　　铃乃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之所以认为统一苍帝有可能真的被恶魔操作，就是因为他的在位年数。」

　　「咦？」

　　「你想想看，之前魔王军还健在时，负责压制东大陆的恶魔大元帅是谁？」

　　「啊！」

　　讲到这里，就连惠美也发现了。

　　「艾谢尔！」

　　「没错，虽然现在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位罗嗉的家庭主夫，但他可是唯一没被勇者艾米莉亚讨伐过的恶魔大元帅。而且艾谢尔打从魔王军励开始出现时，就早早压制了东大陆。若统一苍帝的记忆中还留有当时的恐惧，很有可能会为了保住国家跟自己的性命，而再次向恶魔屈服。不只是如此，若巴巴力提亚除了魔王以外，还连精通如何统治东大陆全土的艾谢尔都一起带回去，那些恶魔就能再次于东大陆建立起侵略安特·伊苏拉的桥头堡了。」

　　「……」

　　惠美愈听愈觉得大事不妙。

　　「不过……虽然我不是想抬举魔王那家伙……但若巴巴力提亚做出那种事……魔王难道不会生气吗？」

　　「嗯，应该会生气吧。」

　　铃乃干脆地肯定。

　　「我们之所以能在日本与魔王缔结表面上的协力关系，坦白讲主要还是因为他那大方的个性。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点。」

　　「……说的也是。」

　　惠美当然也不想认同这点，不过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却背叛了她的感情。

　　「若巴巴力提亚采取强硬手段，魔王应该会生气并加以处罚吧。不过那家伙依然是一个『王』。在铫子那起事件中，我已经清楚地认知到这个事实。」

　　「王？」

　　「我的意思是一旦必须面临决断，他应该不会抛下眼前依靠自己的人民与臣子吧。然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日本了。」

　　「唔……」

　　惠美倒抽了一口气。

　　铃乃的推测确实很有可能实现。

　　即使平常看起来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但真奥在该思考时总是会好好思考，并且也好几次在惠美面前宣告自己一定会回到安特·伊苏拉。

　　而且，魔王应该不会舍弃那些将自己当成王在仰慕的魔界恶魔吧。

　　他原谅与卡米欧决裂、脱离魔界的西里亚特，并同意对方复归这点就是证据。

　　然后——

　　「……咦？」

　　惠美小声地呻吟。

　　真奥将以魔王的身分回到魔界。

　　惠美因为一想起这件事，自己第一个考虑到的居然是「阿拉斯·拉玛斯会难过」这点而感到惊讶。

　　「咦？咦？不对，不是那样……」

　　千穗一定也会感到难过。

　　「不、不对，也不是那样，呃，虽然不是完全不对……」

　　明明欠了自己那么多人情没还，居然还想就这么逃跑？

　　「不是那样！」

　　「嗯……呼……呜咿。」

　　阿拉斯·拉玛斯因为惠美不自觉发出的大喊而颤了一下惊醒，而且这种清醒方式似乎让她很不高兴，只见她的表情变得愈来愈扭曲。

　　「啊、啊，对、对不起，阿拉斯·拉玛斯，突然叫得那么大声。」

　　「呜咿，呜哇哇哇哇哇！」

　　结果阿拉斯·拉玛斯哭了出来。

　　惠美抱起阿拉斯·拉玛斯拚命地安抚，内心也跟着变得千头万绪，无法集中精神思考。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惠美的心理状态也同时传达给了阿拉斯·拉玛斯，让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

　　结果惠美只能持续哄着阿拉斯·拉玛斯，直到她哭累并再度睡着为止。

　　用湿纸巾擦干净阿拉斯·拉玛斯满是眼泪与鼻涕的脸庞后，惠美才将小女孩放到床上。

　　「……唉……」

　　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惠美就这样直接将脸趴在阿拉斯·拉玛斯旁边。

　　这时候她总算想起来了。

　　「我绝对不允许他再度组成魔王军。那家伙……除了是爸爸的仇人以外，还是人类的敌人……」

　　「你的语气还真僵硬呢。」

　　感觉铃乃似乎正在苦笑。

　　「罗嗉……我自己也觉得很震惊，别吐槽人家啦。」

　　我是勇者，而那家伙是恶魔的头目。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安宁与世界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无法原谅破坏我与父亲简朴、幸福生活的魔王军。

　　明明应该无法原谅他们。

　　然而——

　　却变得必须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想起这件事。

　　难不成自己早已整理好了心情？

　　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那样……」

　　惠美无力地低喃。

　　尽管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行为，但阿拉斯·拉玛斯翻身后，便温柔地将手放在惠美头上。

　　彷佛是在安慰惠美一般。

　　「……呜呜呜呜！」

　　悲从中来的惠美紧抿嘴唇，又再度趴了下来。

　　「要是见不到魔王，阿拉斯·拉玛斯会难过呢。」

　　铃乃轻声嘟囔道。

　　「千穗小姐也会难过。然后我们就再也无法与千穗小姐维持跟以往一样的关系了吧。」

　　「……」

　　「更何况，魔王城那些家伙还欠我们不少人情，要是让他们在偿还之前就跑去其他地方，感觉也很讨厌。」

　　「你连我的心都读啦。真是糟糕的兴趣。」

　　惠美接近乱发脾气地低声说道。

　　「没这回事，只是我想的事情都跟你差不多罢了。不过在更之后的部分，一定跟艾米莉亚你不同，身为一个圣职者，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允许大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让小孩子弑亲，即使对象是魔王也一样。所似——」

　　从衣物摩擦的声音判断，铃乃应该是站了起来。

　　「现在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只能守护魔王，避免他落入魔界的魔掌了。」

　　「真是的……我不要，感觉很麻烦耶……」

　　「我不会叫你去保护他们。反正我原本就住在他们隔壁，而且最想布局让勇者打倒魔王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啊。至少让我尽这一点责任吧。只要没出现大天使或马勒布朗契头目等级的敌人，就算只靠我一个人也能勉强应付。」

　　「……话先说在前头，没什么事比监视他们还要无聊喔。」

　　惠美头也没拾地说出不像勇者、缺乏干劲的发言。

　　「艾谢尔总是循规蹈矩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节省家计，路西菲尔则是一直黏在电脑前面。至于魔王，就只会持续不断地工作，而且还是面带笑容、充满服务精神地接待客人。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监视他们的自己是跟踪狂呢。」

　　「不过目前麦丹劳还在停业中吧。至少在这段期间内得好好保护他们。等店重新营业后，沙利叶大人就会开始发挥影响力，那些恶魔应该也不能随便出手吧。」

　　真奥工作的麦丹劳幡之谷站前店对面，是一间由大天使沙利叶担任店长的肯特基炸鸡店。

　　打从心底迷恋上麦丹劳店长木崎真弓的沙利叶，这几个礼拜对真奥亲切到甚至让人觉得恶心的程度。

　　虽然这并不代表真奥跟沙利叶已经达成和解，不过巴巴力提亚应该也没愚蠢到在大天使的势力范围内绑架魔王吧。

　　「……这样啊。」

　　惠美漠不关心地嘟囔着，然后继续说道：

　　「呐，贝尔。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时代剧吗？并且还不是侠客或武士那种故事，而是《水户副将军》或《怒坊将军》之类的作品……虽然我最近也满喜欢《鬼兵犯科帐》啦。」

　　「嗯？那个……」

　　铃乃因为不晓得惠美想表达什么而直眨眼睛。

　　接着惠美总算抬起头来说道：

　　「因为邢些故事总是会有怀抱正义之心的伟人，痛快地教训那些不听劝的坏人纠举不义，迎接干净俐落的好结局。至少在故事里面，能像那样单纯地执行正义也不错吧。」

　　「原来如此，总之就是世事未能尽如人愿对吧。」

　　「那是怎样。」

　　「是我最近读过的书里提到的内容。」

　　「这样啊。」

　　惠美一边发出呻吟一边起身，铃乃假装没发现她的眼角有些泛红。

　　吸了一下鼻子后，惠美无力地摇头。

　　「……至少……」

　　「嗯？」

　　「要是那间公寓能有冷气……」

　　「救世的勇者大人真的变软弱了呢。」

　　铃乃摸着阿拉斯·拉玛斯的头发，难得有些恶作剧地出言揶揄。

　　惠美板起脸俯视铃乃。

　　「那里的房租多少钱。」

　　「四万五千圆喔。」

　　「这个房间因为种种理由，每个月只要五万圆。」

　　一听见这个价格，铃乃忍不住环视惠美的房间。

　　「喔，那、那就，嗯……或许还是无可奈何。」

　　这里是附带大型壁橱的四坪两房。除了有空调与浴室之外，就连厨具也是电磁炉，至于公寓正面玄关的大厅则是自动锁。

　　「不对，这里的房租居然只要五万，怎么想都很奇怪吧？」

　　「真的有很多理由啦。唉……对面好像还有很多空房，看来总有一天必须下定决心呢。」

　　铃乃刻意不去询问对面是指哪里，也不问总有一天是指什么时候。

　　「咿呜……妈妈……」

　　阿拉斯·拉玛斯说着梦话，同时将柔嫩的小手叠上了铃乃的掌心。

　　铃乃摸着女孩柔软可爱的肌肤，并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我……并不讨厌这种安适的生活。」

　　「咦？」

　　「你不觉得现在的状态很安稳吗？虽然经历了不少事，但只要魔王待在日本，就只是个既勤奋又安全的对象。我们也能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丰饶文明中，跟好友与理解者一起悠然地度过每一天。不晓得……」

　　铃乃温柔地握住阿拉斯·拉玛斯的手，帮她将毛巾被拉到肩膀。

　　「我们这种生活能持续到何时呢。」

　　无论是铃乃还是惠美，甚至是魔王，都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妈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要去玩水啊！」

　　回到惠美位于永福町的公寓后，似乎在归途中恢复清醒的阿拉斯·拉玛斯向惠美问道。

　　「这个嘛，什么时候好呢。」

　　惠美暧昧地回答。

　　「要是阿拉斯·拉玛斯能当个乖孩子……不对，若一切维持现状，应该马上就能去吧。」

　　「我要去！再一起去玩水跟哔哔吧！」

　　不晓得阿拉斯·拉玛斯究竟有没有察觉到惠美内心的想法，小女孩的眼神只针对「马上就能去」这点而闪闪发光。

　　一边回想昨晚与铃乃的对话，一边看着那样的阿拉斯·拉玛斯，惠美顿时感到有些难过。

　　「……好了，阿拉斯·拉玛斯，你流了很多汗对吧。跟妈妈一起去洗澡吧。」

　　「洗澡！玩水！」

　　阿拉斯·拉玛斯很喜欢洗澡。

　　似乎是因为还待在魔王城时，曾经跟真奥等人一起去澡堂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只要一进浴室，阿拉斯·拉玛斯就会变得非常活泼。

　　惠美最近才知道这与阿拉斯·拉玛斯的出生或者生命之树无关，纯粹只是因为她喜欢玩水而已。

　　时值炎热的夏天，考虑到对方还是个小孩，因此只要在浴缸内装进温水，就连惠美也能舒服地入浴。

　　「那么，我稍微准备一下，你要乖乖的喔？」

　　「喔！」

　　阿拉斯·拉玛斯很有精神地举起手走向客厅，将头上的帽子放到桌上，然后轻轻地坐上和室椅。她拿起放在桌上的纸制鸟笼，并偷偷地转头瞄向惠美。

　　这是表示她有乖乖的暗号。

　　笑着对小女孩点头的惠美将侧肩包放到厨房角落后，便直接走向浴室，正当她放掉早上洗衣服时用剩的水，打算拿海绵清洗浴缸跟转开莲蓬头时——

　　「妈妈！在嗡嗡嗡耶！」

　　几秒前还很安分的阿拉斯·拉玛斯，居然已经拿着惠美放在侧肩包里的智慧型手机站在浴室前面了。

　　而且仔细一看画面，就发现她早已接起了电话。

　　大概是从包包里拿手机出来时，不小必碰到了哪里吧。

　　一想到对方一定有听见阿拉斯·拉玛斯的大喊，惠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喂……喂？惠美？』

　　在确认听筒中传出的声音以及萤幕上显示的名字后，惠美总算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阿拉斯·拉玛斯，不过下次不能再擅自动妈妈的手机罗？」

　　「不行吗？」

　　『惠美？喂——？』

　　「嗯，不过谢谢你帮我拿过来。」

　　「嘻嘻，嗯！」

　　被摸过头后，阿拉斯·拉玛斯似乎有些痒地笑了出来，接着便回到了客厅。

　　『惠美，惠美在吗？』

　　「喂，对不起，梨香，阿拉斯·拉玛斯擅自碰我的手机……」

　　这通电话是惠美职场的同事兼友人，铃木梨香打来的。

　　虽然并不晓得安特·伊苏拉跟异世界的事情，但她也认识真奥、千穗以及铃乃等人，同时也知道有人托惠美照顾一个名叫阿拉斯·拉玛斯的小女孩。

　　『真危险。可别事后才发现她打了国际电话，并搞到得缴好几万圆的电话费喔。』

　　「抱歉抱歉，我之后会注意。那么，有什么事吗？」

　　『呃～那个……』

　　惠美才刚问完，梨香马上就变得吞吞吐吐。

　　「？」

　　『呐，惠美，你那里好像有什么声音耶？你人在哪里啊？』

　　「咦？我在浴室，正打算要洗个澡。」

　　『样啊，嗯，那么晚点再说也没关系，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什么啦，到底怎么了？真不像你的风格，会讲很久吗？」

　　梨香的语气十分吞吞吐吐。从她平常活泼豁达的性格来看，实在难以想像她会打这种畏畏缩缩的电话。

　　『不，是不会很久啦，那个，该怎么说才好……也是有可能，会讲得很久啦……』

　　「梨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惠美以较为严肃的口吻询问。梨香该不会有什么烦恼吧。

　　从梨香一被问到有什么事就变得沮丧来看，事情似乎非同小可。

　　惠美坐到浴缸边缘上，调整姿势以便仔细听对方说话。

　　「如果有什么烦恼，就说给我听吧？你是因鸿有话要跟我说才打电话来的吧？」

　　『…………你别笑我喔？』

　　稍微烦恼了一下后，梨香如此间道。

　　听见这句话后，惠美稍微松了口气。既然是要担心被别人笑话的事，那么应该不会是什么极端的负面烦恼。

　　「我不会笑啦。怎么了吗？」

　　『那、那个……我自己也觉得问别人这种事情很怪。』

　　「嗯。」

　　『不过除了惠美以外，我也没有其他倾诉的对象……你可以陪我商量一下吗？』

　　「好啊，什么事？」

　　惠美催促梨香发言。既然是重要友人的烦恼，那么惠美当然希望能听她排解并尽可能地帮忙解决。至今惠美已经陪梨香商量过很多次事情，而梨香也同样帮了惠美许多忙。

　　既然能让梨香苦恼到这个地步，想必这个烦恼应该不简单吧。

　　『那个……』

　　梨香像是为了下定决心而做了一个大大的深呼吸。

　　『你觉得芦屋先生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

　　坐在浴缸边缘、将手机抵在耳边的惠美，就这样挂着笑容僵住了。

　　『……惠美？』

　　梨香因为惠美没有马上回答而惊讶地呼唤对方。

　　即使如此，惠美的僵硬依然没有解除。

　　人在直接面临出乎意料的事态时，往往会总结过去的所有经验，试着针对状况做出符合自己期望的观测。

　　现在的惠美正是如此。

　　「大概……是便宜的衣服吧。」

　　所以她好不容易才挤出了这个回答。

　　『便宜的衣服？是指名牌以外的衣服吗？』

　　「没错。」

　　惠美依然僵着不动，语气似乎也变得有些呆板。

　　「我从来没看过他穿UNI×LO以外的衣服。就连鞋子，应该也是因为喜欢，所以才会穿便宜货……」

　　『咦？喂，惠美，不对，不对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想问芦屋先生平常喜欢穿什么或买什么衣服。』

　　「……那么，你的意思是？」

　　惠美的表情首次出现了变化。

　　脑中闪过不祥的预感，变得沉重的心脏与胃应该也并非错觉。

　　『所、所以说，真是的，你应该知道吧！我是在问你芦屋先生觉得女孩子穿什么衣服比较可爱啦！』

　　梨香一定是鼓起了相当的勇气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吧。

　　这并非跟任何人都能商量的事情。

　　在梨香周围的人当中，比梨香还早认识芦屋的女性就只有惠美、千穗以及铃乃。然而就惠美看来，梨香跟千穗和铃乃的交情并未亲昵到能问这种问题。

　　虽然实际上梨香跟千穗在与阿拉斯·拉玛斯有关的事件中，已经变得十分亲密，但总而言之，若问其他人该怎么穿才能让特定男性觉得好看，几乎有九成九等于向对方承认自己喜欢那位男性。

　　「在、在回答之前，梨香，我能先问个问题吗？」

　　『什、什么事？』

　　对惠美而言，虽然已经惊讶到心脏快要停止变成雕像的地步，但对方也同样因为告白的热量而失控，变得十分激动。

　　「你跟艾……跟芦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若什么都没发生，那梨香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

　　之前梨香与铃乃一起在幡之谷的肯特基炸鸡店巧遇芦屋时，惠美的确觉得梨香对芦屋的态度跟平常不太一样，不过难道在那之后，梨香跟芦屋有什么相互来往的机会吗？

　　『什、什么也没有喔！什么也没有！不、不过，不过啊……』

　　梨香惊慌失措地否定。

　　然而之后她的声音却变得愈来愈小，最后才以细若蚊声的音量对惠美说了一句让对方完全冻结的一句话。

　　『芦屋先生……约我……一起去买东西……』

　　惠美感觉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魔王，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知道你还在日本，不过你来这儿干嘛啊？如果要找真奥，他已经出去罗。」

　　漆原紧盯着电脑萤幕说道。

　　千穗难得打扫好的地板上，马上就被喝完的保特瓶与吃完的零食垃圾弄得凌乱不堪，彷佛漆原周围会自然产生魔力结界，形成一个独特的空间一般。

　　夏日的天空晴空万里，就在阳光毫不留情地照耀笹塚町时，漆原喝了口杯子里的麦茶。

　　「我知道，我有看见啊。我不是来找他，是来找你的。正好魔王的部下跟隔壁的小姐也一起出门了，所以就只能趁现在啦。」

　　「有什么事？」

　　漆原还是一样看也不看说话的人一眼。

　　「不过这房间还真热呢！在这种气温下用电脑没问题吗？我记得电脑很怕热吧。」

　　「没差啦，只要别勉强操它就好。」

　　「喔，原来如此，所以才会把桌子摆在窗边啊。唉，这里至少还是有点通风啦。」

　　「我说啊。」

　　「话说回来，现在不是很热吗？我最近迷上了培冰淇淋，薄荷巧克力真的很好吃呢！」

　　此时漆原总算将视线离开萤幕，一脸厌烦地转头说道：

　　「我说啊，有什么事就快点说。不然我可要用Skyphone向真奥报告你跑来家里乱翻冰箱喔，加百列。」

　　一位魁梧的天使正擅自从真奥家的冰箱里拿出冰棒，并迳自吃了起来。

　　「啊，你们最近的家计好像很吃紧呢？」

　　「别闹了，你这样乱来我会挨骂邪。」

　　「别那么死板啦。就当作是有客人来拜访，所以端个麦茶跟冰棒出来待客吧。」

　　「谁是客人啊。够了，有什么事就快点说一说回去啦。若那些家伙回来后向你要墙壁的修理费，我可不管喔。」

　　「喂，话不是那么说的吧？正确来说，弄坏墙壁的应该不是我，而是那个把我打飞、名叫阿拉斯·拉玛斯的小女孩吧？」

　　「不过让她那么做的原因还是出在你身上吧？」

　　漆原冷淡地回答。

　　加百列当然不晓得修墙壁的费用是由房东负担，但就墙壁被破坏这件事，他似乎也有自觉必须负起部分责任。

　　「话说回来，『我会挨骂』啊。」

　　面露奸笑的加百列在吃完冰棒后，有些舍不得地舔了一下冰棒棍，接着便将木棒扔进位于视野一角的垃圾桶。

　　「那是装塑胶垃圾用的垃圾桶，可燃垃圾要丢在冰箱旁边。」

　　「别那么死板啦，所以说——」

　　「还所以说咧，我不是说这样会害我挨骂吗？好了啦，你快给我滚回去，真是烦死人了！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看来就连漆原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完全不打算隐藏自己的不悦。

　　「不过啊——」

　　「怎样啦！」

　　「从被称为『晨曦之子』且最接近神的你口中，说出『我会挨骂』这种话还真是滑稽呢。而且你居然还会在意冰棒棍的垃圾分类，真是诡异到让人笑不出来的地步。」

　　加百列意有所指地说道。

　　然而漆原不悦的表情看起来却没什么变化。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啊。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基本上，你之前不是才说过天使的形象很重要吗？既然自称天使，那至少好好做一下垃圾分类吧。」

　　漆原不屑地说完后，便再度转头面向电脑。

Scan-130407-0002.jpg

　　可是加百列依然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

　　「为什么你要待在那么年轻的恶魔底下啊？虽然大家都说你现在的力量远远不及过去的全盛时期，但我从来没见识过你全盛时期的实力，所以有点好奇你到底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成为魔界的恶魔。」

　　「因为很闲啊。」

　　漆原简洁地回答。

　　「很闲？」

　　加百列轻笑地重复了一次漆原的回答。

　　「我现在也过得很快乐喔？」

　　「……光是没做好垃圾分类就会挨骂，而且还得待在这种热死人的房间里浏览动画网站的生活很快乐？虽然这么说有点那个，不过就连我现在待的网咖都比这里舒适好几倍吧？」

　　「很快乐喔。至少……」

　　「咦，你不吐槽网咖的部分啊。」

　　漆原用紫色的双眼，从随意留长的前发间锐利地看向加百列。

　　「比在那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无所事事地待上足以令人发狂的漫长时间要好太多了。」

　　「不过我们这边可是被你害惨了呢。」

　　「刚好能拿来打发时间对吧？」

　　加百列没有回答，公寓的庭树上依然聚集了各式各样的蝉，更加突显出夏日的闷热。

　　「就是因为没事做又闲到让人受不了，所以我才会陪撒旦做事啊。就只是这样而已。好了，说完了。如果没事了就快点离开吧。」

　　「没错，就是这个。」

　　「啊？」

　　正当漆原打算赶人时，加百列突然拍了一下手，害漆原吓了一跳。

　　「我就是想问那个撒旦的事情，所以才在大热天里特地跑来笹塚这种偏远的地方。」

　　「自己去问本人啦。真奥又不是出远门。现在应该在新宿那一带吧。」

　　「哎呀，感觉就算问了他也不会回答，而且他不是还很年轻吗？与其找他，不如问你比较实在。」

　　加百列又恢复原本轻佻的语气对路西菲尔说道。

　　「还有，比起只知道传闻的人，不如直接问认识本人的家伙，得到的情报准确度会比较高吧。」

　　「？」

　　真奥贞夫不就是魔王撒旦本人吗？

　　虽然根本就没什么认不认识本人的问题，但加百列还是摇着手指说道：

　　「路西菲尔，你曾经来往过的『撒旦』，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吧。我可不是指那个不知世事的年轻人喔。」

　　漆原闻言，便眯细了眼睛。

　　加百列露出阴险的笑容继续说道：

　　「我想问关于『传说的大魔王撒旦』的事情，你到底知道多少。」

　　「什么嘛，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啊。害我白白摆出那么严肃的表情。」

　　漆原大失所望地叹了口气，又再度回头看向电脑萤幕。

　　另一方面，没料到漆原会是这种反应的加百列，则是不自觉地跪倒在地。

　　「喂，你那是什么反应！我刚才应该有营造出要讲严肃话题的气氛吧？」

　　「会看气氛的尼特族只能称得上是二流。」

　　「就算成为一流又有什么好处啊？」

　　「虽然没有好处，但也没什么坏处或损失。」

　　「那只是你主观上那么认为吧？说真的要是从容观的角度来看，那种人生怎么看都很吃亏吧？」

　　「如果会受到他人的意见所左右，那还是干脆放弃当尼特族吧。因为那种家伙只能称得上是三流。」

　　「做到那种地步，一般来说应该会被赶出家门吧？」

　　「会被赶出家门的根本就是三流以下。即使不付出讨好对方的劳力，也要小心避免让依赖对象做出致命的举动，能精确地看穿这条界线的人才是一流。这有点像是一种运动。」

　　「你应该要向全性界跟运动有关的人道歉。还有就结果而言，那不就等于是看气氛吗？」

　　「不对。那只是看穿对手忍耐的范围，然后按照那个规则行动而已，并非每次都在看气氛。虽然偶尔规则会改订或变得更加严厉，但这点无论在哪个世界都一样吧？」

　　「……」

　　「只有不害怕死亡，愿意付出贯彻『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的努力与觉悟者，才是真正的尼特族。如果打破规则被赶出去，那根本就不是尼特族，只是普通的流浪汉而已。」

　　明明平常只要一被叫尼特族就会激动地生气，结果自己又摆出一副求道者般的姿态，看来漆原病得还满严重的。

　　坦白讲，天底下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不适合「不怕死」或「真正的」等修辞来表示决心的状况了。

　　即使是异世界的大天使，在这方面的感觉依然跟普通的日本人差不多，因此他已经超越惊讶，因为看开而变得面无表情了。

　　「这些话听起来一点说服力也没有喔？要是你以为这样就能说服得了别人，那就大错特错罗？」

　　漆原似乎很享受加百列的反应，接着说道：

　　「你才应该要别那么死板啦，加百列。」

　　「咦？」

　　「要是没有那种东西，那么无论我、你还是其他人，大家在那里都是尼特族吧。」

　　「！」

　　加百列顿时无言以对，并倒抽了一口气。

　　漆原见状，便露出有些阴险的笑容乘胜追击地说：

　　「看吧，你配合气氛了。这只能称得上是二流啦。」

　　「……我说啊。」

　　总算发现对方在蒙混自己的加百列，为了重整态势而轻轻摇头说道：

　　「感觉话题愈扯愈远了，我想问你的是——」

　　「还敢说咧，明明一开始就是你先在那里装模作样。」

　　加百列紧盯着漆原说道：

　　「关于『大魔王撒旦的遗产』，如果你知道些什么，麻烦你告诉我。」

　　「如果是钱那我会想要，但我不想付遗产税。」

　　漆原彻底地不打算正经回答。

　　「我不是在问你这个，基本上那又不是钱。」

　　「那你想问什么？」

　　「就是因为不晓得，所以才会问你啊。」

　　「既然不晓得，那你怎么知道不是钱。」

　　「魔界有『钱』这种系统吗？」

　　「没有。」

　　「我要生气罗？」

　　「真是的……好麻烦喔……」

　　漆原从和室椅上起身，舒展了一下僵硬的腰。

　　接着他从收纳柜中拿出纸笔，并开始洋洋洒洒地在上面写了一些字。

　　「拿去，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足以令天界闻之色变的魔界宝物。」

　　「你的字还真潦草。」

　　漆原的字难看到连加百列都忍不住出言抱怨，而且还全部都是用平假名书写。

　　「诺懂……诺统啊，是指魔剑格拉墨吧。不是这个呢。还有亚德罗……不对，亚多拉玛雷基努斯在磨枪？这到底要怎么念啊？」

　　「是亚多拉玛雷克一族打从神话时代起就存在的枪。」

　　「原来是亚多拉玛雷基努斯的魔枪啊！话说你至少也学个片假名吧！这样我根本就搞不懂要怎么断句！」

　　「我觉得连汉字都记得起来的你们还比较奇怪呢。」

　　「真是的……为今的魔道……伪金的魔道啊。就是那个原本打算做出骗人的黄金，结果却链成了黄铜的那个吧？阿斯特拉尔之石，括号，连贝雷鲁雷贝鲁贝……这是什么东西……」

　　「连贝雷鲁雷贝鲁贝是大魔王撒旦养的魔兽名称。据说它带着镶有大魔王撒旦制作的神秘宝石——阿斯特拉尔之石的项圈，至今仍存活在魔界的某处呢。那个该不会是『基础』的碎片吧？」

　　「……我真的要生气罗。」

　　「什么啦，别看我这样，我好歹也是认真的喔？」

　　加百列板起脸瞪向漆原，漆原则是一脸意外似的反驳。

　　「从古至今，每个叫撒旦的家伙基本上都很穷啦！甚至就连当上了大魔王，都还会去搞伪金的魔道这种小家子气的东西耶？我根本就不记得有什么足以被称为遗产的武器或技术，真的就只能想到这些东西了！」

　　「真是的……搞不懂你到底认真到什么程度……」

　　加百列将漆原写的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反正我也没办法硬逼你招供，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我先走罗。」

　　「我不是说过不能把可燃垃圾丢那里吗？」

　　「不过，别忘了是因为对象是我，所以才会这么干脆地离开喔。」

　　「啊？那是什么意思？」

　　加百列以意外凝重的表情，看向板起脸从垃圾桶中捡起纸条跟冰棒棍的漆原。

　　「『监视者』要过来了。视那家伙的判断而定，以后来你们这儿的人，或许就不会是像我这种鸽派罗。」

　　此时漆原的表情首次出现较大的动摇。

　　「你说『监视者』?」

　　「你那是什么意外的表情啊？跟那家伙一组的『堕天邪眼光』可是已经不在罗？那么应该能预料到那家伙总有一天会出动吧。」

　　「谁预料得到啊，明明就是个尼特族集团，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有活力。还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鸽派，真要说的话，应该是搞不懂在想什么的鲸头鹳派吧？」

　　「被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令人火大。话说鲸头鹳是什么东西啊？」

　　说完后，加百列从怀里拿出一张纸。

　　「要是想到了什么，就打上面的电话给我吧。虽然我不怎么期待。」

　　「谁要打电话给你啊。」

　　将一张只有名片大小，并记载了手机号码的纸张放在榻榻米上后，加百列在玄关穿上凉鞋准备离开。

　　「话说回来。」

　　「什么事？」

　　「先别管什么撒旦的遗产，那个『基础』的碎片要怎么办。前阵子艾米莉亚那里好像又多了一个新的出来罗。」

　　虽然那碎片原本是被随意装饰在卡米欧带来的宝刀刀鞘上，不过漆原并不晓得惠美之后是怎么处理那个东西。

　　照常理说，应该是会让它跟阿拉斯·拉玛斯融合以提升圣剑与破邪之衣的威力，再透过压倒性的力量让加百列完全无法出手吧。

　　即使只是让一个碎片与阿拉斯·拉玛斯融合，或许还是能使破邪之衣变得更加完整。

　　艾米莉亚的力量提升，无论对魔王军还是加百列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虽然漆原是这么认为，但加百列看起来意外地不怎么惊讶。

　　「嗯，那个啊。现在暂时寄放在她那里。从『监视者』过来这点就能推测出，因为原本的管理失误与先前的失败，我已经被调离这件事的前线了。既然是在艾米莉亚那里，那么目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哼，那就算了。」

　　「感谢你的情报啊．如果你有遇见艾米莉亚，就告诉她我们暂时不会出手，叫她好好珍惜那孩子吧。」

　　说完后，加百列便挥挥手走出大门。

　　在加百列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以及那想藏也藏不住的圣法气气息完全从Villa·Rosa笹塚周围消失之后，漆原再度回到电脑前。

　　室内暂时只剩下蝉鸣与敲打键盘的声音。

　　然后漆原难得地开始配合动画网站的音乐哼起歌来了。

　　「亚伯拉罕有七个小孩，一个很高大，剩下都很矮……」

　　※

　　手机公司docodemo旗下的电话客服中心，正笼罩着某种异常的紧张感。

　　平日待人和善、精通外语、既有胆识又可靠，且逐渐成为客服中心主力的游佐惠美，正散发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气氛。

　　她跟平常一样负责处理其他人员无法应付的外语电话。

　　只要向她搭话，得到的反应也会跟平时的游佐惠美一样。

　　不过——

　　在没跟任何人对话、等待接听电话的期间内，换句话说就是她独处的时候。

　　惠美的表情非常吓人，总之就是很恐怖，让人切实地感觉到，她正因为某个不知名的原因感到不安与愤怒。

　　惠美明显正在担心某件事，而且正为此而感到心烦。

　　虽然这并未影响到原本的工作，不过今天的惠美给人的感觉非常难以接近。

　　「游、游佐小姐，那个……」

　　「……是的？」

　　「咦，啊，对、对不起，没什么。」

　　坐在邻座向惠美搭话的女性，似乎是感觉到了惠美周围那股神秘的不悦气氛，因此马上就打退堂鼓了。

　　自己的表情真的有那么恐怖吗？惠美稍微将手抵在自己的额头上。

　　今天梨香不用上班，坐在惠美旁边、与平常梨香所坐的位子相反方向者，是惠美与梨香的后辈——女大学生清水真季。

　　尽管个性稳重，但在因为负责处理收讯问题而容易遭遇恶质申诉的电话客服人员中心里，以学生而言她算是一位难得颇有胆识的优秀员工。

　　「……对不起，真季，有什么事吗？」

　　真季似乎是大学二年级生，因此原本在实际岁数方面，惠美的年纪要比对方还来得小。

　　不过从两人过去累积的历练与给人的感觉来看，怎么看都是惠美比较年长。

　　结果就是惠美在职场被许多同事当成前辈尊敬。

　　「那个……你的表情，很恐怖呢。」

　　对方直率的回答让惠美有些畏缩。

　　自己真的有把脸绷得那么紧吗？仔细想想，居然连天不怕地不怕的真季都会觉得难搭话，那么看来自己真的把气氛弄得很僵。

　　「对不起，这问题可能有点奇怪，那个……」

　　「嗯，什么事？」

　　虽然看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真季还是清楚地问道：

　　「你该不会跟梨香小姐吵架了吧？」

　　「咦？」

　　虽然对方问得很直接，但惠美还是因为这完全出乎预料的问题而吓了一跳。

　　「为、为什么？」

　　「不是吗……啊，真是太好了……」

　　「我没跟梨香吵架喔？为什么这么问？」

　　或许是因为惠美打从心底感到意外的反应而松了口气，真季紧张的情绪纡解许多。

　　「我昨天跟梨香小姐一起上班。虽然午休时间拖得比较晚，但在我们打算出去吃饭时，梨香小姐接到了一通电话。」

　　真季开启的话题，让惠美感觉胃一口气变得沉重不已。

　　因为惠美知道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在那之后，梨香小姐就变得有点怪怪的……等下班后，她似乎打了通电话给游佐小姐，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今天看起来又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难怪你会以为我们吵架……」

　　惠美深深地叹了口气。

　　真季提及的傍晚电话，应该就是惠美昨天在浴室接到的那通吧。

　　至于中午的电话……

　　「唉……现在回想起来，梨香小姐后来的表情怱喜怱忧，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呢。」

　　真季突然露出戏谵的笑容，开朗地向惠美寻求肯定。

　　「梨香小姐，该不会交男朋友了吧。」

　　「唔嗯！」

　　惠美夸张地啥了一下。

　　「游佐小姐？」

　　「没、没事，没、没什么……」

　　此时惠美脑中突然浮现出那天在肯特基的场景。

　　「讨厌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再也不想碰到这种事了！」

　　「游佐小姐？」

　　无视真季惊慌的反应，惠美忍不住整个人趴在桌上。

　　千穗的状况，是在惠美认识她时早就已经到了无法介入的阶段。但若连梨香也跟着坠入爱河，惠美的压力应该会爆发性地增加吧。

　　「为、为什么偏偏……」

　　「啊，电话来了。您好，感谢您的来电，这里是docodemo客服中心，敝姓清水……」

　　「喂，您好，这里是docodemo客服中心……」

　　「感谢您的来电，喂……」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会这么的忙啊！」

　　惠美开始有点想哭了。

　　打从今早开始上班时起，询问的电话就接二连三地被转进来。

　　所有客服人员早上都有收到一封记载重要联络事项的邮件，表示所有搭载行动数位电视功能的薄型手机，都发生了画面收讯不良的状况。

　　「真是的，居然连这里都跟电视有关！」

　　「游、游佐小姐……！」

　　真季握住自己的麦克风对惠美摆出严肃的表情。

　　大概是惠美的声音传到她那里了吧。惠美一边绷紧脸，一边摆出手刀的姿势道歉。

　　「……喂，感谢您的来电。这里是docodemo客服中心，敝姓游佐……」

　　惠美的分机也跟着响起，接听之后便发现果然也是跟行动数位电视功能有关的问题。

　　这些谘询电话共通的故障情形，就是画面会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与发出闪光。

　　而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发出闪光后，电池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没电。

　　不过在收讯不良的场所就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还有，就是大多数用户都是在相同时段遇见这样的现象。

　　剩下一点虽然比较无阑紧要，不过在谘询的来电中，意外地有许多用户提到：

　　『我当时正在家里用手机看数位电视……』

　　大多数都是这种状况。

　　「既然在家里，那就用普通的电视看啊……」

　　惠美自言自语道。

　　目前呼叫中心还没获得docodemo总公司负责追查原因的作业小组传来的情报，因此包含惠美在内的员工面对这些谘询电话，都只能不断地道歉。

　　倒不如说，幸好这次并非通话、简讯或网路功能出现故障，所以目前来电的数量才只有这点程度。

　　行动数位电视对手机使用者而言，绝对称不上是经常使用的功能。

　　相较于行动数位电视，现在需求度最高的其实是播放音乐的机能。无论画面解析度有多高，手机的萤幕毕竟只有小小的几寸。

　　现在已经是个只要能安装数位电视，就算在自己家里也能同时录影复数节目的时代，除了那些非常坚持要即时收看电视节目的使用者以外，行动数位电视终究只是个次要的机能。

　　在每季的最新机种中，都一定会有些为了提升通话与通信机能，而选择放弃行动数位电视功能的型号，可见用户们对这项功能的需求顶多就只有这种程度。

　　所以就算docodemo所有搭载行动数位电视功能的型号都出现了异常，打来谘询的电话依然只有这点程度，惠美甚至还有余裕能烦恼梨香的事情。

　　过去发生与网路线路有关的通信障碍时，光是三十分钟无法传简讯，就足以让全国呼叫中心的客服专线因此爆满，甚至还上了电视新闻。

　　「……电视啊。」

　　虽然昨天陪梨香商量时，惠美的脑袋曾经瞬间变得一片空白，但在听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惠美才知道原来芦屋是向梨香徽求购买家电的建议。

　　惠美不晓得芦屋是如何取得梨香的联络方式，但总之芦屋似乎原本就跟梨香约好想买手机时，会向她征求意见。

　　尽管这件事因为真奥等人前往铫子打工而暂缓，不过昨天芦屋却突然以有些阴沉的声音联络梨香，希望对方能陪自己去买东西。

　　无法叫不晓得芦屋真面目的梨香别去的惠美，即使内心因此感到焦躁万分，还是只能给梨香「照平常那样去就好了」这种极度随便的忠告，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接着惠美马上跟铃乃取得联系，或许该说不出所料，从房屋仲介那儿回来后的真奥脸上挂着胜利的得意嘴脸，至于芦屋则是露出了彷佛世界末日般的表情。

　　结果房租不变，房客们也无须负担工程费用，关于MHK的收视费是按照集合住宅契约统一向房东请款，且这笔费用早已包含在房租之内。

　　『考虑到我们昨晚谈过的那些事，我也打算趁这个机会跟他们一起去买电视。』

　　听了这句话后，虽然只有掉在房间角落棉絮的程度，但惠美的心情总算变得轻松了一些。

　　看来并非只有梨香跟芦屋两人出门，真奥跟铃乃也会一起过去。

　　「……不过，那又怎么样呢？」

　　「游、游佐小姐？」

　　惠美再度开始自言自语。真季战战兢兢地向惠美搭话，但陷入沉思的惠美还是完全没注意到她。

　　梨香将芦屋当成一位男性看待。

　　还是别再逃避这个事实比较好。

　　身为勇者，惠美决定退让足以在地球上用月球漫步七圈半的步数，试着审视芦屋四郎这个人类。

　　他是一位外表聪敏又高跳健壮的男子。拥有勉强称得上是随性的发型，以及单纯因为清贫而显得有些憔悴的脸孔，看在不认识他的人眼里，十足就是个忧郁的白皙美男子。

　　「呜嗯！」

　　惠美才想到一半便不自觉地感到恶心，但总之芦屋确实有点给人那样的印象。

　　除此之外，待人和蔼的芦屋对其他人总是摆出一副绅士的态度，绝对不会乱摆架子；另一方面，即使犯错的人是自己的主子真奥，芦屋依然会直言劝谏，对甘于当个尼特族的漆原也会严厉地加以指点。

　　虽然问题在于芦屋本人几乎完全没有收入，不过这也只是他刻意这么选择而已，若按照正常程序就职，以他的素养应该无论什么工作都能轻松胜任才对。更何况他还是个恶魔，所以不但善于语言，个性也十分勇敢。

　　基于能省就省的个性，芦屋从来不会将钱花在嗜好品上，因此也不用担心会有与烟酒有关的麻烦。

　　再加上无论料理、洗衣还是打扫，芦屋都样样精通。

　　尽管就现在的高中女生而言，佐佐木千穗已经达到天然纪念物等级并称得上是众所公认的逸才，但照这样看来，实在不得不承认芦屋就男性而言也算是令人惊讶的优良对象。

　　「不晓得梨香……知不知道魔王跟贝尔也会一起去呢。」

　　思及此处，惠美心里顿时产生了另一种不满。

　　这份感情并非出于勇者艾未莉亚，而是铃木梨香的朋友游佐惠美。

　　昨天梨香打电话过来时的声音，除了难以压抑的困惑以外，还参杂了些许的期待。

　　既然梨香本人并未使用「约会」这样的词汇，就表示梨香应该也知道芦屋并未特别将她当成女性看待。

　　不过……

　　「就这部分而言，那些家伙应该会好好关照别人吧……」

　　既然已经知道芦屋要买的东西是魔王城的电视，就表示最后将会是梨香、芦屋、真奥以及铃乃四人一起行动。

　　考虑到芦屋一丝不苟的个性，他甚至有可能打从一开始就已经告知梨香这点。

　　不过，梨香一定还是在内心某处抱持着连希望都称不上的淡淡期待吧。

　　期待能跟芦屋两人一起出门。

　　要是真奥和铃乃也跟着去了，那么梨香就算能够理解，还是会感到有些失望吧……

　　「等等！这样不对吧！」

　　「有、有什么不对吗？」

　　惠美独自吐槽，让坐在隔壁等电话的真季吓得挺直背脊。

　　然而惠美根本就没有余裕在意这种事情。

　　自己到底搞错了什么。

　　芦屋是个恶魔，现在只是因为失去魔力才变成人类的样子，怎么能让那种男人跟重要的朋友梨香两人一起出门呢。

　　自己的思考从昨天开始就有点奇怪。

　　如铃乃所言，自己太过适应这种安适的生活了。

　　就连跟真奥、芦屋以及漆原，也只是因为不得已才暂时休战而已，那些家伙依然彻头彻尾地是人类的敌人。

　　而且只要有铃乃在，就算有什么万一也能保护梨香、真奥以及芦屋，所以关于这部分应该可以放心。

　　「不对，我根本就用不着担心魔王和艾谢尔啊！」

　　「咿！」

　　坐在旁边的真季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接着在焦急地搔着头的惠美后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影。虽然惠美没有发现，但真季正以一副总算得救的表情看向来人。

　　「……」

　　十五分钟后。

　　穿着便服的惠美站在公司外面。

　　负责管理惠美等人办公室的楼层负责人将她给请了出来。

　　惠美平日工作认真，跟同事们间的交情也不错，但即使因此免于责骂——

　　「你累了吧？要是继续待在这里，对职场的气氛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看你今天还是先回去好了。」

　　对方依然毫不留情地对她说出这种残忍的话。

　　尽管惠美的表情一脸黯淡，但她也知道自己今天确实因为烦恼的事情太多，导致无法保持平常心。

　　特别是对真季非常不好意思，之后得找机会向她道歉才行。

　　惠美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是下午三点。今天比平常提早了两个小时下班。

　　既然如此，自己也应该要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从真奥与芦屋昨天的对话推测，梨香他们目前大概是在新宿的某处。

　　惠美打开手机，准备联络铃乃或梨香。

　　「……这样，好像也有点奇怪呢。」

　　不过最后惠美还是极力克制自己，并打消了念头。

　　明明昨天才刚陪梨香商量过，要是惠美又在梨香陪芦屋等人一起买东西时突然出现，才真的会让梨香无地自容。

　　然而就算要在不被梨香发现的情况下跟踪他们，似乎也不太妥当。

　　根据惠美这几个月来的经验，芦屋绝对会非常绅士地对待梨香。

　　更何况若在这种情况下被真奥发现，感觉对方绝对会藉此嘲弄自己一辈子。

　　就现况来看，如果跟踪曝光，或许真的会害自己跟梨香的关系产生裂痕也不一定。总之对惠美一点好处也没有。

　　「既然如此……偶尔也试着为了自己的目的行动吧……」

　　惠美嘟囔道。

　　既然阿拉斯·拉玛斯现在已经与圣剑融合，那么惠美也无法立刻讨伐真奥。

　　即使铃乃的顾虑正确，真的有人打算带走魔王与恶魔大元帅，惠美也没必要一直紧跟着他们，倒不如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她甚至不应该与梨香接触。

　　这么一来——

　　惠美打开侧肩包中一个附拉链的口袋，用手指从中拿出一个类似小石子的东西。

　　那是一颗比弹珠略小，并有些变形的「基础」碎片。

　　这块碎片原本是被镶在卡米欧带来的宝刀刀鞘上，但真奥却以自己不需要为由寄放在惠美这里。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看见了这块碎片，阿拉斯·拉玛斯对它依然没什么兴趣。

　　仔细想想，这还是惠美第一次入手普通的碎片。考虑到至今阿拉斯·拉玛斯与「基础」碎片之间的关系，惠美推测或许能透过某种方法引出碎片的力量，让它跟阿拉斯·拉玛斯互相吸引也不一定。

　　就像过去在安特·伊苏拉的魔王城，惠美的圣剑与阿拉斯·拉玛斯曾经彼此吸引一样。

　　于是惠美决定搜寻现在可能存在日本的「基础」碎片。

　　虽然当时惠美没有自觉，不过真奥曾称那个东西为「基础」的碎片。

　　那颗宝石拥有能让阿拉斯·拉玛斯的身体状况恢复的力量。

　　其持有者也知道阿拉斯·拉玛斯的名字。

　　惠美那天在东京巨蛋城遇见的那位戴紫色宝石戒指的白衣女子。

　　或许她是……

　　「……现在，还是先别想太多比较好……」

　　惠美像是为了提醒自己似的摇了摇头。

　　对方原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物。

　　是只存在于他人传闻之中的人物。

　　那个人明明曾在伙伴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却完全不来见自己一面。

　　她也许就是——

　　「总不能在大马路上拿出圣剑吧……」

　　在铫子得到这块碎片时，惠美就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利用了。

　　「基础」碎片之间会互相吸引。

　　然而惠美过去所持有的「基础」碎片，就只有「进化圣剑·单翼」、阿拉斯·拉玛斯以及破邪之衣而已。

　　不管再怎么压抑圣法气，惠美的圣剑尺寸都无法缩小到刀子以下，只要灌注的圣法气低于一定的量，就会无法维持剑的形体。

　　想使用镶在圣剑剑柄上的碎片，无论如何都必须让圣剑现形，若那位白衣女子正待在日本的某座都市里，那么拿着刀子在街上到处乱晃的惠美，应该马上就会遭人报警处理吧。

　　即使如此，以阿拉斯·拉玛斯的情况来说，女孩本体的「基础」碎片似乎就是头上的新月花纹。

　　若利用阿拉斯·拉玛斯的碎片寻找其他「基础」的碎片，那么持续从额头发射像巨大宇宙英雄击倒怪兽用的怪光线的小女孩，应该会非常引人注目吧。

　　至于像破邪之衣这种连核心在哪里都不晓得的东西，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就这方面来看，如果是像这种只有路边石子大小的碎片，不但方便放在包包里带着到处走，视使用方法而定，隐藏的方法也是要多少有多少。

　　这年头会发光的小饰品跟钥匙圈并不稀奇。

　　剩下需要担心的，大概就是若使用「基础」碎片，有可能会引来追踪碎片反应的加百列等天界势力吧，但惠美觉得这可能性并不高。

　　惠美在铫子时就曾经使出全力发动了「进化圣剑·单翼」与破邪之衣。

　　若是以前的加百列，照理说只要一探测到白衣女子或阿拉斯·拉玛斯的反应就会马上赶来，不过这次却完全没有出现的迹象。

　　至于碎片被随意装在由知道惠美所在地的奥尔巴所制作、并由卡米欧带在身上的宝刀上面这点，也让人觉得事有蹊翘。

　　虽然不晓得西里亚特使用的念话晶球对面的人物是谁，但对方手上应该也持有「基础」的碎片。

　　然而就连对面的那个某人，似乎也没有跟惠美接触的打算。

　　当然对方也有可能是想放任惠美自由行动再暗中监视，不过惠美的实力可是坚强到足以打倒加百列。无论对方打算怎么出招，只要反过来击倒他们就好。

　　「……我明明就想更和平、聪明一点地过活……」

　　惠美一面对自己好勇斗狠的思考方式感到有些沮丧，一面离开工作的大楼往新宿站前进。

　　惠美工作的地方前面原本有一个通往地下道的楼梯，但由于奥尔巴和漆原前几个月才在那里引发崩塌意外，所以直到现在都还没恢复通行。

　　「要是能走地下道就有冷气吹了」——惠美不满地嘟囔着，她并未走向离职场最近的新宿站东口，而是准备前往位于新南口的远程巴士售票处。

　　穿过位于南口正面、总是在施工的高架桥下方后，惠美直接爬上通往新南口的楼梯，走进前方一间高级百货公司高岛田屋的自动门。

　　吹着百货公司内冷气的惠美偷偷地喘了口气，然后无视那些陈列著名牌包包、鞋子以及饰品的店家，直接往大楼深处前进。

　　穿过高级服饰品区后，惠美来到一个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货、以深绿色为基调的空间。

　　这里与高岛田屋之间隔了一道电扶梯，虽然位于同一栋建筑物内，但此处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不同的空间。

　　东急手创屋新宿店。

　　那是一间号称能即时取得各式工具与素材的都市型居家生活百货公司。

　　从木材与工具，到工具机、手表、皮革制品、户外用品、矿石、工具组、派对用品、各式杂货以及角色商品等等，手创屋贩卖的商品可说是五花八门。

　　惠美搭上电扶梯，前往贩卖备式色彩鲜艳矿石与化石的楼层。

　　她先在那里买了一个附软木塞、用来保存与监赏矿石的小瓶子，接着再去饰品工具卖场买了钥匙圈用的珠链等金属零件。

　　之后惠美直接走出位于高岛田屋的东急手创屋，往设有代代木docodedo营业处与通信机房的代代木docodemo大厦前进。

　　这栋让人联想到美国早期精良的摩天楼的大厦底下有一间鲜味汉堡，惠美走进店内，一边喝茶一边将买来的材料放在桌上。

　　「……完成了。」

　　将附软木塞的小瓶子装上钥匙圈，再将「基础」碎片放进去后，看在旁人眼里就只是个有点奇怪的小饰品。由于不需要一直让它发光，因此就算不小心被别人看见，这样也足以蒙混过关。

　　比起带着圣剑到处走，或是让阿拉斯·拉玛斯的额头发光要好多了。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距离晚餐时间也还太早，因此店内的客人并不多。

　　惠美将刚做好的小瓶子钥匙圈收进侧肩包，然后直接一点一点地对包包里的「基础」碎片注入自己的圣法气。

　　「进化圣剑·单翼」、破邪之衣与阿拉斯·拉玛斯也呼应了惠美的圣法气，增幅让碎片产生反应的力量。

　　回想起当初踏入安特·伊苏拉魔王城时的状况，惠美小心地调整力量以避免周围的人看见圣法气的光芒……

　　「成功了。」

　　惠美用空下来的手比了个小小的胜利姿势。

　　小瓶子里的「基础」碎片，开始发出跟圣剑与阿拉斯·拉玛斯额头相同的淡紫色光芒。接着那道亮光便从小瓶子里笔直地指向某个方向。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惠美的侧肩包里面，光线也马上就被阻挡在包包的内侧，不过只要能知道方向就够了。

　　光芒从代代木往西南方向照射。

　　至于那个方向让人联想到的地区……

　　「是、是笹塚的方向……」

　　正好就是平常惠美与真奥等人的活动范围。

　　「等、等等，还不能确定。或许还得再往前推算也不一定……总之还是先试试看能走到哪里好了。」

　　当然笹塚也必须列入考量，不过既然现在只知道大概在西南方向，那么谁也不能保证光线不会一直延伸到冲绳地区。

　　唯一能确定的是，除了惠美装在小瓶子里的碎片，以及她所持有的「进化圣剑·单翼」、破邪之衣和阿拉斯·拉玛斯以外，地球上至少还存在着另一个的「基础」碎片。

　　「要是出现反应的位置正好就在地球的另一端，不晓得这道光会指向哪个方向呢。」

　　惠美一边想着这桓无意义的事情，一边走出鲜味汉堡。

　　※

　　自己很清楚这件事。

　　话说回来，既然对方事先就已经这么说了，要是临时变卦自己也会很困扰。

　　对方应该没那么在意这件事吧，而且仔细回想起来，自己在跟那个人独处时的举动明显地不自然。

　　不过……

　　「期待能有出乎意料的发展，也是事实。」

　　「怎么了吗？」

　　「没事，没什么。」

　　站在旁边的芦屋出言关切，梨香苦笑地摇头。

　　一直烦恼着该打扮到什么程度的梨香，最后选了外出时不会显得太过显眼的短洋装与热裤，再配上穿惯了的皮制凉鞋，就结果来说这是正确答案。

　　虽然芦屋的确就站在自己的旁边，但两人前面还有不晓得该说是芦屋的朋友还是前上司的真奥贞夫，以及惠美的朋友鎌月铃乃。

　　芦屋和真奥穿着跟之前碰面时几乎一模一样的UNI×LO便宜套装，而铃乃也还是一样独自穿着浴衣。

　　要是鼓起干劲打扮得太过漂亮，那么跟两位男性间应该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吧。结果梨香的打扮勉强成功地在这群人中取得了平衡。

　　四人在JR新宿站西口的验票口前会合，穿过地下道准备前往位于远程巴士总站前方的淀川桥家电。

　　梨香原本只带了装着钱包、手机与几样化妆品的小侧肩包，但现在其中一只手上正提着另一个坚固的大塑胶袋。

　　里面装的是铫子名产，炖煮秋刀鱼、鲭鱼以及沙丁鱼。这些是芦屋送她的土产。

　　在出发之前，芦屋就已经直接打过电话告诉梨香。

　　不过这三种鱼类的炖煮食品无论怎么看都是百分之百的「土产」，完全没有其它的涵义。

　　「唉，算了。」

　　梨香感受到了一股有别于夏日暑气的暖意，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这项礼物非常符合芦屋的风格。

　　即使先将这伴事放在一边，对于独自生活的梨香来说，能收到这种配饭的小菜确实是颇有助益。

　　就这方面而言，不同于只要抱持着淡淡的感情就足够的孩童时期，这虽然能称得上是一种成长，但也能说是在坏的意义上成为大人。

　　「然后呢？结果大家今天来到底是想买什么啊？」

　　梨香转换心情，以真奥跟铃乃也能听见的声音问道。

　　「我只想要买电视而已。至于这两个人我就不清楚了。」

　　「电视，电视啊！」

　　铃乃肯定地说不知道真奥要买什么，但对方还是直截了当地表明目的。梨香抬头看了一下身旁芦屋的脸色，那副表情怎么看都是想表达反对的意见。

　　「那手机呢？」

　　「……那个，等看过电视的价格之后再决定……」

　　「手机怎么了？」

　　真奥因为在意梨香的问题而转头询问。

　　「我不是说过了吗？因为芦屋先生到现在还没有手机，所以我原本跟他约好要帮忙出手机的意见。」

　　「你们什么时候约好的啊？」

　　真奥还不晓得芦屋、梨香跟千穗曾经跟踪他到东京巨蛋城。

　　看在真奥眼里，他也跟惠美一样觉得芦屋跟梨香的关系突然变得亲密，而且因为不晓得两人何时做了那样的约定而感到纳闷。

　　「不过关于电视，我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办法帮忙出意见喔？我家只是能装数位电视而已，对电视本身并没有什么研究。」

　　「不，光是铃木小姐有电视这点就已经很重要了。你的电视应该是自己买的吧？」

　　梨香的公寓位于高田马场，而电视则是来到东京后才自己存钱买的薄型液晶电视。

　　「嗯，是西芝的RAGZA。虽然是数位电视刚开始时的旧型号，不过是附独立视讯端子跟类比视讯端子的锵型，还有我最近总算买了蓝光录影机呢。」

　　说着说着，梨香开始介绍起家里电视的配备。

　　然而却换来了三道无法理解梨香到底在说什么的疑惑视线。

　　「那个……」

　　「虽然梨香小姐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铃乃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出这样的开场白。

　　「坦白讲我们对家电制品的知识，还停留在昭和时期。」

　　「只有你是那样吧！」

　　铃乃无视真奥的吐槽。

　　「唉，当初我买手机时也一样，该怎么说，虽然对方是在认定我这边具备基础知识的状况下说明，不过就算告诉我这机型能做什么或附了什么，基本上我连那『什么』是什么意思都不晓得呢。」

　　「关于这点，我有件事情想先请教铃木小姐……」

　　「咦？」

　　「那个西芝，是指电器的制造商吗？」

　　「连这个都不知道？」

　　芦屋的问题让梨香不禁大吃一惊。

　　「等、等一下，等一下。我开始觉得就这样去电器卖场会很危险了。」

　　梨香停下脚步，思考片刻后便抬头说道：

　　「各、各位，吃过饭了吗？还是我们先吃个午餐，然后再趁这段时间预习一下基础的知识如何？」

　　「啊……已经是这个时候啦？因为天气太热没什么食欲，所以我都忘了呢。」

　　真奥擦着额头上的汗，点头表示同意。

　　「我也还没用餐呢……不过……」

　　铃乃露出苦笑，并对芦屋努了努下巴。

　　「问题在于那个守财奴同不同意外食呢。」

　　「鎌月铃乃……你该不会以为我单纯只是个铁公鸡吧？」

　　芦屋摆起架子回答铃乃，接着转向梨香——

　　「只要一餐不超过三百圆，那我也有外食的觉悟。」

　　堂堂地如此宣言。

　　「「……」」

　　就连真奥与铃乃也不禁感到愕然。

　　若是五百圆那倒还能理解，不过三百圆能选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地有限。这种价格连点麦丹劳或牛丼连锁店的固定菜单都十分勉强。

　　然而梨香的表情却不为所动。

　　「那还是到那间店好了。去我知道的地方可以吧？离这里很近喔。」

　　若无其事地说完后，梨香便带头跨出了脚步。

　　「真、真的有吗？只花三百圆就能吃饭的地方……」

　　跟在梨香后面的真奥问道。

　　「唉，我大概猜到会变成这样了，虽然我不太确定男性在那里吃不吃得饱。」

　　梨香自信满满地走出地面，带三人来到某栋住商混合大楼前方。

　　看见店面挂的招牌后，铃乃最先敏感地产生反应。

　　「华丸乌龙面……居然，是乌龙面？」

　　华丸鸟龙面是从乌龙面的主要产地香川县，扩展到全国的乌龙面连锁店。除了主要的乌龙面以外，更以全国分店都采取让客人自行取用小菜跟配料的自助方式著名，而其中最大的特征，就是能以一百零五圆的价格在这里吃到上等的赞岐乌龙面。

　　「一、一百零五圆的乌龙面？」

　　受到最强烈冲击的不是别人，正是芦屋。

　　尽管原本就没有强人所难的打算，但他依然没想到居然会有比自己提出的金额还要便宜的外食店。

　　「虽然我曾经略有耳闻……不过这里就是那个华丸吗？」

　　纵然在速食店打工的真奥事先就知道这间店的存在，但这还是他第一次造访实地。

　　「这里小碗的乌龙汤面只要一百零五圆，如果再加两种配料，大约三百圆就能吃饱了。」

　　「铃、铃木小姐，你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呢？」

　　「我偶尔会来这里光顾。东京乌龙面的汤头对我来说太浓了，这里的汤味道比较清淡，所以我还满喜欢的。而且这里也比较不伤荷包吧？」

　　「嗯……」

　　「唉，总之我们先在这里填饱肚子，顺便预习一些基础知识后再去电器卖场吧。虽然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但大家现在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梨香率先示范了一次如何点菜。

　　接下来是芦屋，看着芦屋有样学样的真奥，以及排在最后面的铃乃，四人就这样各自完成了点菜。

　　「铃乃，你只单点乌龙汤面吗？」

　　梨香忍不住出声询问。连芦屋跟真奥都点了一百零五圆的乌龙汤面加炸芋头和炸竹轮，但铃乃却意外地只点了一百零五圆的小碗乌龙汤面。

　　「我想先试试味道，直接品尝小碗的乌龙汤面。」

　　铃乃简短地回答。

　　所谓的直接品尝，就是只吃不冷不热、经过华丸特别设定温度的乌龙面。

　　在这一百零五圆的价格当中除了便宜以外，更蕴含了华丸希望大家能轻松品尝赞岐乌龙面的想法。这也表示他们对乌龙面就是如此地有自信。

　　「既然决定挑战，那么就没有退路了。」

　　「……那是什么意思？」

　　在挑了一张四人桌坐下并拿起筷子后，只有铃乃一个人彷佛拔刀术的达人一般集中精神，在碗面前陷入冥想。

　　「那、那么，大家开动吧。」

　　梨香像是学校负责分发营养午餐的值日生般宣布，芦屋与真奥也各自将筷子伸向乌龙面。

　　「……开动！」

　　铃乃猛然睁开眼睛，一口气吃了一大口微温的乌龙面。

　　「！」

　　才一咬下去，铃乃的眼神就变了。

　　「这、这是……！」

　　「喂、喂，铃乃？」

　　铃乃对坐在一旁的真奥叫唤充耳不闻，马上展开了第二波的攻势。接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她就在三人面前吃完了一碗乌龙汤面。

　　三人因为那豪迈的吃相而陷入茫然。咽下最后一口汤面的铃乃轻轻地喘了口气，接着肩膀便开始不停地颤抖。

　　「为何……为何……」

　　「怎、怎么了，铃乃？不合你的口味吗？」

　　铃乃的反应实在是太脱离常轨，因此梨香也开始担心了起来。然而铃乃却以凌厉的眼神回看梨香，低声叹道：

　　「为何……这么棒的乌龙面，居然只要一百零五圆呢？」

　　「咦？」

　　「无论粗细、口感、嚼劲、咸味还是入喉时的滋味……每一样都无可挑剔。」

　　「这、这样啊……你、你喜欢就好……」

　　铃乃维持着严厉的眼神，宛如顽固的美食家般一本正经地拿起碗说道：

　　「……我要再点一碗！」

　　「你、你慢走。」

　　真奥看着铃乃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背影，边吃乌龙面边说道：

　　「的、的确是很好吃啦，但有那么夸张吗？」

　　「鎌月似乎很喜欢乌龙面的样子，大概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吧？」

　　冷静动筷的芦屋若无其事地回答。然而梨香不知为何一听见这句话，内心便产生了动摇。

　　为什么芦屋会知道铃乃喜欢吃什么呢？

　　梨香知道两人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邻居，但难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好到能互相把握彼此的饮食生活了吗？

　　「……唉。」

　　一想到这里，梨香连忙摇头。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但梨香自己也大概记得身边的人平常喜欢吃什么。

　　铃乃认识芦屋的时间比自己早很多，而且又是住在他的隔壁，那么或多或少会有机会知道对方喜欢什么食物吧。

　　像是为了甩掉内心不安的念头般，梨香刻意大口咬碎加点的炸什锦饼。

　　「那么，针对关键的电视，就算不是很清楚也无所谓，能告诉我各位心中想买什么样的类型吗？」

　　一部分也是为了转换心情，梨香特意以极度开朗的语气问道。

　　「只要能看电视节目就好了。」

　　「我说啊。」

　　「铃木小姐刚才有提到家里的电视是西芝某机种的锵型……请问26型这个数字是指制造编号或是型号之类的东西吗？」

　　虽然真奥随便的回答确实令人困扰，但芦屋的问题也同样出乎梨香的预料。

　　「啊，不对不对，那个该说是画面的尺寸，还是电视本身的大小……」

　　回答的梨香也开始陷入混乱，由于这两种用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因此自己平常也只是适当地回答。

　　不过芦屋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对新家电不熟的程度了。

　　梨香自己对机器也绝对称不上熟悉。不过至少打从梨香出生时起，电视跟录影机就已经存在了，之后不过是记录媒体跟操作顺序稍微有些改变，就连蓝光录影机也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难操作。

　　现在只不过是以前透过类比进行的事情，变得能在数位画面上处理罢了。

　　然而芦屋的问题跟所谓的数位代沟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既然26算是普通，那么就算再大一点也顶多到29吧。」

　　「咦？」

　　梨香因为真奥又再度说些莫名奇妙的话而皱起眉头。

　　「那么我想买台稍微大一点、约27左右的电视。24再怎么说都太小了，可以的话希望是26、27或28左右……」

　　稍微衡量了一下真奥列举的数字之后，梨香总算明白对方的意思，并觉悟到无法靠正常的手段让这些人了解电视。

　　「这又你是自行车！」

　　「咦？」

　　「现在的新型家用电视最低也是32型。如果没有预算限制，那么就算买到50或60也很普通喔。横放在地上大概会有半坪那么大吧。」

　　「买、买那么大的电视到底是要看什么啊？」

　　真奥的疑问可说是合情合理。

　　「因为有些人对影像或音质异常地执着，所以应该是让那些人看电影用的吧？」

　　「就连普通的节目，也会用那么大的电视看吗？」

　　被因为半坪大尺寸感到颤栗的芦屋这么一问，梨香不自觉地想像了那样的场景。

　　「那样，感觉有点讨厌呢。」

　　电影或自然纪录片倒是还好，但若连普通的新闻、国会转播和综艺节目都用大萤幕跟高画质来看，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一试着想像整面墙壁都是新闻主播的画面，就让梨香轻轻笑了出来。

　　「唉，反正无论如何，那都是跟我们这些穷人无缘的东西。我家的26寸，大概就像这么大吧。基本上现在卖的全都是薄型电视，所以反而要看电视底座来决定放在哪里呢。」

　　梨香在自己面前比了一个用来描述电视萤幕大小的长方形。

　　「你们的预算大概多少啊？」

　　「四万一千两百三十九圆。」

　　真奥立即回答。

　　「为什么这么仔细啊？」

　　「因为考虑到家里的状况。」

　　「请问……四万一千两百三十九圆能买得到电视吗？」

　　芦屋战战兢兢地询问。

　　「虽然我们在出门前有事先调查过……但找到的净是些便宜的二手货、让人搞不太清楚的购物网站，或是跟宽频网路一起办会比较便宜之类的资讯……到最后我们还是不晓得单独买一台电视需要多少钱。」

　　「嗯，买家电果然还是先亲眼确认过实物会比较好。」

　　做完这样的开场白后，梨香轻轻点头说道：

　　「只要有四万圆，那么应该勉强能买20型左右的小电视吧？」

　　「好耶！」

　　「什么……」

　　真奥因为梨香的回答而比了个小小的胜利姿势，芦屋的表情则是变得有些阴沉。

　　此时去加点的铃乃正好走了回来。

　　「还真大碗呢。」

　　这次铃乃端回了一个约比之前大两倍的碗，而且里面一样是乌龙汤面。

　　「就算点大碗的也只要四百圆，这到底要怎么赚钱呢……关于日本的粮食状况，又多了一个新的谜团。话说回来，现在好像又回到电视的话题了呢。」

　　看来这次总算有余裕边吃边注意周围状况的铃乃，以比刚才柔和的表情吃着乌龙面说道。

　　「我的预算大约是七万圆。这样够买电视吗？」

　　「七万圆应该能买到还不错的型号吧。再不到一年就要全面进入数位电视时代了，现在应该有些旧机型会突然开始变便宜吧。」

　　「居、居然有这种事……可恶的数位电视……看来你无论如何都想妨碍我就对了。」

　　芦屋不晓得在对什么感到忿忿不平，让人担心他会不会就这么折断了手上的筷子。

　　「再来就是……如果去二手店，应该能用一万圆以下的价格买到使用旧式映像管的大型电视……不过现在已经收不到类比讯号了，所以就算买了也没意义吧。」

　　「那为什么还继续卖啊？」

　　真奥单纯地产生疑问。

　　「因为除了更换天线以外，还可以透过跟有线电视台接电缆的方式观看数位电视。这么一来就能跟有线业者租机上盒，然后利用旧的类比电视看数位电视了。似乎有满多人不想丢掉还能用的旧电视呢。」

　　「这么说来，就算是使用映像管或电晶体的电视，只要有那些设备还是能看罗？」

　　「……呃，这我就不清楚了。话说电晶体不是只有用在收音机上吗？」

　　铃乃不知为何振奋地问道，而梨香只是摇头否定。话说铃乃问这些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哎呀，没什么，毕竟日本的事物进化得异常快速，我本来以为旧的东西只会立即被淘汰。没想到还是有像这种能够留住旧东西的技术，真是令人高兴呢。」

　　「虽然我之前就有点在意……但铃乃该不会和惠美一样是从外国回来的吧？」

　　「咦？」

　　「因为你好像经常说『日本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啊，那个，嗯，对了。其实我家代代都是圣职者，一直以来都待在国外……」

　　梨香的问题让铃乃难得方寸大乱地开始找起藉口。

　　「你太专注在乌龙面上了啦。」

　　坐在铃乃正面的真奥嘟囔道，铃乃听见后便红着脸在桌子底下踩了真奥一脚。

　　即使如此，或许因为铃乃并不算是在说谎，所以梨香也没有特别起疑。

　　「原来真的有像你这种跟传教有关的人啊。我在电视上看见为了宣扬基督教，而跑到非洲内地的日本人牧师的故事时，还在想世界真是宽广呢。」

　　「……原来这个国家，也有那样的人啊……」

　　铃乃惊讶地看向梨香。

　　「我还以为日本人对宗教都没什么兴趣。」

　　「有兴趣得很呢。不然手机网站上怎么会有占卜或抽签之类的项目呢。」

　　「只要打电话到某个地方就能抽签吗？」

　　「又不是天气预报或报时专线。」

　　「……」

　　虽然梨香应该不是刻意举这两个例子，但真奥还是因为这组合而沉默不语。

　　「不但资讯企业的办公室里设有神宠，就连电器厂商在盖工厂时也会理所当然地请神主来替土地驱邪，反倒是一辈子都没抽过签的人还比较少吧？我之前应该也提过家里是开公司的，我家的办公室里不但有供奉神宠，就连工厂用地的角落也有祭拜狐仙大人呢。我小时候还每天都要去帮忙打扫呢。」

　　「是制作豆皮寿司（注：日语中「狐仙」与「豆皮寿司」的发音相同）的工厂吗？」

　　铃乃不自觉地看向放在自助饭团区的豆皮寿司。

　　「喂，铃乃，你那样装傻也未免装得太过头了吧。」

　　「咦？」

　　铃乃疑惑地看向因为受不了而将头转向一旁的真奥。

　　「啊哈哈哈！哎呀，不对啦。我有说过我家是开跟鞋子有关的工厂吧。对了，毕竟你之前都待在国外嘛。我说的狐仙大人，是指祭祀狐狸神明的神社。」

　　「喔，啊，什、什么嘛，原来是这样。那个，不好意思……魔，啊，贞夫先生！为什么您不早点告诉我呢！」

　　晚了一步才发现自己误会的铃乃又再度涨红了脸，狼狈地责备真奥。

　　「身为圣职者的你居然连这种事都不晓得才有问题吧。之前的迎魂火也是这样……你回故乡后干脆辞掉圣职者的工作，改开乌龙面店算了。」

　　真奥提出极度合理的反驳，害铃乃顿时畏缩到彷佛会就这么直接消失一般。

　　「好痛！」

　　就算如此，铃乃依然没忘了要反击对方的嘲讽，被人用坚固的草鞋踢了小腿一脚，让真奥不禁泪眼盈眶。

　　「啊～真好笑！对不起，居然这样笑你。唉，虽然吃饭前不会祈祷，星期日也不会上教堂，但日本人意外地也有对某些伟大的对象表示决心与感谢的哲学喔。虽然因为对象太多而变得有些乱七八糟，不过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感谢的哲学吗？」

　　「嗯～不过对铃乃这种正式的传教者而言，应该不太能接受这种状况吧。」

　　相较于一脸凝重的铃乃，梨香的语调从头到尾都十分开朗。

　　「神不是说要爱你的邻人吗？所以会说要把不听话的家伙通通杀掉的神明，应该不算是神明吧，大家一起好好相处不就好了吗？」

　　「……！」

　　就在铃乃因为梨香的话而感到有些惊讶时——

　　「嗯？好像出了什么事呢？」

　　发现有位客人在店门口跟店员大声争执的真奥开口说道。

　　「那个，这位客人……」

　　看似年轻女学生的打工店员正拚命比手画脚地说明某件事，但好像还是没能传达给对方。

　　「啊……」

　　这也难怪，因为只要仔细一听，便能注意到那位男性客人似乎是位外国人。

　　而另一方面，发现对方说的是英语的店员已经陷入了混乱，完全无法应付眼前这个状况。

　　虽然只要其他员工过去帮忙就没问题，但结帐柜台前方正排满了长长的人潮，看起来也无法放置不管。

　　「我过去一下。」

　　「咦，喂，还是别插手比较好吧？」

　　梨香试着阻止未做多想便站起身的真奥。那位男性客人的身材跟真奥差不多高，脸上戴着品位糟糕的大型太阳眼镜，并留着给人庞克风印象的蓬松爆炸头。

　　从他毫不在意周围眼光大声喧哗的样子来看，明显并非善类。

　　「铃木小姐，放心吧。」

　　然而芦屋却阻止了梨香。真奥用眼神向芦屋跟梨香点头示意，接着便走进正在争执的店员与男性客人之间。

　　「那个，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咦？那、那个……」

　　泫然欲泣的女性店员求救似的看向真奥。

　　真奥一看见她的表情，瞬间就做出无法期待对方冷静报告的判断。那是新进的打工人员特有的「连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这是什么情形」的困扰眼神。

　　「Hello　guy.（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判断店员已经陷入混乱的真奥，转而向男性客人搭话。

　　「She　can't　grasp　your　request.　What　do　you　want　her?　(她不晓得你想要什么，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咦，真奥先生会说英文吗？」

　　梨香直言不讳地表示惊讶的声音，让真奥感到有些得意。

　　「啊……」

　　男性客人交互看了一下女性店员与真奥，最后选择对真奥说道：

　　「Here　have　fork　Ha?　(这里有叉子吗？)」

　　「Fork?（叉子？）」

　　「I　can　see　chopsticks　like　drumsticks.　So.do　you　know　the　law　what　forbidden　to　use　the　forkwhen　to　eat　UDON?（对我来说，筷子看起来就跟鼓棒差不多。法律有规定吃乌龙面时禁止使用叉子吗？）」

　　说着说着，男子隔着太阳眼镜看向真奥的眼睛。面对这位语气嚣张的男性，真奥挑起一边的眉毛回答：

　　「……don't.But.if　your　wording　make　refine　till　tomorrow.you　will　be　forbidden　to　get　in　UDON　restaurant．（这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要是你不早点改一改说话的语气，或许以后会被禁止进入乌龙面店也不一定。）」

　　面对真奥的反击，男子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

　　真奥告诉女性店员男子是想用叉子后——

　　「啊，好的，我马上拿过来。」

　　还没等对方点菜，店员就冲进了柜台。

　　「You　cool。considering　young.　(看你年纪轻轻，人倒还满有趣的呢。)」

　　男子愉快地用拳头轻轻敲了一下真奥的肩膀，接着便走向自助点菜的队伍。

　　看来男子似乎能够理解这里的系统，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先看一下气氛再行动呢。真奥轻轻耸肩。

　　「Thanks．（那还真是谢啦。）」

　　真奥心情复杂地离开男子，回到自己的座位。

　　「I　have　exceptional　reason.　(我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苦衷啊)……咦，喔喔？」

　　回到座位后，梨香一脸惊讶地仰望真奥。

　　「……真是太神秘了……惠美也好，真奥先生也好，你们为什么要打工啊？」

　　「啊？」

　　「没什么。话说回来，既然大家都吃完了，那么也差不乡该出发了吧。而且店里的人也开始变多了。」

　　「喔、喔。」

　　仔细一看，芦屋跟铃乃似乎已经在真奥跟那位客人对话的期间内用餐完毕。一直占着狭小店内的位子也不太好意思，还是为了原本的目的离开这里好了。

　　「那、那个……」

　　就在一行人走到店门口时，真奥刚才帮助的女性店员急忙追了上来。

　　「刚、刚才真是太谢谢您了！那、那个，这是店长给您的……」

　　店员将写着小碗汤面优惠券的礼券递给真奥。如果是平常的真奥，应该马上就会收下，但这次他却摇头回答：

　　「不用了。话说回来，虽然我能理解面对外国人难免会感到紧张，可是对方也不过是人类，就算自己搞不懂客人的意思，至少也要让对方能够理解这点。」

　　「好、好的……」

　　「下次如果有外国人来时，只要仔细观察对方想说的事情，再好好应对就可以了。我还会再来的。」

　　「好的！那、那个，谢谢您！欢迎下次再度光临！」

　　女性店员对着潇洒离去的真奥背影深深地行了一礼。芦屋彷佛自己的事情一般感到骄傲，铃乃则是打从心底感到可疑地跟在真奥后面，只有梨香频频歪着头表示不解。

　　「一看见对方是女孩子就开始多管闲事。」

　　铃乃以不屑的语气愤愤说道，真奥转头回答：

　　「才不是那样。只是那样下去，店里的气氛会变得愈来愈糟吧。这样就连在旁边用餐的我们也会跟着觉得不舒服啊。」

　　「那么至少也收下那份招待券嘛。我没想到真奥先生居然会婉拒呢。」

　　梨香也跟着铃乃提出疑问。

　　「啊～我也觉得那样有点失败，不过还是不行。只要一到那种地方，心情无论如何都会偏向员工那一边。」

　　「咦？」

　　「我一看见刚才那位女孩，就想起了还是新人时的小千。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认识小千时，也是因为像刚才那样的外语纠纷。」

　　真奥有些怀念似的笑道。

　　「我不希望在对方还是新人时，就让她养成照店长的吩咐用优待券解决事情的习惯。如果不自己切身体会失败的痛苦，就无法真正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要是让新人在心里某处产生用招待券逃避了事的心态，只会剥夺他们的上进心。所以我才会觉得不应该收下。」

　　「虽然我真的打从心底感到可惜，但既然您这么说就没办法了。」

　　站茌一旁看起来真的很遗憾的芦屋，沮丧地叹了口气。

　　「我反倒是愈来愈搞不懂真奥先生为什么会不晓得电视的制造商了呢……」

　　梨香双手抱胸陷入沉思。

　　「啊，这么说好了。俗话说善有善报，或许这份善意将来会回馒到自己身上也不一定，而且刚刚不是才在说要爱你的邻人吗？同样身为远食店的打工人员，只要彼此一同为了店的繁荣而不断精进，也许将来那女孩会成为强敌并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您这么说未免也太乱来了。难不成爱邻人是为了要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敌人吗？」

　　「即使写成强敌，依然能念做『朋友』吧？而且小麦跟华丸都是大公司，应该会有这点程度的度量吧。」

　　不晓得到底认真到什么程度的真奥与芦屋持续展开讨论，而旁边的铃乃在听见真奥的话后突然抬头问道：

　　「对了，梨香小姐。」

　　铃乃从后面叫住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梨香。

　　「其实我从刚才就想请教您的意见。如果不算是神明，那么会是什么呢？」

　　「咦？你的意思是？」

　　「若『会说要把不听话的家伙通通杀掉的神明』不能算是神明，那么会是什么呢？」

　　梨香花了将近十秒的时间才听懂了铃乃的问题。

　　「啊、啊，刚才的话题吗？明明是自己说的话，结果我居然忘了……不过，那还用说吗？说到会利用神明的名字做坏事的家伙……」

　　梨香的答案十分简洁。

　　「当然只有人类啦。」

　　「喂，这是怎样。」

　　留着庞克风爆炸头的太阳眼镜男一走出华丸乌龙面，就马上拿起手机打电话。

　　而他使用的语言，正是极度流利的日语。

　　「因为你说那是这世界最主要的语言，所以我才选了英语，结果到哪里都说不通！话说既然知道目标的国家，那一开始就给我设定那个国家的语言啦！害我丢了不少脸，你要怎么赔偿我啊！」

　　看来电话另一边的人，并没有很认真地道歉。

　　只见太阳眼镜底下的眼睛，正逐渐染上愤怒的色彩。

　　「这不是能跟十亿人沟通的问题吧？到目前为止我只成功跟一个人对过话耶！你说的话根本就不能信！」

　　气得直跺脚的男子快速摘下太阳眼镜。

　　「啊？嗯，我大概吃饱了，目前能量全满呢。嗯、嗯，虽然托某人的福害我的工作变多，不过我会好好干啦。啊！麻烦死了。」

　　至于男子眼睛的颜色——

　　抬头仰望耀眼阳光的那对眼眸，正是适合他庞克风外表的紫色。

　　「好好好，那我就去做今天第二次的工作啦。难得昨天第一次有了反应，结果只是这国家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姐碰巧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应罢了。真是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得做这种事啊。」

　　男子挂断电话后，便有些厌烦地走向了都心的闹区。

　　在那头爆炸头中，混杂了一撮紫色的头发，但唯一与男子对话过的「那个人」却完全没有发现。

　　※

　　光是走了短短十几分钟，光的角度就开始改变。

　　走下JR代代木站西口派出所旁的坡道，惠美开始抱持着对方或许意外地就在附近的淡淡希望。

　　仔细想想，自己上次遇见那位白衣女子的东京巨蛋城是位于文京区。而对方应该也不太可能毫无目的地随处流浪，或许意外地正在东京二十三区内晃来晃去也不一定。

　　总不可能那位带着「基础」碎片的白衣女子，只是为了来日本观光才到处徘徊吧。既然才走十几分钟，光所指示的角度就大幅改变，表示光是沿着路走，自己跟对方之间的位置关系便大幅改变了吧。

　　由此可见，对方应该就在附近。

　　「我记得这前面……是明治神宫吧。」

　　明治神宫的广大森林横亘在JR代代木站与原宿站之间，由于参拜的道路与铁路平行，因此走路大约十五分钟就会到。

　　惠美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明治神宫是个著名的能量点，而她也曾经造访过这里。

　　刚来日本不久时，惠美曾因为或许能够恢复圣法气而来到这里，但结果只有个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有什么能量、完全派不上用场的深井。倒不如说惠美是因为受不了那些为了参观能量点而来的游客，所以才匆匆离开。

　　「咦？不是明治神宫吗？」

　　然而走下斜坡并确认光线后，惠美发现光芒指引的方向并非正面的明治神宫森林，而是首都高速公路底下的道踣。

　　尽管感到讶异，但惠美还是遵照光线的方向前进，接着前方便出现了一栋建筑物。

　　与此同时，光线也逐渐改变角度，指向那栋建筑物的上层。

　　「……骗人的吧。」

　　那是一间医院。

　　惠美在标示着「西海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东京分院」字样的建筑物前犹豫了一下。

　　为了保险起见，她试着走过医院，但光线却规矩地改变角度照向后方。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么近的地方出现反应已经够让人吃惊了，但惠美完全猜不透对方究竟为何会来医院。

　　对照自己周遭的状况后，最有可能的是那位白衣女子正在这间医院工作。

　　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在日本都必须要摄取食物才能活得下去。使用堕天邪眼光的沙利叶目前正在肯特基炸鸡店勤奋地担任店长，就连那个加百列也有付钱利用便利商店的迹象。

　　而另一个自然的解释，就是那位女性因为受伤或生病而必须住院或来这里看诊。

　　关于那位白衣女子的真面目，惠美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假设。不过即使这个假设正确，也不能保证对方在这间医院是使用那个名字。

　　惠美试着探查这里的气息，但并未感觉到圣法气或魔力这些在日本属于异常的力量。

　　万一假装成探病的客人被发现，将会危害自己的社会生活，正当惠美陷入不符合勇者风格的消极思考，绞尽脑汁想办法进入医院调查时——

　　「那个……该不会，是游佐小姐吧？」

　　背后突然有人过来搭话，让惠美的心脏差点儿跳了出来。

　　「是、是的……咦？」

　　「哎呀，果然是游佐小姐……真巧呢。游佐小姐来这间医院有事吗？」

　　向惠美搭话的人，是一位更加出乎她预料的人物。

　　「千、千穗的妈妈？」

　　来人是千穗的母亲，佐佐木里穗。

　　为什么她会在这里，而且还是从医院中出来呢？

　　「虽然我还没告诉其他人……你在这附近上班吗？」

　　「啊，嗯，那个，对。」

　　由于无法坦白告诉对方真相，因此惠美暧昧地回答。不过即使如此，惠美依然确实地发现里穗话中有异。

　　「那个……请问还没告诉别人，是指发生了什么事吗？」

　　惠美问道。

　　看起来有些困扰的垦穗，露出了彷佛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不安表情。

　　惠美见状，不知为何产生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游佐小姐，你现在有空吗？方便的话，能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吗？」

　　里穗说完后便转身走回医院，惠美看着她的背影，内心的预感逐渐转为确信。

　　里穗直接通过柜台，并请惠美来到电梯前方。此时惠美首次发现里穗的衬衫上，正别着代表前来探病的「访客」名牌。

　　搭上迟来的电梯后，想起自己忘记关掉手机电源的惠美看向包包。

　　「……」

　　从侧肩包中小瓶子里发出的光线，正快速地改变角度。

　　看来「基础」碎片果然就在这间医院里面。

　　「请往这里走。」

　　此时惠美的心跳，或许比在突袭安特·伊苏拉的魔王城时还要感到不安与动摇也不一定。

　　里穗带惠美来到的病房，上面挂了一个写着「佐佐木小姐」的门牌。

　　病房内被帘幕区隔出四个空间，走近其中一处的里穗，在向惠美招了一下手后便缓缓拉开帘子。

　　「……！」

　　惠美倒抽了一口气。

　　※

　　无论是从华丸乌龙面还是车站出发，都只要不到五分钟便能抵达淀川桥家电的新宿西口总店。那是一间位于京王远程巴士客运站正前方相当宏伟的大型电器卖场。

　　在新宿东口方面，为了保有独立性而根据贩卖项目开设专门大楼的樱场屋已经结束营业，目前只剩下BIG　CAMERA与LABIT·天田电机两家店铺在竞争，不过西口可说完全是淀川桥家电的天下。

　　虽然周边还有许多诸如相机专门店等专攻特定领域的电器卖场，但若论整体实力，淀川桥家电毫无疑问地是新宿西口的霸者。

　　「毕竟这里可是魔王的御用商店啊！」

　　真奥眺望着卖场得意地说道。

　　虽然只有洗衣机、冰箱以及用点数买了一颗灯泡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御用，但总之现在魔王城的淀川桥集点卡已经累积了不少点数。既然这张集点卡在淀川桥有等同六千一百三十九圆的价值，那么会希望下次也在这里买东西以消费点数省钱也是人之常情。

　　考虑到这种重复的集客力，也难怪各企业会一致拚命地让消费者办集点卡了。

　　毕竟只要消费了一次，在点数用完之前，「还有点数」这种心理都会让人想持续地购物。

　　「喂，芦屋，魔王军里有没有什么能设点数制的东西啊？」

　　「别想那种空虚的事情，还是把精神集中在眼前的购物吧。」

　　芦屋不予理会。看来他似乎正睁大了眼睛研究其他店铺的传单。

　　包括淀川桥家电在内，每间店的传单上面都理所当然地写着「就算只有一圆，如果其他店比这里还便宜……」之类的标语。

　　芦屋一看见这个标语，便不顾炎热的天气特地独自跑到东口，把所有竞争店铺的传单全都拿了回来。

　　「芦屋先生的眼神是认真的呢。」

　　梨香看着那样的芦屋苦笑道。

　　「可是，实际上都差不了多少吧？应该不用比较到那种程度……」

　　「不，我认为芦屋先生这么做是对的。」

　　虽然真奥认为不需要为了那一两圆的差价而吹毛求疵，但梨香却干脆地支持芦屋的做法。

　　「既然店家自己都那么说了，那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利用这点吧？」

　　「……这个嘛，虽然理论上是那样没错，但感觉好像有点太斤斤计较……」

　　「啊？」

　　梨香刻意将手抱在胸前，一本正经地开始讲解：

　　「买东西就是要讨价还价啊。买家希望尽可能买到便宜的东西，店家则是希望尽可能高价卖出。店家要以什么样的形式让步到什么程度，而客人又能藉由讨价还价让店家退让多少，这才叫做生意啊。没什么比事先收集情报更重要的了。」

　　「讨价还价啊。」

　　「而且我觉得之所以会认为这样太斤斤计较，是因为东京人以为『杀价』只是单纯压低价钱而已。」

　　「咦？原来你是关西人啊？」

　　「我没跟真奥先生说过吗？我是神户出身喔。」

　　梨香指着自己说道。

　　「……你平常都把麦丹劳简称成什么啊？」

　　「别闹了，这问题我已经被东京人问过好几次了。」

　　虽然这对真奥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梨香似乎不怎么把这问题放在心上。

　　「总而言之，该怎么说才好呢。所谓的杀价其实是为了看清今后关系的交涉啊。」

　　「看清关系？」

　　「嗯，举例来说……」

　　梨香仔细观察电视卖场里的其他客人。

　　「那里有一对约五十岁的夫妇跟店员，看见了吗？」

　　看了一下梨香指的方向后，真奥点头回应。

　　「那位店员感觉很棒呢。针对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难以理解的用语，他都会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详细说明。真奥先生也是做服务业的，应该能明白那种人容易让别人产生好印象吧？」

　　「嗯，如果没有完整的商品知识与服务精神，绝对无法做到那种程度。」

　　「不过你看那位店员，感觉是在跟哪一位说话？」

　　「跟哪一位……？」

　　站在旁人的立场，怎么看都是那位先生正在询问店员，而店员也俐落地回答对方。

　　「虽然是先生在发问，不过店员好像都在回答那位太太呢。」

　　看向同一个方向的铃乃发表感想。

　　「因为那位店员知道最后掌握这次购物印象关键的人，是那位太太啊。」

　　「意思是那位先生的钱包被太太管得紧紧的吗？」

　　真奥皱起眉头回答，梨香耸肩并摇头说道：

　　「不对不对。所以说男人真的是……电视这种东西，不是会全家人一起用吗？」

　　「啊？」

　　「我的意思是只让懂的那个人决定并买下来，跟在取得所有使用者理解后才买下来，这两种状况买完东西后的感觉会差很多啦。」

　　视线依然没离开广告传单的芦屋，向看似依然无法理解的真奥说道：

　　「若在太太了解之前，就让那位先生早一步理解产品并买下来，那么夫妇之间针对这次购物的感想就会产生落差。只要能让那位看起来对机械不在行的太太接受这笔交易，那么就能让他们更加畅快地购物。就目前来看，那位先生根本就已经打定主意要买了呢。」

　　「真不愧是芦屋先生，当过家庭主夫的人果然不一样。」

　　「你过奖了。」

　　芦屋还是没抬头并紧盯着传单。

　　「真要说的话，这跟铃木小姐刚才提到的杀价也有关联。只要仔细说明并取得太太的理解，再提供一些降价或增加点数的优惠，这笔交易就等于已经谈成了。除此之外，对方也能得到一次既恳切细心又物超所值的购物经验。要是您遇见这种店，会有什么感想呢？」

　　「有什么感想啊……」

　　「或许会产生『下次也来这间店买吧』的念头也不一定。而且这还与集点卡无关。」

　　铃乃比真奥早一步理解了芦屋的意思。

　　「就是那样没错。然后只要下次来购物时，店员还记得那位客人就更完美了。」

　　梨香满意地点头肯定芦屋与铃乃的答案，迟迟无法理解的真奥独自看向话题中的夫妇。看来店员正在带两人前往托运柜台，而且也已经处理好了不少事项。

　　「到头来所谓的杀价，就是『我会成为你的常客，所以给我优惠吧』的意思。而店铺将此系统化的成果，就是那张集点卡。只要有那个东西，就算是消极内向的东京人，也能堂堂正正地要求对方提供优惠了吧？」

　　梨香用下巴比了一下真奥珍惜地握在手上的集点卡。

　　「唔唔唔……」

　　「当然，这不代表店家只要随便给予优惠就好。必须经常寻找尽可能不让自己蒙受损失，又能让顾客回流的界线。所以杀价其实是一种『交涉』。大阪的欧巴桑们可是很厉害的喔？虽然常有人说她们是日本的小气代表，不过只要店家能获得她们的青睐，那些人就会携家带眷地过去大举消费呢。对店家而言，既然有薄利多销的可能性，当然会想试着赌赌看吧。就是因为有这种让双方在未来都满意的可能性，所以在关西才能顺利地跟人杀价啊。」

　　从真奥与铃乃的表情来看，梨香的话对他们而言似乎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概念了。

　　「尽管双方都把这当成是生意在处理，但巧妙地从中找出人情能够让步之处并精打细算地购物，这才是『杀价的交涉』啊。不过东京人脑袋里却只想着压低帐面上的价格，不想杀价的人则是完全不杀价，看在旁人眼里也一样会觉得是斤斤计较啦。别安于客人的立场，既然对方想畅快地将东西卖给我们，那我们当然也要用『谈生意』来主动出击啊。」

　　「每、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呢……不过，说到这个……」

　　突然想起某件事的真奥说道：

　　「当初买洗衣机跟冰箱时，明明我什么都还没说，对方就主动帮我把千圆以下的零头去掉了。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应该是时机刚好吧？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大概初夏的时候……」

　　「那就有可能呢。当时春天的搬家潮刚过，正是日常家电开始滞销的时期。在那种时候一口气买了洗衣机跟冰箱，店员当然会给你好脸色看啊。」

　　「……那么现在算是买电视的好时期吗？」

　　不晓得芦屋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期待什么样的答案。

　　「还算不错吧?在全面进入数位电视时代前，应该会希望尽可能提高电视的营业额吧，而且……」

　　梨香突然转头看向铃乃。

　　「嗯？怎么了吗？」

　　「那个……」

　　梨香向芦屋招手，在跟铃乃拉开了一些距离后说道：

　　「你可要盯紧铃乃喔。」

　　「为、为什么……？」

　　「你仔细想想，她的预算是多少？」

　　「她刚才好像很得意地说了七万……」

　　言及此处，芦屋猛然拾起头。

　　「对、对了！只要我们两人一起去找同一位店员……」

　　「加油吧！」

　　点到即止的梨香，轻轻拍了一下芦屋的背。原本板起脸埋首于广告中的芦屋表情一变，露出豁然开朗的笑容并不自觉地牵起了梨香的手。

　　「谢谢你，铃木小姐，果然有找你一起来真的是太好了！」

　　「呀！咦，啊，咦、咦，嗯、嗯，不、不客气。」

　　梨香因为芦屋唐突的行动而瞬间涨红了脸，凝视着自己被牵住的手。

　　「我一定会努力从四万一千两百三十九圆当中，挤出购买手机的预算。晚点见了！」

　　「呀、呀啊！」

　　芦屋对发出奇妙叫声的梨香露出满面的笑容后，便立即飞奔到铃乃身边。

　　「鎌月铃乃！我们一起逛吧！」

　　「为、为什么这么突然！发生什么事了？别、别拉啦，放开我，恶心死了！」

　　「……这是怎样。」

　　真奥交互看向抓着铃乃冲向卖场的芦屋，以及满脸通红地僵在原处的梨香。

　　「喂，你到底跟芦屋说了什么啊？」

　　「…………」

　　「喂、喂？」

　　真奥试着在梨香面前挥了挥手，但梨香却毫无反应。

　　感觉最近似乎曾在某处见过相同情况的真奥稍微思考了一会儿后——

　　「……嘿！」

　　便在梨香耳边拍了一下手。

　　「喔哇！」

　　在发出与某人不同、不怎么可爱的声音后，梨香总算回过神来。

　　「咦、咦、咦？我、我……」

　　「喂、喂，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哇！什、什么，原来是真奥先生，你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啊？」

　　「……大概几秒钟前吧。那么，我可以发问了吗？」

　　「什、什么事？」

　　「你，该不会……」

　　「嗯、嗯？」

　　直一奥转头看了一下与板着脸的铃乃一起被店负拦住、正问个不停的芦屋背影，然后再将视线移回梨香身上。

　　「喜欢上芦屋了吧？」

　　「哇呜！」

　　就在这一瞬间，梨香的脸发出彷佛瞬间加湿器般的声音与蒸汽并瘫倒在地。

　　「喂、喂，你没事吧？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有这种反应！」

　　真奥连忙扶起梨香，拉着她到楼梯旁边的长椅坐下。

　　「喂，魔王。」

　　「啊？」

　　「为什么我得跟你一起坐在长椅上喝茶啊？」

　　「有什么关系，又不会怎么样。」

　　「这让我很不愉快。」

　　「真过分。」

　　真奥与铃乃正一起坐在淀川桥家电楼梯旁边的长椅上。

　　两人喝着事先放在家里的冰箱冷冻、装在保温瓶内的麦茶，脚边也各自放了一个装着电视的箱子。

　　由于铃乃与芦屋各买了一台电视，因此招呼他们的店员也给了两人不少的优惠。

　　芦屋在完全没与真奥商量的情况下，便买了店内最便宜的清仓品、要价三万两千八百圆的薄型液晶电视，虽然铃乃选的电视尺寸跟芦屋一样，但她买的是内藏蓝光录放功能的型号。

　　店员不但替两人省掉了千圆部分的零头，还帮忙加了特价商品原本不会附的点数。

　　由于店员一直误以为两人是家人或男女朋友之类的亲密关系，因此铃乃从头到尾都显得很不高兴，虽然店员努力地想讨好她这点，就结果而言也往好的方面发展。

　　真奥等人最初的预算是四万一千两百三十九圆，不过最后只花了三万圆加上百分之五的保固费用，于是芦屋似乎打算利用多出来的钱来买手机。

　　梨香今天之所以会跟来，原本就是为了赴之前与芦屋的约定，但就结果而言，魔王城也因此买到了便宜的电视。

　　至少要是没有梨香在，就箅魔王城居民跟铃乃一起来电器卖场，也绝对不会想到要一起买东西吧。

　　「喂，我问你，你觉得那两个人怎么样？」

　　「那两个人？是指艾谢尔跟梨香小姐吗？」

　　真奥用下巴指示的方向，芦屋与梨香正在手机卖场东奔西跑。

　　跟看卖场看到入迷的芦屋相比，梨香似乎正挂念着什么，不断重复偶尔看向真奥，但一对上眼又马上转移视线的举动。

　　而且她的脸看起来还有点红，是因为外面的热气稍微流入了卖场，还是说……

　　「梨香小姐好像有点突兀。」

　　「啊？」

　　「那两个人一站在一起，艾谢尔的服装便显得太过朴素。虽说一高能遮七丑，但若不在服装打扮上多用一点心，难道不会影响他的社会信用吗？」

　　「社、社会信用，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跟那家伙站在一起，会让梨香小姐漂亮的打扮显得太过突兀。」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铃木梨香要打扮得那么漂亮？就我看来，那应该不是她平常外出的便服喔。」

　　「为什么……因为这次购物是由艾谢尔主动提出的吧。虽然我不晓得艾谢尔与梨香小姐缔结交情的经过，但梨香小姐并不晓得艾谢尔是恶魔。既然有男性对自己提出邀约，那多少会准备外出专用的……」

　　若无其事地说到这里时，铃乃突然从自己的发言中感到不对劲，沉默了下来。

　　「虽然这跟刚才提到的杀价无关，不过你觉得按照那位小姐的个性，会做那种无意义的事吗？」

　　「……喂、喂，等等，魔王，难不成！」

　　「别忘了她的个性可是不拘小节到连对初次见面的我，都能因为是朋友的朋友而出言不讳的地步，那样的女性会因为芦屋的邀约而刻意打扮吗？」

　　「难、难不成梨香小姐……」

　　铃乃一时愕然，甚至不自觉地弄掉了手上的保温瓶。

　　由于瓶内还有八成左右是冰块，而且外面也包了吸收水气用的毛巾，所以不但没发出什么声音，里面的麦茶也几乎没溅出来。

　　「魔、魔王，你该不会是想说梨香小姐，恋慕着艾谢尔吧？」

　　「我刚才一问本人，她就发出彷佛斗牛犬般的叫声并瘫倒在地——哇！」

　　真奥话才说到一半，铃乃便忍不住揍了他一拳。

　　「痛死了！你干什么啦！」

　　「我才想问你在干什么！迟钝也应该要有个限度吧！」

　　「啊？」

　　「难怪梨香小姐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注意这里！你到底是怎么问她的？」

　　「痛……呃，就很普通地问她是不是喜欢芦屋——哇啊！」

　　这次真奥也因为挨打时的冲击而弄掉了保温瓶。

　　「你这个魔王啊啊啊！」

　　「铃、铃乃，好、好痛苦……！旁、旁边有人在看啦！」

　　「……唔！」

　　因为一时忘我而揪起真奥胸口的铃乃，在千钧一发之际恢复了理智。

　　「像、像这种事情不是直接说清楚会比较好吗……」

　　「说清楚又能怎么样啊！」

　　铃乃为了让自己恢复冷静而做起了深呼吸，然后重重地坐在长椅上大口喘气。

　　「哎呀，也不是能不能怎么样的问题……」

　　铃乃狠狠地斜眼瞪了含糊其词的真奥一眼。

　　接着她以既轻微又锐利的语气，用只有真奥能听见的音量说道：

　　「这跟千穗小姐的状况可不一样。你难道想让我跟艾米莉亚，操作梨香小姐的记忆吗？」

　　「啊？」

　　真奥因为无法理解铃乃的话中之意，而发出少根筋的声音。

　　或许是这反应还在铃乃的预测范围之内，只见她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道：

　　「千穗小姐不只知道我们，也知道你们的事情。即便如此，她还是喜欢你这家伙。对于你有可能会被人讨伐这件事，千穗小姐应该也以自己的方式做好最低限度的觉悟了吧。不过梨香小姐就不同了。」

　　「……」

　　虽然真奥在心里想着「被人重新这么一说，还真是超乎想像地难为情呢」，但要是真的说出口感觉会被武身铁光给杀掉，所以他只好保持沉默。

Scan-130407-0003.jpg

　　「喜欢上艾谢尔，只会让梨香小姐面临不幸的未来。若你们不想让她像千穗小姐那样被卷进来，今后就不应该再跟她扯上关系。」

　　「哎呀，也不一定只会有不幸的未来吧……基本上关于小千的觉悟，是指我死掉的事吧？又还没确定事情一定会演变成那样……」

　　「那是……」

　　正当铃乃打算反驳时，她想起了从铫子回来当晚与惠美的对话以及阿拉斯·拉玛斯的事情，于是略作思考后说道：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像草履虫排泄物那点程度的可能性啦。」

　　「原来我的生存机率那么小啊。」

　　「不过艾谢尔与梨香小姐，就连那点程度的可能性也没有。魔王，即使你、艾谢尔以及路西菲尔打算全部一起埋骨于日本，依然不可能。」

　　「有、有那么夸张吗？呃，虽然我们本来就没打算那么做啦……」

　　「你们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已经多久了？谁能保证你们今后还会维持一样的模样，或是和人类一样变老呢？」

　　「嗯……」

　　「即使只剩下相当于人类的体力，变成一受伤便必须接受人类世界医疗的身体，只要聚集了魔力，终究还是恶魔。如此一来，就算你们洗心革面找到了人类的伴侣，那位伴侣终究还是会面临社会上的不幸——只要你们一直维持着那年轻的肉体。」

　　「你居然认为我们会为人类做到那种地步，这点反而比较让我惊讶呢。」

　　「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这种话啊。」

　　铃乃理所当然地点头。

　　「光靠偏见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我在这个国家与你们有直接的交流，只要根据你们的人格做出综合的判断，自然就能得到那样的结论…………啊！」

　　说到这里，铃乃马上以彷佛看见杀父仇人般的眼神瞪向真奥。

　　「即使如此，也绝对不代表我对你们抱持着正面的印象！这终究只是客观的分析而已！」

　　「我、我知道啦。太、太近了太近了，我就说我知道了。」

　　面对突然揪住并狠狠瞪向自己的圣职者，真奥只能露出敷衍的笑容试着让对方冷静下来。

　　铃乃维持着严厉的视线，看向手机卖场里的芦屋与梨香。

　　「即使梨香小姐恋慕着艾谢尔，还是得面临恋情破碎的苦楚，或是与异世界居民终将到来的离别。你觉得我跟艾米莉亚会认同吗？」

　　「……」

　　或许是心理作用，真奥调整衣领并捡起掉在地上的保温瓶后，便以严峻的眼神回看铃乃。

　　「你应该明白我想表达什么吧。可以的话最好从今天开始，就让艾谢尔跟梨香小姐断绝关系。如此一来，梨香小姐受到的伤害也能……」

　　「那么，为什么你们不消除小千的记忆呢？」

　　「降到最低……你说什么？」

　　「小千与铃木梨香之间的差别，就只有知不知道我们的真面目而已。如果不希望小千遭遇不幸，你们只要赶快消除她的记忆就可以了吧？」

　　铃乃因为真奥出其不意的发言而吓了一跳。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基准划分小千跟梨香？小千的意志必须被当成朋友尊重，而铃木梨香的意志就不值得尊重吗？」

　　「才、才不是那样！只不过……」

　　「不过怎样？」

　　「……」

　　面对真奥的追问，铃乃无言以对。

　　「让我教你如何轻松改变喜欢上芦屋的铃木梨香悲惨的未来吧。」

　　真奥若无其事地说道。

　　「很简单。只要用铃木梨香能够相信的方式，让她知道我们是异世界的恶魔就好啦。若她因此吓得不敢靠近我们，对你跟惠美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吧，要是即使如此铃木梨香依然喜欢芦屋，就表示她也是抱持着相当的觉悟在与我们来往。至少不会让那家伙单方面地感到悲伤。」

　　「怎、怎么可能！要是那么做的话……」

　　「会怎么样？」

　　「不、不就会连梨香小姐，也、也一起被卷进来了吗？」

　　然而铃乃的语气已经失去了强硬。

　　「要是『我们的敌人』舍区分对方知不知情就好了呢。」

　　真奥刻意用「我们的敌人」来表现。

　　「奥尔巴当初可是毫不犹豫地就将什么都不知情的小千给卷进来罗？难道你觉得西里亚特以及送西里亚特过来的那些人，不会将毫不知情的日本人给卷进来吗？」

　　真奥敏锐、冷静，但又充满确信地说道。

　　「打从我跟惠美来到日本东京这个人类社会的中心时起，不想将这世界的人类卷进来的想法就已经行不通了。一旦有个万一，对身边的人隐藏真面目又有什么好处呢。还是说对你们而言，跟铃木梨香的关系就只有暴露身分后便会产生破绽的程度？」

　　「那、那都是歪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单纯！」

　　「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我们这边可是恶魔和人类呢。即使照理说应该会更加麻烦，但我们跟小千可是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喔？无论如何，打从惠美没想太多便结交朋友时起，铃木梨香就已经是当事人了，只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碰到具体的危险罢了。」

　　「……」

　　「虽然不晓得是好是坏，但纵然随意扩展人际关系，也不等于就是积极地将其他人给卷进来，我自己也因为打工而跟不少人接触过，而且……」

　　真奥缓缓起身，为了舒缓腰部的肌肉而开始做起前后屈运动。

　　「虽然这句话不应该由我来说，但一个人活着不是很无聊吗？果然还是会想要伙伴吧？」

　　完全理屈词穷的铃乃低头将手放在腿上，肩膀不断地颤抖。

　　很明显即使理论上无法反驳，但铃乃依然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而厌到烦闷。

　　真奥用眼角瞄了那副样子一眼，放松似的用鼻子叹了口气。

　　「你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太过古板了。偶尔像惠美那样什么都没想地行动才刚好啦。」

　　看着铃乃的发簪因为悔恨而颤抖，真奥将手放在她的头上。

　　「别、别碰我！」

　　眼角有些泛红的铃乃用力地挥开了那只手。

　　「那、那是因为你们跟艾米莉亚都过得太随兴了吧！就算只有我一个人认真地思考，又有什么不对了！」

　　「是没什么不对。不过，如果思考因此偏向不好或无聊的方面，那就跟随便放弃思考差不多啊。既然选择了跟他人缔结关系的生存方式，那么无论面对多么绝望的状况，都能看见好的一面活下去应该会比较快乐吧。特别是本大爷身为王者，为了带领那些跟随自己的家伙往好的方向前进，更是背负了如此生存的义务呢。」

　　「……王者……」

　　铃乃在口中重复真奥的话。

　　「那、那么……」

　　「嗯？」

　　「要是持续往上看，并认为是正确的前进方向其实是错的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吗？」

　　虽然铃乃只是为了想捉真奥的语病而恶意提问，但真奥却单纯明快地回答：

　　「只要让有自信将大家带领到更好方向的人把我推下来，重新站在众人前面就好啦。」

　　「呐、呐，芦屋先生。」

　　「是的？」

　　「真奥先生跟铃乃的感情，很好吗？」

　　「咦？」

　　芦屋往梨香指示的方向一看，便发现真奥与铃乃正在楼梯边的长椅大吵大闹。虽然看起来并不像是在嬉闹，但反正应该不会是在吵什么大不了的事。

　　「原本，应该是要彼此交恶的对象。」

　　「交恶的对象……是指？」

　　「不过……」

　　芦屋一脸苦闷地说出与表情相反的话。

　　「最近意外地并非如此。」

　　「……感觉，好像有点复杂呢？」

　　「说的也是，确实是还满复杂的。」

　　稍微缓和苦闷的表情后，芦屋看向梨香的眼睛。

　　光是这样，就足以让梨香的心跳速度加倍。

　　「或许总有一天，也必须向铃木小姐说明也不一定。」

　　在那道只能以真挚来形容的眼神注视之下——

　　「……嗯。」

　　梨香只能单纯地点头回应。

　　芦屋拥有梨香无法窥视的一面。这点打从初次见面时起，梨香就已经感觉到了。

　　而他跟真奥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散发出光靠上司与部属无法解释的气氛，惠美虽然超出必要地敌视两人，但梨香隐约知道惠美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讨厌他们。

　　基本上明明有过经营公司的经验，却还如此缺乏社会常识也太奇怪了。

　　虽然自己在第一次碰面时接受了芦屋的说法，但或许他所说的公司「真奥组」，其实是为了隐藏某个浩大过去的谎言也不一定。

　　自己跟芦屋只见过三次面，单纯只是彼此认识的程度。若被问到算不算是朋友，应该也还没到那么亲密，所以也无法随便探听他们的过去。

　　更何况芦屋今天从头到尾都很见外地对自己使用敬语。

　　至今跟梨香认识过的同年代男性，往往都只要一天就能打破隔阂彼此混熟，但芦屋与自己之间的墙壁别说是打破了，就连道裂痕都还没有。

　　想试着打破那道墙壁。

　　想更了解墙壁对面的芦屋。

　　梨香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欲望。

　　真奥与铃乃看起来虽然讨厌彼此，但是看在旁人眼里，两人的互动依然是直来直往地坦诚相对。

　　尽管那样的关系要称做是理想也有点微妙，不过自己想更加了解芦屋平常都在想些什么，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梨香突然产生了自觉。

　　一直提着装了炖煮秋刀鱼、鲭鱼以及沙丁鱼袋子的手，自然地加紧了力道。

　　「芦屋先生。」

　　我——

　　「今天要不要先带资料回去就好了？本来就没必要非得在今天决定买哪一种手机吧？」

　　「嗯，是这样没错啦……」

　　喜欢上了——

　　「没必要为了在意我而选择docodemo而且预算也是一个问题，还是跟真奥先生商量过后再好好考虑吧。然后，如果到时候依然没什么概念……」

　　这个奇怪的男人。

　　「只要再通知我一声，我还是能再出来陪你买东西啦。」

　　梨香以九成的真心加上一成的计算如此提议。

　　芦屋正因为电视的价格比想像中便宜而兴奋过头，丧失了冷静的判断力。

　　按照芦屋的说法，他事先并未确认真奥手机使用的方案，梨香是真心认为只要配合真奥的契约，再让两人一起换用别的付费方案，就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取得他们想要的机能。而目前这方面的资讯不足也是事实。

　　至于剩下的那一成计算，则是只要这么提议，或许就能再次制造跟芦屋见面的机会这种纯粹的用心。

　　昨天打电话给惠美时也一样，不知为何只要一提到芦屋，自己就会变得非常紧张，没想到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居熬是如此的难为情，尽管当时的梨香还无法了解自己的心情，但在开始产生自觉之后，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

　　「……下次，还能再麻烦你吗？」

　　因为光是确定有「下次」，就让自己感到如此喜悦。

　　「交给我吧！赌上我这个自称客服中心王牌的名号，为了让客人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机，就让我诚心诚意地帮你出意见吧！」

　　「我会期待的。」

　　明明还不怎么了解对方，却因为那个人的笑容而感到如此开心。

　　啊，真是的，这一点都不符合自己的风格。

　　「那么，今天就先带资料回去好了。接下来视真奥的工作状况而定，近期之内我会再跟你联络。」

　　「嗯，毕竟我也有工作，到时候再一起商量决定时间吧。那么等在那边嬉闹的两位冷静下来之后就解散……」

　　梨香话还没说完——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上就突然传出了一阵惨叫声，让芦屋、梨香、真奥以及铃乃顿时僵在原地。

　　店里的客人们也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四处张望地环视周围寻找惨叫声的来源。

　　「喂，发生什么事了？」

　　「我、我去看看。」

　　附近一位看起来地位较高的店员说完后，便冲上了楼梯。

　　站在楼梯底下的真奥目送那位店员离开后似乎留意到了某件事，因此转而看向芦屋。

　　而看来芦屋，也跟真奥发现了同一件事。

　　「铃木小姐，能请你在这里稍候一下吗？」

　　「咦？」

　　「喂，铃乃，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真奥表情严肃地询问铃乃，铃乃也一脸不悦地点头。

　　「……铃木梨香就拜托你了，我跟芦屋去看一下状况。」

　　接着没等铃乃回答，真奥便直接冲上了楼，而芦屋也紧跟在后。

　　「咦？喂，芦屋先生，真奥先生，还是别过去会比较好吧？」

　　隐约察觉到这股紧张气氛的梨香，像是在自言自语般的说道。铃乃一边看着真奥他们消失在楼梯上方，一边赶到梨香身边开始警戒了起来。

　　二楼是芦屋跟铃乃买电视的楼层。

　　虽然至今都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不知为何在惨叫声出现的前后，楼上便傅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

　　「……梨香小姐，我们还是到店外等会比较好。我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咦，啊，嗯，不过，芦屋先生他们……」

　　「他们不会有事的。别看他们那样，那两人可是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呢。」

　　「那、那是什么意思……啊，等、等一下啦，铃乃，你忘了拿电视！」

　　梨香总算顺利提醒铃乃拿起两台电视，之后便在铃乃的引导下跑到店外。

　　外面是一如往常的新宿。看来那道惨叫声只局限于店内，路上的行人看起来也没什么变化。

　　另一方面，真奥与芦屋一上楼便同时立即发现了异常状况。

　　刚刚才看得入迷、被展示在卖场里的无数电视——

　　萤幕全都无一幸免地粉碎了。

　　碎裂的液晶面板散落一地，莫名其妙的客人与店员们只是茫然地看着这幅场景。

　　「发、发生什么事了？」

　　前不久才刚从一楼冲上来的资深店员，立即找了一位员工过来了解状况。

　　而那位年轻的员工，正好就是负责接待芦屋与铃乃的男性。

　　「那、那个，呃，萤、萤幕……展示用的萤幕画面突然一起发出白色的光芒……」

　　「你说萤幕一起发光了？」

　　「因为那道光芒就像相机的闪光灯般耀眼，所以我一瞬间别开了目光，然后……」

　　另一位赶来的店员，也说了跟最初那位男性一样的话。

　　「等回过神来，就发现液晶萤幕全都碎掉了。」

　　「怎、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对、对了，先、先让所有客人都到外面去避难吧！还有，快找个人去通知消防队跟警察……」

　　尽管那位资深店员因为事态严重而不太能冷静地应付状况，但从他即刻考虑到客人的安全以及指挥现场的能力来看，应该是一位优秀的上司吧。

　　刚冲上楼的真奥与芦屋，也马上就被附近的店员请下了楼梯。

　　回头看了一眼贩卖电视的楼层后，真奥眼神严厉地下楼走到店外。

　　「喂，到底怎么回事？」

　　「芦屋先生，你没事吧？」

　　铃乃以彷佛原因出在真奥身上般的语气逼问，梨香则是纯粹担心芦屋的安危。

　　尽管感到有些落寞，真奥还是马上打起精神指示芦屋。

　　「喂，芦屋，为了以防万一，你送铃木梨香回家吧。」

　　「咦？」

　　「赌上性命。」

　　梨香因为真奥突然的指示而发出惊呼，但芦屋却坦率地接下命令。

　　「铃、铃木小姐，我送你回家吧。我记得你是住在高田马场……」

　　「啊，咦，呃，那个，等、等一下，进展得那么快，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我还得收拾房间，那个！」

　　看着抓住梨香往车站前进的芦屋，以及不知为何陷入恐慌的梨香离开后，真奥努了努下巴对铃乃示意。

　　「回去的路上再说好了。总之先跟漆原会合，你也叫惠美过来吧。啊，还必须联络小千才行。得通知她这阵子很危险，还是别靠近公寓比较好。」

　　「先让我跟你确认一件事。」

　　铃乃的语气变得比刚才还要严厉许多。

　　「那是魔力吧。跟巴巴力提亚那群人有关吗？」

　　「我不知道。不过还是先让我辩解一下。虽然现在说这种话也没什么用，但真的不是我们干的。」

　　楼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气息，毫无疑问地是魔力。

　　当然，真奥跟芦屋什么也没做，真奥也完全不晓得飘散的魔力跟电视被大量破坏之间有什么关系。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这绝对不是自然现象。

　　「那种事不用说我也知道。」

　　铃乃板起一张脸加快脚步。

　　由于抱着电视快步行走，因此两人的额头上已经开始浮现出豆大的汗粒。

　　「你当时正在跟我进行无意义的争论吧。就算不用特别说明，我也知道那不是你干的好事。亏你还是个『王』，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居然那么胆小。」

　　「因为最近太常跟觊觎我性命的家伙一起吃饭，所以变得有点神经质呢。」

　　真奥以游刃有余的笑容讽刺回去。

　　「……随你怎么说。总之快点回去吧。」

　　无暇应付的铃乃别过脸，领先真奥开始赶路。

　　拚命赶回家后，在Villa·Rosa笹塚迎接两人的是脸色比他们还要凝重的惠美，以及难得露出严肃表情的漆原。

　　「贝尔，魔王刚才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吧？」

　　「嗯、嗯……艾谢尔也才刚跟我分开不久……」

　　听了铃乃的回答后，惠美露出些微宽心的表情。但马上又板起脸瞪向真奥。

　　「艾谢尔人在哪里？快点叫他回来。」

　　「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惠美的神态非比寻常，就连真奥也发现她的样子有些奇怪。

　　惠美的眼中摇曳着前所未有的不安。

　　尽管过去敌视自己，但她眼中依然总是燃烧着坚强的意志。

　　不过现在的惠美却彷佛迷失了方向，眼神也给人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无论是真奥、漆原还是铃乃，都是第一次看见惠美露出这种眼神。

　　「认为原因要是出在你身上就好的我，以及觉得幸好原因并非出在你身上的我，正在我的心里强烈挣扎。我再跟你们确认一次，魔王和艾谢尔今天一直都跟贝尔在一起，而且昨天从房屋仲介那儿回来后，就没有再出过门对吧？」

　　真奥与铃乃两人同时点头。

　　惠美一脸沉痛地确认完后，便道出了一项冲击的事实：

　　「千穗正因为高浓度魔力所引发的中毒症状失去意识。据千穗妈妈所言，她的状况似乎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点奇怪。」

魔王与勇者，总之先集中精神处理眼前发生的事

　　即使真奥与芦屋连救护车都曾经搭过，但打从他们来到日本以后依然从未利用过一种交通工具。

　　那就是计程车。

　　虽然那是一种既能精确抵达目的地又非常便利的交通手段，但这项便利性，也让它因此被归类为移动成本最高的日常交通方式之一。

　　若将都内近郊的计程车价格换算成京王线的票价，光是基本费便足以让人从新宿搭到终点站高尾山口，换成上北泽甚至还能够供人来回。

　　基本上魔王城的居民从未经历过必须靠计程车移动的状况，如果只有都内电车三站左右的距离，真奥跟芦屋也能轻松地靠步行解决。

　　而那样的真奥等人，居然在芦屋回来的同时便毫不犹豫叫了两台计程车到公寓，并分成魔王军与勇者势力两组，一路往代代木前进。

　　车内气氛沉重，所有人都不发一语。

　　坐在副驾驶座的真奥眼神凝重地望着开在前方、惠美等人搭乘的计程车，握着门把的手也无意识地加重了力道。

　　芦屋同样一脸沉痛，就连平常总是不看气氛乱说话的漆原，也一声不吭地持续望着窗外。

　　除了基本费以外车表还没跳多少，两台计程车就抵达了涩谷区的代代木，开进西海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正面的回转道。

　　计程车一停下来，吩咐芦屋付钱的真奥看也不看司机一眼便冲了出去。

　　而前面的计程车同样是由惠美先走出来，交给铃乃付帐的样子。

　　「走这里。」

　　惠美用下巴对真奥示意，先行走向医院的柜台。

　　「我们是来探望住三〇五号病房的佐佐木小姐……」

　　「好的，那么麻烦您先在这张访客卡上登记，然后再带这张卡到三楼柜台。」

　　就连在医院柜台小姐递来的纸上填写必要事项的时间，都让人感到惋惜。

　　「我知道你很着急，不过别在医院里面乱跑啦。又不是有生命危险，你先冷静一下啦。」

　　「……喔。」

　　确认一脸凝重的真奥为了冷静下来做完深呼吸后，惠美将从柜台借来的访客卡交给真奥。

　　「如果不出示这张卡就不能探病，你可别弄丢罗。」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还是快点带路吧。」

　　「我知道啦。往这边走。」

　　就只有这次惠美没追究真奥粗鲁的语气，转身走在前面快步带路。

　　两人搭上大型电梯来到三楼，向护士中心出示访客卡。

　　「现在可以探病没问题。不过因为是多人病房，所以请保持安静。」

　　说完后，亲切的白衣职员指向旁边的某个房间。

　　惠美跟真奥以眼神道谢后，便走进开着门的三〇五号室。

　　病房内有四个被帘幕隔开的床铺，真奥因为其中一个装了特别多机器的床位而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是那里啦，这边。」

　　敏感地注意到真奥表情变化的惠美，拉住真奥的袖子往另一张什么也没装的床铺看去。仔细一看，帘子旁边的确挂了一个写着「佐佐木小姐」的名牌。

　　「……不好意思这么频繁地来打扰，我是游佐。」

　　惠美压低音量向帘内的人搭话，接着里面便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好的，请进。」

　　「失礼了。」

　　回应的人是千穗的母亲，里穗。

　　真奥原本想先向坐在床边的里穗打声招呼，但一看见眼前的光景，便顿时说不出话来。

　　「……」

　　千穗正睡在医院的病床上。

　　就外观来看，她的脸色并不差，呼吸也很普通。

　　不过真奥还是因为千穗正睡在病床上这个事实而哑口无言。

　　「哎呀，真奥先生，不好意思让你特地跑一趟。」

　　发现真奥后，里穗起身轻轻行了一礼。

　　尽管笑容中带着纯粹的欢迎，依然无法完全掩饰其中的倦色。

　　「小千到底……是怎么了呢？」

　　里穗有些困扰地回应好不容易挤出声音的真奥：

　　「要是能知道原因就好了……」

　　里穗的苦笑因为不安而扭曲——

　　「我昨天在晚餐时间回去时，就发现她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还在想明明有叫她先洗米，怎么会睡起午觉来了……」

　　但依然勉强维持着笑容。

　　「不过……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叫、怎么摇……她就是没醒……就算我因为觉得情况有异，而抱持着惹千穗生气的觉悟打了她一巴掌，她还是没有反应……」

　　判断这并非睡眠而是昏迷的里穗毫不犹豫地叫了救护车。

　　然后千穗就被送到了这间西海大学医院。

　　无论是救护人员，还是接受救护车让病人人院的医师，都找不出让千穗持续睡眠的原因。

　　由于呼吸及脑波皆无异常，看起来也没有外伤，因此初步判断没有生命危险的医生，便安排千穗住院以调查昏睡的原因。

　　「然后啊，似乎既不是瓦斯外泄，也不是撞到头，所以真的不晓得原因到底是什么……」

　　里穗看向穿着粉红色花朵图案睡衣的千穗睡脸，惠美与真奥也不自觉地受到她的视线吸引，而再次望向千穗的脸庞。

　　千穗的表情十分平稳，看起来的确不像正在受苦。

　　不过既然惠美能断定这是「魔力引起的中毒」，那么应该有相对应的原因跟理由才对。

　　「千穗小姐！」

　　「佐佐木小姐！」

　　「芦屋，你声音太大了啦。」

　　此时芦屋和漆原也跟在铃乃后面冲进了房内。

　　「哎呀，大家都来啦，不好意思，居然让你们这么劳师动众……呃……这两位是鎌月铃乃小姐与漆原半藏先生吧？」

Scan-130407-0005.jpg

　　确认完初次见面的铃乃与漆原的名字之后，里穗深深地行了一礼。

　　「虽然在这时候道谢也有点奇怪，不过千穗在铫子时真的是受到各位照顾了。她有没有说什么任性的话，替各位带来困扰呢？」

　　「没有，那种事。」

　　结果是由真奥回答了里穗的问题。

　　「……我们……总是一直受到小千的帮助。要不是有小千……以及您的帮忙，我们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等她醒来以后，再请你直接告诉她吧。应该没什么能比真奥先生的称赞，更让她感到开心了。」

　　「……唔。」

　　里穗这段毫无恶意的话，再次让真奥哑口无言。

　　「然后啊，因为这既不算生病也不算受伤，所以我也无法向她的朋友跟学校联络……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真令人困扰。」

　　真奥对里穗拿在手上的东西有印象，那是千穗的手机。

　　里穗是一位个性开朗的女性。即使她因此努力地掩饰，依然无法完全隐藏女儿陷入不明状况所带来的恐惧与不安。

　　不过包括真奥、芦屋、惠美、铃乃以及漆原在内，都找不到能让里穗打起精神的话。

　　「千穗小姐……」

　　语气颤抖的铃乃往前跨出一步，握住千穗放在毛毯外面的右手。

　　「……」

　　惠美眼神严肃地看着这幅场景。

　　「对了，话说真奥先生。」

　　「是的？」

　　尽管语气隐约有些颤抖，但里穗还是刻意以明朗的声音轻轻敲了一下真奥的手臂。

　　「邪个，该不会是真奥先生送的吧？」

　　「那个是指？」

　　「讨厌，不用装傻啦。我没有生气喔？哎呀，虽然从女孩子的眼光来看，我确实是有想过或许不太适合千穗啦。」

　　里穗发现真奥依然不解其意，于是指向没被铃乃握住的另一侧，亦即千穗的左手。

　　然而即使说到这个地步，真奥还是一头雾水地看着里穗。

　　「真的不是吗？我还以为若不是真奥先生给的，千穗应该也不会那么光明正大地戴在手上……」

　　里穗绕到床的另一侧举起千穗的手。

　　除了惠美以外，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她手上的东西而倒抽了一口气。

　　千穗左手的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若只是单纯的戒指，倒还能解读成是高中女生为了爱现而勉强戴上的装饰品。

　　然而镶在戒指上的宝石，以及它在窗外阳光反射下发出的光芒，却牢牢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此时真奥总算知道惠美是如何找到千穗住院的地方了。

　　即使曾因为铫子的事情有过一面之缘，依然难以想像身为母亲的里穗，会在连学校都没联络的情况下优先通知惠美。

　　惠美是为了追那个东西才偶然来到医院。

　　引导惠美来到这间位于代代木鲜味汉堡西南方向的西海大学医院，让她得知千穗住院的东西，正是被戴在千穗手上、经过琢磨的「基础」碎片。

　　※

　　医院的各楼层都设有谈话室，除了让访客休息以外，还有方便能自行走动的入院患者看电视等各式各样的用途。

　　此时漆原正茫然地看着电视，真奥、芦屋以及惠美则是板着脸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

　　另一方面，只有铃乃从刚才开始就在用惠美的放松熊记事本，以及装饰着跟放松熊有关角色的黄色原子笔，在记事本上持续写着类似算式的东西。

　　看在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眼里，应该只会觉得铃乃在纸上写了一大串意义不明的文字吧。

　　不过她所使用的文字，其实是安特，伊苏控西大陆的官方语言之一的神圣韦斯语。

　　教会的势力在西大陆西侧十分强盛，而那里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神圣韦斯语，至于靠近中央大陆的东侧，则是使用德韦斯语。由于德韦斯语对全安特·伊苏拉的通用语「中央交易语言」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同时也以口语的形式广为流传，至于神圣韦斯语在西大陆则是较为偏向上流人士的语言。

　　即使如此，举凡政治、行政、法律、医学以及艺术等专业程度较高的领域，全都是使用神圣韦斯语，因此若想精通这些领域，神圣韦斯语可说是最基本的教养。

　　西大陆西部是唯一没被魔王军纳入版图的地区，因此真奥、芦屋与漆原虽然大略能够理解德韦斯语，但对神圣韦斯语可是连基本文字都一窍不通。

　　铃乃刚开始写字时，惠美曾经问过她在写些什么。

　　「别问，先等一下就对了。」

　　但马上就遭到驳回。

　　一行人离开千穗的病房后转眼间已经过了一小时。虽然外面看起来还很明亮，不过也差不多快到夕阳逼近地平线的时候了。

　　由于时间已经不早了，因此谈话室内目前只有真奥一行人。

　　就在电视上开始从填补时段的新闻，转为连续播放当日综艺节目预告之际——

　　「算好了！」

　　铃乃总算从纸上抬起了头。

　　「算好什么，话说你从刚才开始就在干什么啊？」

　　「打从过去在神学院的考试以来，我好像就再也没有从头到尾把公式全写出来了呢。总之，艾米莉亚，我算出来罗。」

　　「那么，结果怎么样？」

　　铃乃表情开朗地回答惠美的问题。

　　「千穗小姐的身体很健康，既年轻又有体力。最快明天早上，最慢也只要两三天便能中和体内的魔力，然后恢复意识。」

　　「真、真的吗？」

　　真奥因为铃乃的话而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为、为什么你有办法那么笃定呢？」

　　芦屋半信半疑地询问铃乃。

　　「比起说明，还是实际让你体验一下比较快。艾谢尔，把手伸出来。」

　　「什么？」

　　尽管一脸不悦，但芦屋还是坦率地伸出手和铃乃握手。

　　「唔喔！」

　　接着在芦屋发出呻吟的同时，全身也短暂地散发出淡淡的光芒，下一个瞬间，他的头发便彷佛有股电流通过全身般的竖了起来。

　　「唔、唔，你、你干什么啦？」

　　芦屋一边以变得不听使唤的舌头提出抗议，一边用失去焦点的眼神瞪向铃乃。

　　「这对恶魔来说果然有点勉强呢。明明就跟流进千穗小姐体内的声纳力量差不多。」

　　「……声纳？」

　　难得听见的这个字眼，让真奥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话说回来，刚才铃乃关心地握住千穗的手时，那举动看起来似乎有些刻意。铃乃应该就是在那时候将声纳打进千穗体内的吧。

　　「这原本是在进行圣法术的修行之前，为了确定体内基础容量所使用的方法。你们应该知道在使用圣法术促进肉体活性时，会大大受到被施术者本身容量的影响吧？」

　　「嗯、嗯。」

　　「只要将包含了检查用术式的圣法气打进体内，再计算从全身各处传回来的反应，就能大概得知对象的容量。人体的反应十分复杂，因此一般其实会使用专门的器具，不过如果只是概算，那么还是能透过施术者的感觉来计算容量。」

　　铃乃亮出多达惠美记事本十页分的神秘文字列。

　　「即使只是概算，若用手计算还是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呢。」

　　「谁听得懂啊，那种说明随便怎么都好，直接说重点啦！」

　　真奥与怒发冲冠的芦屋板起脸瞪向铃乃。

　　至于漆原还是一样继续看着电视。

　　「在那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艾米莉亚，为什么你会认为千穗小姐的症状是起因于魔力中毒呢？」

　　铃乃看向惠美问道。

　　「我是追着这个的光来到这间医院。」

　　惠美从包包里拿出装在小瓶子里的「基础」碎片。真奥微微睁大眼睛说道：

　　「……是卡米欧带来的那个吧。你没给阿拉斯·拉玛斯吗？」

　　「一旦跟她融合过后，就无法分开了吧。考虑到之后还得寻找其他碎片，所以我就特别留下来了。总不能在东京市中心让圣剑发出指引的光芒啊。」

　　「嗯，原来如此。」

　　惠美说明自己是为了寻找曾在东京巨蛋城治好阿拉斯·拉玛斯的白衣女子，因此才打算追踪女子带在身上的『基础」碎片。

　　「总之，我在新宿的东急手创屋附近发动这个时，也没想到那戒指居然会在徒步三十分钟以内就能走到的地方，让我吓了一跳呢。而且更令我惊讶的是，想不到碎片居然会在千穗手上……」

　　惠美在得知千穗因为陷入原因不明的昏睡而入院时虽然感到惊讶，但在来到病房探望过千穗以后，便从她身上感觉到明显的魔力残渣。

　　惠美似乎是认为既然那枚戒指在千穗手上，那么便无法光靠自己个人的判断来解决，所以才会前往魔王城。

　　「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我或魔王呢？」

　　铃乃提出的疑问可说是合情合理。惠美当时应该也知道真奥、芦屋以及铃乃正在新宿的某处才对。

　　「是我找她来的。因为我有事要告诉艾米莉亚。」

　　结果是漆原代替了惠美回答。

　　「不过那件事晚点再说明就可以了。还是先听听看贝尔诊断的结果吧。」

　　漆原的眼睛还是一样没离开电视。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还在安特·伊苏拉时，曾看过许多像千穗那样接触到魔力的人，照理说实际上应该不可能从千穗身上感觉到魔力，所以我才认为应该是魔力中毒……」

　　铃乃点头回应惠美的说法。

　　「艾米莉亚的直觉，一半猜对一半猜错了。」

　　「那是什么意思？」

　　「千穗小姐的症状确实是魔力中毒，不过那并非是因为接触到外来的魔力，而是有人让千穗小姐体内的能量失衡，进而在她体内精制魔力的结果。」

　　「？」

　　不只是惠美，就连真奥和芦屋也难掩对这句话的惊讶而倒抽了一口气，漆原也以锐利的眼神瞄了铃乃一眼。

　　「千穗的体内，被人精制了魔力？」

　　「换个说法，也可以说是千穗小姐的生命能量，变质成了魔力。」

　　「等、等等，等一下，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吗？」

　　真奥伸手制止铃乃。

　　「只要我的计算，以及教会自古传承下来的算式没错的话。」

　　「那验算一下吧。」

　　「别开玩笑了。我自己也因为难以置信而验算了两次，最后才得出这个结论。」

　　铃乃愤愤地反驳真奥冷淡的言论。

　　「不过，在体内精制魔力……小千可是人类，而且还是日本人……是地球人喔？」

　　「虽然我不是不能理解你想表达什么，不过真要说的话，现在才讲这个也太晚了吧。你不也曾经在这个日本，透过吸收从人心产生出来的魔力而恢复成魔王好几次了吗？」

　　「呃，是、是这样没错……」

　　「总之透过声纳的反应计算千穗小姐体内魔力的残量之后，我发现虽然那的确是足以引起中毒的分量，不过并未达到危害生命的程度。现在只不过是千穗小姐的肉体，正为了压抑与中和剩下的魔力而消耗能量，所以她才会陷入昏睡状态，我刚才跟声纳一起打进千穗小姐体内的圣法气有促进中和魔力的效果，等中和完毕之后，她自然就会清醒。」

　　「换句话说，就结论而言，我刚才差点儿就被净化了对吧。」

　　铃乃以苦笑带过芦屋板起脸提出的抗议。

　　若铃乃所言属实，那么至少暂时不需要担心千穗的身体安全。

　　不过在追究原因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其他的问题。

　　照理说是普通人类的千穗体内，居然被精制了魔力。

　　而且诱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依然不明。

　　还有陷入昏睡状态的千穗，正戴着镶有「基础」碎片的戒指。

　　「虽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我想千穗手上的戒指，应该跟之前那位治好阿拉斯·拉玛斯的白衣女子所戴的戒指，是同一个东西。」

　　惠美一面搜寻记忆一面说道。

　　「什么叫做『我想』啊？」

　　「我当时很着急啊，所以也不太记得那戒指长什么样子。不过感觉就是一样的东西……」

　　「真没用。那么，为什么那枚戒指会在小千那里呢？」

　　「这个嘛……应该是因为那位白衣女子，基于某种理由才套在千穗的手指上……」

　　「看来没什么好说的了！无论如何，关于那戒指的出处还是先放在一边吧。比起那种事情，现在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

　　「让佐佐木千穗体内精制魔力的外因，对吧？」

　　「……漆原？」

　　在场所有人同时看向直到现在依然紧盯着电视的漆原。

　　「虽然佐佐木千穗体内出现魔力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考虑到真奥你们过去变身的状况，也不是不能认为这世界的人类原本就是那样，只是真奥你们不知道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佐佐木千穗会变成那样的原因都是来自于外在。」

　　「至少说话时别看着电视，把脸转过来啦。」

　　瞧也不瞧其他人一眼的漆原，怎么看都像是正在茫然地看着地方乡土料理大会的新闻，尽管惠美不悦地出言抱怨，但漆原依然不予理会。

　　「刚才我不是说是我叫游佐过来的吗？游佐平常明明把我当成只会整理排队人潮的自动贩卖机，那么为什么会赴我的约呢？」

　　由于话题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因此惠美只好板起脸回答：

　　「因为我听说加百列又跑去Villa·Rosa笹塚啊。」

　　「你说加百列？」

　　真奥、芦屋以及铃乃的表情一同露出严厉的表情。

　　「那个轻薄的蠢大个儿，该不会是他把小千……」

　　「要是那样，事情就简单了。不过那家伙来找我是为了别的事。那家伙似乎因为接连失败，所以被解除寻找『基础』碎片的职责罗？现在他正在找大魔王撒旦的遗产。」

　　「解除职责，听起来好像是在演警探影集呢。」

　　惠美板起脸说道。

　　「你说……『大魔王撒旦的遗产』?」

　　「真奥，你知道吗？」

　　「……如果是钱那我会想要，但遗产税就算了。虽然我也不是心里没底，不过感觉那应该不是什么足以让天界积极寻找的东西。」

　　「嗯，看来真奥跟我同等级呢。」

　　「啊？」

　　「没什么。总之加百列似乎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要找的东西……不过为了代替加百列，或许会有其他天使来到日本也不一定。目前看起来最有嫌疑的，应该就是那家伙了。」

　　「喂，铃乃。要是你身为圣职者还有剩下一点良心，等回到安特·伊苏拉以后，就把大法神教会当作信奉邪神的邪教给毁灭掉吧。」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铃乃垂头丧气地回答。

　　「真是的，不是尼特族就是花花公子，真是没一个好货色。」

　　芦屋愤然地双手抱胸。

　　「芦屋，别把我也算进去啦。我就是因为讨厌天界，所以才跑出来的耶。」

　　「跑出来？」

　　「话说回来，原来你有身为尼特族的自觉啊。」

　　「唔！」

　　芦屋稍微思考了一下漆原的话，但真奥快速的吐槽，还是让漆原顿时哑口无言。

　　「总、总而言之啊！」

　　漆原轻咳了一下后便继续说道：

　　「若加百列所言属实，那么这次来到日本的天使似乎是『监视者』呢。」

　　「『监视者』……？是指监督所有天使行为的监视者拉贵尔吗？」

　　漆原点头回答铃乃的质间。

　　「虽然他并不是什么特别高位的天使，也不像加百列那么擅长战斗，更不是生命之树的守护天使。不过，拉贵尔被赋予了特别的权限。」

　　「是指『末世的宣告』……吗？」

　　铃乃话才刚说完——

　　『大家好，以下将为各位播放星期五的周末（注：日语中「末世」与「周末」的发音相同）新闻……』

　　漆原看的电视便从新闻换成了由主播向观众打招呼的节目。

　　「……」

　　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顿时都集中在铃乃身上。

　　「咦？啊，不、不对！这、这只是偶然啦！」

　　明白大家的视线代表什么意义后，铃乃面红耳赤地否定。

　　「冤、冤枉啊！」

　　漆原无视铃乃的抗议，继续说道：

　　「不知为何，在安特·伊苏拉也有关于末世宣告的传承，不过这传说实际上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拉贵尔只是在必要时监视天使们的行为，并在下达特定处分的裁定时负责宣告结果罢了。虽然基本上通常都跟堕天有关啦。」

　　「堕天的宣告？」

　　「没错。在我离开天界后不久，好像就建立起了那样的制度。由『监视者』负责下达裁定，并由『堕天邪眼光』遵从裁定加以执行。」

　　「堕天邪眼光……是指沙利叶的事吗？」

　　真奥因为突然跑出沙利叶的名字而感到惊讶。

　　「你想想看，要是沙利叶能自己独断让天使堕天，那天界的男天使早就都消失不见啦。」

　　真奥、惠美与铃乃互望了彼此一眼。这实在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说明。

　　「天使们虽然看起来任性妄为，但在天界内部使用力量时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人类的世界不是也差不多吗？就跟能够按下核弹发射按钮的现场士兵，不会征服世界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既然如此，那个叫拉贵尔的家伙到底是来日本干什么的啊？尽管说是要取代加百列，但照这样看来，他似乎没有那么强大的方量呢……」

　　漆原点头回应惠美的质问。

　　「如果拉贵尔并不是来带沙利叶回去……那么我想他应该是为了下达裁定而来的。」

　　下次出现的家伙，或许就不会是像我这种鸽派罗。

　　加百列替漆原留下了这样的警告。

　　「那个裁定，是什么意思啊？」

　　漆原轻佻地回答真奥的问题：

　　「你不知道吗？明明魔界之王和天使混血的勇者都到齐了。」

　　此时漆原不知为何看了铃乃一眼。

　　「连在安特·伊苏拉被魔王军蹂躏时都只是袖手旁观的天界，为什么会像大拍卖似的接连派遣天使来到日本，你们有想过其中的理由吗？」

　　对一面颂扬神的加护，一面将大批教会骑士送往死地的大法神教会高位圣职者的铃乃而言，这实在是个让人心如刀割的问题。

　　「……因为无论安特·伊苏拉死了多少人，对天界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正确答案。」

　　这是个残酷的答案。

　　「不过，一旦觉得将对自己产生危害，他们就会全力进行排除。听懂了吗？无论是真奥还是游佐，当然也包括芦屋跟贝尔在内，你们正逐渐逼近天界打算隐瞒的真实，除了独占『基础』的碎片之外，你们还动用武力击退了武斗派的天使。若拉贵尔判断你们将危害天界并下达裁定——」

　　只有真奥等人在看的新闻画面，正在播放某国内战的景象。

　　「天界就会正式地发动进攻。而且还是以让人觉得加百列的天兵大队不过是小儿科的规模呢。」

　　「……开什么玩笑！那这次也直接冲着我们这里来不就好了吗？」

　　真奥愤怒地槌了一下桌子。

　　「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刚才那些推论是以相信加百列的话为前提，而现在之所以还没演变成那样的状况，或许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其他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东西也不一定。例如艾米莉亚看见的『白衣女子』呢。而且佐佐木千穗的戒指，不也是从跟我们完全无关的地方出现的东西吗？」

　　「既然如此，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如果只能等待那个叫拉贵尔的家伙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或许还会再出现像佐佐木小姐那样的牺牲者也不一定啊。」

　　「呃，关于这部分，我是有一些头绪啦，而且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等。」

　　「在等？等什么……」

　　『那么接下来将为您统一播报今天的新闻。』

　　这时候，关于内战的报导已经结束，新闻主播正开始播报今天日本发生的主要新闻。

　　『关于手机与携带型资讯终端机收看电视节目的功能，亦即所谓行动数位电视在关东圈发生了收讯障碍，至今原因仍然不明，贩卖搭载行动数位电视功能终端机的各通讯厂商，目前正急于厘清原因以便对顾客有所交待。』

　　「啊，原来不是只有docodemo这样。」

　　由于这起行动数位电视收讯障碍事件替工作增添了不少烦恼，因此惠美一听见这则新闻后便抬起头来关注。

　　电视萤幕上正在播映某间公司员工召开道歉记者会的画面，一群人像是事先说好了般同时道歉，紧接着采访记者们接连发出的闪光灯更是让画面变得闪闪发光。

　　就在这个瞬间——

　　「咦？」

　　「喔哇！」

　　「唔！」

　　真奥与芦屋像是被闪光灯的气势给弹开一般，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漆原虽然勉强抓住桌缘忍住，但膝盖也同样不断地颤抖。

　　「喂、喂，你们怎么突然变这样啊？」

　　「没事吧？」

　　惠美扶起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却被撞飞的真奥，铃乃则是协助芦屋起身。

　　「咦？」

　　「什么？」

　　然而惠美与铃乃一看见真奥与芦屋起身后的模样，便同时吓了一跳。

　　两人的头发像触电般整个竖了起来。

　　而先前才被铃乃半开玩笑地打入声纳的芦屋那一头随意留长的头发，更是完全翘到让人觉得即使一口气用光一瓶发蜡，应该也不至于变成那样的程度。

　　「什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

　　真奥以颤抖的语气不悦地回答。

　　「艾米莉亚跟贝尔都没发现吗？看来果然是因为你们两个的容量太大了。」

　　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变化的漆原有些痛苦地说道，并努了努下巴指向电视。

　　在五人惊慌失措的这段期间内，电视上的新闻已经改为播出列岛各地接连传出因天气酷热而导致中暑的新闻。

　　「咦，什、什么？电视？咦？我、我知道了，你等一下！」

　　此时惠美突然用手按住额头开始自言自语，然后慌张地环视周围，在确定没有监视摄影机跟其他人影后，她才让阿拉斯·拉玛斯在谈话室内现身。

　　「欸咿！」

　　阿拉斯·拉玛斯一溜烟垃跑向电视，然后便开始不断地敲打萤幕。

　　在小女孩的攻击之下，液晶萤幕开始有些变形，惠美连忙出手阻止突然做出暴行的阿拉斯·拉玛斯。

　　「阿、阿拉斯·拉玛斯，你在干什么啦！不行！那是医院的……」

　　「那个东西刚才『磅』了一下！」

　　「……咦？」

　　阿拉斯·拉玛斯再度开始用她柔软的小手「乒乒乓乓」地拍起了电视。

　　「它『哔喀』、『啪～』还有『咿～』了一下！」

　　小女孩用右手指向电视，并频频用左手指着自己大大的眼睛。

　　「『哔喀』、『啪～』还有『咿～』?」

　　由于阿拉斯·拉玛斯使用的全都是状声词，因此惠美完全无法理解她想表达什么。

　　「刚才贝尔不是也用芦屋试过一次了吗？大概是因为阿拉斯·拉玛斯本身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才察觉到了吧？」

　　漆原用手整理自己翘起的头发，同时努了努下巴比向电视。

　　「是声纳啦。不晓得是谁今天一直在利用电视的电波发出声纳。只要能知道接受电波的电视所在位置，这么做会比随便发出广范围的声纳要来得有效率，也比较能确实过滤出对象的所在地。佐佐木千穗应该就是受到那个的牵连吧。」

　　「声纳？刚才那个像静电的东西，是声纳吗？」

　　真奥维持着头发倒竖的状态逼问漆原。

　　「那、那道冲击的确跟贝尔的恶作剧很像……」

　　芦屋瞪向铃乃，同时点头肯定真奥的说法。

　　「漆原，刚才的声纳，就是那个叫拉贵尔的天使搞的鬼吗？」

　　「嗯，那个可能性很高。只要凶手不是加百列，不过我觉得应该就是拉贵尔干的啦。」

　　「等、等一下，那他到底是怎么让电视发出声纳的，话说这种事情有可能办到吗？即使这个推论正确，全日本可是有好几千万人在收看电视耶！照理说除了千穗小姐以外，应该还会有其他受害者吧？基本上我从来没听说周声纳能让人陷入昏迷状态……」

　　对千穗与芦屋都发出过声纳的铃乃顿时慌了手脚，但真奥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翘起来的头发也跟着随之晃动。

　　「小千的家……曾经是声纳的爆发地点。」

　　「什么？」

　　「啊……」

　　真奥说完后，惠美似乎也因为想起了同一件事而发出惊呼。

　　「是艾伯……是指艾伯特之前发射的声纳吗？」

　　那是发生在千穗还不晓得真奥与惠美真面目时的事情。

　　惠美过去的旅伴艾伯特，曾经为了警告惠美与日本将遭遇某件灾厄而发射了好几次声纳。

　　而千穗找真奥商量这件事的举动，也成了加深千穗与真奥等人之间关系的远因……

　　「没错。小千家曾经接受过好几次从安特·伊苏拉传来的模糊声纳与概念收发。喂，铃乃，我记得视施术者的力量而定，声纳与概念收发都能改变反应的对象吧？」

　　「嗯、嗯。如果单纯只是想寻找人或物体的位置，那么计算也会变得单纯许多，除此之外也有像我对千穗小姐与艾谢尔做的那样，透过改变共鸣的方式来应用在其他各式各样的用途上面。」

　　千穗当初也是因此才偶然收到艾伯特的概念收发。而千穗家之所以会成为声纳的爆发地，大概就是因为艾伯特在寻找概念收发的收讯地时，碰巧找到了千穗吧。

　　艾伯特设定的条件是「对魔王撒旦抱持着强烈的思念」，于是他的概念收发便对千穗内心的力量产生了反应，而收到这份讯息的千穗在那之后也成了唯一一位跟安特·伊苏拉扯上关系的日本人。

　　「或许佐佐木千穗的家，也是因此才对透过电视发送的声纳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等等？即使某个地方之前曾经出现过强烈的反应，也不表示一定就会发生那样的现象吧？若术式会对艾伯或艾美留下的圣法术残渣产生反应，那么当初我跟加百列战斗时散播在笹塚一带的圣法气，就算因为对声纳产生反应而引起大爆炸也不奇怪吧。」

　　「光是圣法气的声纳，就足以让我们的脑袋大爆炸了呢。」

　　「就是说啊。」

　　惠美无视真奥与芦屋的抱怨。

　　「虽然我当时被真奥打倒了，所以对整起事件不太清楚。」

　　然而漆原的态度依然充满了自信。

　　「不过为什么艾美拉达·爱德华与艾伯特·安迪，会对位于地球的日本发射声纳呢？」

　　「……那是什么意思？」

　　「奥尔巴知道喔？毕竟就是他本人直接从魔王城追踪真奥开的『」门』的轨迹，并将艾米莉亚送来这里吧。不过那两个人就不同了。为什么照理说无法使用『门』的那两人，能够仅凭在『异世界』那种不着边际的地方获得的情报，得知艾米莉亚人在日本，并从安特·伊苏拉笔直地朝日本发射声纳呢？」

　　「虽然那是在我来这儿之前发生的事，所以我也不清楚详情，但难道不是跟奥尔巴大人一起追踪你们的轨迹吗？实际上我自己也是那样过来的。」

　　「别让我重复太多次啊，贝尔。无论是艾美拉达·爱德华还是艾伯特·安迪，他们都不会使用『门』的法术喔？」

　　「不过，艾美跟艾伯还是顺利过来了吧。魔王不是说过有一种由大天使翅膀做成的天使羽毛笔，只要是恶魔以外的人用了那个道具，就能使用『门』的法术吗？那两个人就是因为有莱拉……有妈妈的羽毛笔，所以才会用那个东西对日本使用声纳跟概念收发吧。千穗也是因此才会收到艾伯的概念收发…………咦？」

　　「……啊。」

　　惠美与真奥恍然大悟似的互望了彼此一眼。

　　「大概就是那样啦。这下你知道拉贵尔打算用声纳找什么了吧？」

　　惠美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艾美拉达的那通电话，是多久以前打来的呢。

　　打从在东京巨蛋城遇见那位知道阿拉斯·拉玛斯状况的白衣女子，直到今天为止，自己究竟是在发什么呆呢。

　　「拉贵尔跟加百列现在最优先的目标，既不是『基础』碎片，也不是『进化圣剑·单翼』，更不是真奥。这些全都只是顺便而已。」

　　那位天使，或许已经来到日本了也不一定，自己明明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是莱拉喔。虽然不知道理由，但他们正在日本寻找莱拉的踪迹，并打算对她下达某种裁定吧。」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艾伯特那个笨蛋透过莱拉的羽毛笔放出了概念收发，所以要是一个不小心，或许连小千的妈妈都会有危险的意思吧。」

　　总算发现事态出乎预料严重的真奥嘟囔着，但对惠美而言，这状况其实还要再更加危急。

　　「拉、拉贵尔的最终审判，具体来说到底是什么？」

　　惠美不自觉地揪住漆原的胸口。

　　「唔呀！」

　　「艾米莉亚！太用力了啦！还有这里可是医院，冷静点！」

　　「谁冷静得下来啊！」

　　惠美自然地拉高了音调。

　　「虽然从来没见过面，而且直到最近才知道她的存在……不过、不过……在见到面之前，在跟她说到话之前，她都必须要平安无事才行啊，她是……我的妈妈耶？」

　　「那个，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吗？是在找人吗？」

　　此畴听见惠美叫喊的护士小姐一脸惊讶地现身了。惠美因为她的声音而瞬间恢复理智，同时也放开了漆原。

　　「对、对不起，什么事也没有。」

　　「这样啊。毕竟这里是医院，麻烦各位要安静一点喔？」

　　尽管白衣的护士小姐似乎不太能接受，但还是悄悄地离开了。

　　「呜，咳，嗯……最有可能的推测，果然还是堕天吧。毕竟是『监视者』与『堕天邪眼光』的组合啊。」

　　即使眼角含泪，或许是因为知道惠美是认真的，所以漆原没抱怨便坦率地回答。

　　「那么，这表示沙利叶也跟这件事有关罗？」

　　「不，事到如今这应该不可能吧。虽然这么说也有点奇怪，不过那家伙基于某些原因，所以真的完全没把天界的事情放在心上。」

　　真奥回想起在前往铫子之前，沙利叶被自己打从心底迷恋上的木崎宣告禁止出入麦丹劳，并因为打击过大而裂成碎片融化、流进排水沟里的样子。

　　「既然如此，那我也猜不透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了。堕天原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达的裁定，更是从来没听说会有人为了裁定一个大天使，而特地跑来异世界造成那么多影响。」

　　「……结果，还是得先教训一下那个叫拉贵尔的混帐就对了。」

　　此时真奥点头并缓缓起身。

　　「既然连漆原都不知道，那么就只能直接问本人了吧。」

　　「姑且还是先请问一下，为什么魔王大人有必要『教训』那个拉贵尔呢？」

　　芦屋维持坐在椅子上的姿势问道。

　　真奥的回答十分简洁。

　　「我对那群天使的人际关系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我指挥的魔王军其中一位未来大元帅后补可是被他们给卷进去了耶。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

　　芦屋笑着肯定了真奥认真的表情。

　　「不，一点问题也没有。若是为了优秀的未来同僚，那么我当然也要助您一臂之力。」

　　「漆原、惠美、铃乃。」

　　「嗯？」

　　「什么事！」

　　「干什么？」

　　真奥依序看向所有人的脸。

　　「我一定要把那个叫拉贵尔的家伙给揪出来，让他负起害小千受苦的责任。你们也来帮忙吧。」

　　尽管真奥的态度傲慢，但不可思议地却没有任何人反对。

　　「唉，反正我很闲。而且我好歹也有自己受到佐佐木千穗照顾的自觉。」

　　「虽然我希望你可以等死了以后再说让千穗当大元帅这种梦话，不过既然是为了守护重要友人的安全，那就没办法了。」

　　「为了守护朋友，就来修订天使的教诲吧。仅限于这次，就正式跟你们合作好了。」

　　仅仅是为了守护一位少女，魔王、恶魔大元帅、堕天使、勇者以及圣职者，在医院的谈话室内为了同一个目的奋起。

　　「……嗯？」

　　此时真奥发现有人正在脚边拉着自己的裤子。

　　「爸爸！」

　　阿拉斯·拉玛斯以认真的眼神仰望真奥。

　　「阿拉斯·拉玛斯，也最喜欢千穗姊姊了！」

　　小女孩骄傲地宣言。

　　真奥也露出不输给对方的笑容，一口气抱起了阿拉斯·拉玛斯。

　　「上吧！」

　　「喔！」

　　五位年轻人与一位小女孩，一同走向电梯并离开了西海大学医院。

　　而目送他们的，正是刚才惠美引起骚动时，前来提醒惠美的护士小姐。

　　她一边挥着手上的诊察表，一边前往千穗的病房。

　　「佐佐木小姐，打扰罗……咦？」

　　进入病房后，护士小姐发现住院少女的母亲似乎不在。从包包还留在这里来看，应该是去买东西或上洗手间了吧。

　　护士小姐点点头，来到了千穗躺着的病床前面。

　　「……佐佐木小姐，托你那些可靠朋友的福，你应该马上就能出院了呢。」

　　护士小姐凝视着千穗的睡脸，露出满面的微笑。

Scan-130407-0006.jpg

　　「能将水火不容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你……或许有机会成为新的『知识』之母也不一定。」

　　几分钟后，从外面洗手间回来的里穗，在看见床边小桌上面放了写着明天将进行的检查项目预定表后，便拿起纸张开始读了起来。

　　因此她完全没有发现千穗左手神秘戒指上的宝石，正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走出因为空调而凉爽的医院后，呛人的湿气以及即使已经傍晚气温却依然居高不下的室外空气，一同袭向了这些异世界的战土。

　　明明才刚下定决心几分钟而已，但五人却马上露出了无精打采的表情。

　　「那么，既然你都做出了那样的宣言，应该对拉贵尔的所在位置有些头绪吧？」

　　「漆原，你有什么线索吗？」

　　针对惠美这记正中直球，真奥以漂亮的技巧传了出去。

　　「……你这个问题是认真的吗？」

　　看见球突然被传给自己，漆原以一副厌烦的表情抬头瞪向之前率先发难的真奥。

　　「我是有一些基本的方案啦。不过我不想被擅长机械的你瞧不起，所以觉得与其那样不如一开始就直接问你还比较好。」

　　真奥厚脸皮的发言，让漆原无话可说。

　　「……真奥有先设想哪些候补地点吗？」

　　「有两个地方。」

　　漆原因为真奥即时的回答而挑起了眉毛。

　　「喔，跟我一样呢。」

　　「不要只有你们两个在那里摆出理解的样子啦。」

　　铃乃轻轻推了一下真奥的背，于是页奥便挑起单边眉毛看向铃乃。

　　「你还记得我们去电器卖场时，是什么东西坏了吗？还有今天一整天萤幕都出现发光故障的东西又是什么？而我跟芦屋的头，又是因为什么才变成这副德性？」

　　「乱蓬蓬、乱蓬蓬！」

　　真奥一边让阿拉斯·拉玛斯玩着自己依然翘起的头发，一边说道。

　　「是电视吧。」

　　「……难不成！」

　　惠美似乎因为发现了什么而睁大了眼睛。漆原也跟着点头。

　　「因为难以想像所有出现异常的电视全都在播放同一个节目，所以关键应该不是特定的电视台。既然如此，说到能将所有关东圈的电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应该只剩下两个吧。」

　　「俗话不是说烟、被人称赞的猪、笨蛋以及嚣张的家伙都喜欢高的地方吗？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夏天温热的晚风，吹拂着五人的头发。

　　「那就是东京铁塔跟东京晴空塔。」

　　※

　　「喂，芦屋，你知道吗？」

　　「是的？」

　　东京都港区芝公园。

　　异世界的魔王，正得意地向心腹的恶魔大元帅说道：

　　「东京铁塔的顶端，是用战车做的呢！」

　　「……」

　　芦屋叹息地看向真奥握在手中的东西。

　　「是上面写的吗？」

　　真奥手上正握着在途中车站的KIYOSUKE买来的书，那是一本名叫《事到如今无法问人！关于数位电视广播的一切》的杂学系文库本。

　　「东京铁塔特别展望台上面的部分，是将韩战后废弃的美国战车，做为钢材的原料来利用呢。据说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难以取得优质的钢材，而美军正好也想开发新的战车，两方因为利害关系一致所产生的结果。」

　　「……！……！」

　　真奥交互地看向芦屋的脸以及手边的书，低声嘟囔道：

　　「……你、你之前就知道了吗？」

　　「以前在某个剧团从事帮忙搬道具的工作时，他们上演的戏剧，刚好就是在描写高度经济成长时的日本，我就是在当时接触到这些讯息。」

　　芦屋若无其事地回答。

　　顺带一提，此时真奥与芦屋已经妤好整理过自己的头发。

　　「那么魔王大人，请问您是否知道东京铁塔为什么会被涂成白色以及被称为国际标准橘的橘色？」

　　「……不知道。」

　　「因为根据航空法，只要是高度六十公尺以上或是有影响航空器安全之虞的建筑物，都有涂上国际标准橘与白色，以及设置日间障碍标识的义务。就东京铁塔而言，则是整座塔都被当成日间障碍标识，并间隔涂上那两种颜色。」

　　真奥哑口无言地看着芦屋的侧脸。

　　「可、可是东京晴空塔也没有红红的呀？」

　　「只要有设置高光度航空障碍灯，那么就没有设置日间障碍标识的义务。」

　　「…………啊，真的耶。」

　　真奥拚命翻着文库本，看来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应的记述。

　　芦屋看向沮丧的真奥，露出苦笑说道：

　　「虽然东京铁塔基于种种原因而变成像现在这样……不过我觉得，这座塔果然还是红色的时候最美。」

　　说完后，芦屋抬头仰望屹立在眼前的东京铁塔。

　　高度三百三十三公尺。除了电视以外，这里还被当成了许多电信企业的核心基地，长年以象征东京的建筑物受到众人喜爱。

　　尽管建筑物本身的高度已经被建造中的东京晴空塔超越，但依然完全无法削减其存在感。

　　除了每天都会有大批的观光客来访之外，由于已经决定在全面进入数位电视时代后，将会把空下来的频宽做为电信资源利用，因此这里的存在意义将会变成对市民与日本人更加有益的存在吧。

　　「不过，虽然这是我自己提出的看法，但感觉有点没自信呢。」

　　「您的意思是？」

　　「这里的人未免也太多了吧。真的会有天使待在这种地方吗？」

　　虽然这跟真奥等人完仝无关，不过对全日本而言，八月算是暑假的月分。

　　东京铁塔原本就是足以代表日本的人气地标，而今天更是因为众多观光客与携家带眷的游客而显得热闹非凡。

　　「这么说来，果然还是艾米莉亚去的东京晴空塔比较有可能罗？」

　　真奥、芦屋与惠美兵分两路，前两人负责东京铁塔，后者前往东京晴空塔，至于漆原与铃乃则是按照漆原的建议留在代代木，以防其中一方出现问题时，能够立刻赶过去支援。

　　虽然对漆原的建议感到有些介意，不过无论是搭乘JR总武线前往靠近东京晴空塔的锦糸町站，还是搭乘都营大江户线到最靠近东京铁塔的赤羽桥站，都能在代代木进行转车，因此也不是不能理解漆原提议留在代代木的理由。

　　针对这个让实质战斗力颇高的铃乃退出前线的布阵，铃乃一开始也提出了异议。

　　然而在天使认真应战的场合，除了惠美以外，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足以对抗的手段。

　　在列举出铃乃与沙利叶战斗时，无法对高位天使摆出强硬的态度，以及曾在远离现场处协助真奥变身成魔王等事迹后，铃乃才勉强接受。

　　「不过为了方便善后，这次麻烦你把影响的范围缩小一点啊。」

　　铃乃过去曾经夸张地破坏了新宿站的变电所，导致JR的电车因此全线停驶。

　　所以也难怪真奥会特意这么提醒她。

　　「要是方便复原的范围内的魔力足以让你恢复成魔王的话呢。」

　　不过铃乃却冷冷地回答。

　　一考虑到关于收拾善后的事情，真奥的心情就变得沉重了起来，不过光是惠美与铃乃一开始就认可真奥等人在有个万一时能恢复恶魔形态，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就算要去东京晴空塔，那里现在也还没开始正式启用吧？如果接下来想对那些通信机器乱来，在动手前应该就会被人发现不是吗？」

　　虽然就真奥等人目前所知，受害的状况早已超过会不会被人发现的程度，不过若那个叫做拉贵尔的天使真的如同漆原的预测，打算使用某种方法干涉电视讯号发射声纳，那么再也没什么比被日本人阻挠更能降低他进行任务的效率了。

　　「就算是东京铁塔的维护与检查，也并非总是滴水不漏地进行，我想两边的条件应该差不多吧。还是别顾虑那么多，先过去再说吧。」

　　真奥与芦屋两个大男人，目前正排在观光客队伍的最后面。

　　由于必须尽可能地对这里进行调查，因此得尽量将一个人能进入的场所扩大到极限才行。

　　大展鉴台与特别展望台的共通入场券是一人一千四百二十圆，在毫不犹豫地支付合计共两千八百四十圆的费用后依然觉得不痛不痒，对真奥等人而言是来到日本后首次的经验。

　　而这也能证明千穗在真奥与芦屋心中，无论就何种意义来说都成了如此重要的存在。

　　「对了，魔王大人，我们接下来是要搭电梯上去吧。」

　　「喔。」

　　「不过听说东京铁塔，好像也能利用楼梯上下楼呢。」

　　「……啊？」

　　「虽然我想应该不太可能，但若那个叫拉贵尔的天使是在楼梯的场合……」

　　「喂、喂，等等，该不会要用脚爬这座塔的楼梯……」

　　真奥仰望在夜晚的灯光中闪闪发光的红色铁塔。

　　同时回想起当初为了救千穗，而穿着一条内裤冲上东京都厅楼梯时的记忆。

　　「……真的假的？」

　　另一方面，惠美从附近大楼的屋顶透过法术「天光骏靴」，轻松地就飞到了东京晴空塔。

　　为了避免被地面的人看见自己飞行，惠美还事先换上了黑色的长袖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与长靴。

　　在新宿的UNI×LO购买这身较薄的黑色套装时，光是在长袖这点就足以让人热得痛苦万分，不过在标高超过六百公尺的晴空塔上方，可是正吹着足以不断剥夺普通人体温的狂风。

　　「是不是多穿一点过来会比较好啊……」

　　惠美边让风吹动自己的浏海边嘟囔着，不过说到更暖的衣服，就只剩下那些要价数万，标榜「本季秋冬新品」的衣服与登山用品了。

　　虽然这并非将金钱与友情放在同一个天秤上，然而即使身为勇者，依然难为无米之炊。

　　尽管现在已经是晚上，但依然有许多相关业者进出东京晴空塔，再加上周边的人潮往来十分频繁，与其无谋地接近探查，不如打一开始就先远离此处，再从高空降落塔顶还比较轻松。

　　当然高处也同样有负责高处维修与检查的作业员在工作。特别是东京晴空塔还尚未完工，新闻也连日报导将测试天线的运作状况，因此安排在夜间进行天线周边维修检查的可能性也很高一。

　　这是因为若在电波使用量大的白天到傍晚这段期间内以肉身接近天线，高频率的电波将会加热人体，引发俗称「高频波热」的现象。

　　惠美在位于东京晴空塔距离地面四百五十公尺处的某个展望台屋顶降落。

　　确认过放在胸前口袋的储用保力美达β后，惠美慎重地探索周围。

　　小心别被一般人发现自然不在话下，且若寻找的天使正在塔内某处，那么对方很有可能已经感应到惠美飞行时所使用的圣法气。

　　虽然惠美事先已经做好或许会遭塔内人物射击的最坏打算，但除了呼呼作响的风声以外，东京晴空塔内完全感应不到其他的气息，让她有些纳闷。

　　眼前是辽阔的东京夜景，即使是在晚上，依然能够隐约看见位于远方关东平原边缘的山峦轮廓。

　　看了一眼旁边耀眼的航空障碍灯后，惠美一边小心别被风给吹倒，一边开始慎重地走在展望台的屋顶上。

　　「不是在这边吗？」

　　视线所及，就只有呼啸的狂风吹拂之下的航空障碍灯以及坚固的工程用鹰架。

　　「还是先找一下子，再去东京铁塔那里看看好了……」

　　就在惠美打算联络真奥或铃乃这里扑空，差点因为一阵特别强的风而弄掉手机时——

　　「！」

　　发现风中参杂了明显杂音的惠美，马上压低身子警戒周遭。

　　钢骨结构的影子内，看不见其他人影。

　　所以才更显得异常。自己刚才听见的声音是……

　　「喷嚏声？」

　　「哈啾！」

　　这次惠美清楚地听见了。那是男性的喷嚏声，而且听起来还特别的呆，进一步而言，惠美曾经听过那个声音。

　　『妈妈！找到了！在上面！』

　　阿拉斯·拉玛斯从体内发出的声音似乎有些焦躁，惠美往小女孩指一不的方向一看——

　　便发现在自己十几公尺上方的钢骨，有一个奇妙的人影。

　　惠美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与那个叫做拉贵尔的天使在这里战斗的觉悟。不过那个人影看起来未免也太奇怪了。

　　虽然因为光线阴暗而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不过那个人似乎正抱着膝盖蹲在那里。

　　「哈啾！」

　　然后又再度打了个喷嚏。就在惠美不知所措地看向对方时——

　　「啊！」

　　那道蠢动的人影也发现了惠美。

　　接着慌张地想要起身的人影，就这么在钢骨上跌了一跤。

　　「危险！」

　　尽管不晓得对方是谁，惠美依然反射性地大喊，然而从四百五十公尺高空落下的悲惨意外，才一秒钟就被回避了。

　　「！」

　　惠美一看见那幅景象，便毫不犹豫地亮出了圣剑。

　　因为从钢骨上跌落的人影，瞬间展开了背上那对发光的翅膀。

　　无论怎么看，那都是在等候惠美的天使。

　　虽然这印证了真奥认为电视塔很可疑的推理，但这么一来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个天使不迎击接近这个重要据点的惠美呢？

　　惠美为了应付对手各种可能的攻击而将体内的圣法气提高到最大极限，但张开翅膀的天使却像是随风起舞的窗帘般摇摇摆摆地在空中晃动，最后好不容易才在惠美前方不远处，以彷佛被人踩扁的青蛙般的姿势落地——接着就这么一动也不动。

　　就在不知所措的惠美为了窥探对方的状况，正打算向前踏出脚步时——

　　『妈妈！假白脸！要小心！』

　　惠美迟疑了一下后，才发现「假白脸」这听起来像神秘咒语的字眼是指加百列，于是她用力往后一跳拉开距离，谨慎地用圣剑摆出架式。

　　虽然有从漆原那儿听说加百列再度出现在日本，但惠美却没预料到自己会在发射圣法气声纳的地点遇见对方。

　　即使曾经击退过对方，加百列终究还是代表天界的大天使。为了能够即时反应加百列的任何行动，惠美睁大眼睛紧紧盯着对方。

　　「吓我一跳！」

　　然而加百列最先采取的举动，居然是用颤抖的声音这么说道。

　　「我、我完全没注意到呢……你、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啊？」

　　加百列搓着手臂抬头瞪向惠美，仔细一看，他的嘴唇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

　　「这里，好、好冷喔喔喔喔！」

　　「……谁理你啊。」

　　对惠美而言，她也只能如此回答。

　　不晓得加百列是怎么搭配的，在彷佛古代希腊人于夏天穿的长袍底下，居然露出了一个写着「l　LOVE　L．A」的T恤图案。他裸露着应该没人会想看的大腿，连袜子也没穿就直接套上了凉鞋。

　　当然这些东西好歹也是天使的衣着，因此除了T恤以外，这些装备应该都隐藏着超越外观的力量吧。遗憾的是，这些力量中似乎并未包括御寒的功能。

　　「话、话说，艾、艾米莉亚？你、你来这里干什么的啊？东、东京晴空塔还没开放喔？六百三十四公尺还是好久以后的事喔？」

　　加百列边颤抖边口齿不清地发着牢骚。

　　「人、人类的力量，真、真的是不可小觑呢，嗯，无论是安特·伊苏拉还是天界，都没有这么高的建筑物呢！就、就连魔王城也顶多只有东京铁塔那么高……没想到这里的风又强又冷……哈啾！」

　　大天使在大都会的上空洒下了肮脏的喷嚏。

　　「我才想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被解除寻找『基础』碎片的职务了吗？」

　　惠美完全不在乎加百列的身体状况，在质问的同时将圣剑指向对方。

　　「嗯，对啊。话说，你有没有带面纸啊？可以的话，最好是柔软又有保湿效果那种。」

　　而加百列还是一样无视惠美散发的险峻气氛，自顾自地说道。

　　加百列曾经想对阿拉斯·拉玛斯不利，因此惠美完全没有宽待对方的理由。

　　惠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逼近加百列，像之前曾经做过的一样将圣剑前端抵在加百列的胸口上。

　　「你应该没忘记之前发生过的那些事吧？我可没那么有耐心喔。」

　　「这女生不管对恶魔还是大天使都一个样啊！」

　　加百列甚至连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呃，那个，该怎么说。总之我也跟路西菲尔说过了，这次我并没有打算跟你、圣剑或是魔王扯上关系。真的，真的啦！我是为了工作的事情才来出差，你们真的只要照平常那样过着和平的生活就好了……」

　　「就是因为那样和平的生活被人破坏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啊。那个声纳，是你发出来的吗？」

　　「……」

　　惠美故作冷淡，并慎重地挑选语句。目前还无法确定天使们的目的，是否真如漆原所言是寻找莱拉。

　　「你还记得那位知道我们真面目的女孩吗？她因为声纳而失去意识了。」

　　「咦？真的吗？」

　　不晓得这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惊讶，还是加百列一流的演技。总之这位轻浮的大天使露出惊愕的表情，同时张大嘴巴吸了一口气——

　　「哈啾！」

　　然后不知为何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而就在这一瞬间，原本被剑抵着的加百列突然从惠美眼前失去了踪影。

　　「！」

　　『妈妈！不是在那里！』

　　惠美追着圣法气将圣剑往后方一挥——

　　「猜错罗。」

　　一只手指抵在惠美的后脑。

　　「BANG!是我赢了。」

　　「……」

　　圣剑的剑刃驱散了加百列做为诱饵所放出的圣法气，加百列本人则是流着鼻涕维持倒立的样子，摆出手枪的姿势将食指抵在惠美的后脑杓上。

　　「虽然正面用剑术应战对我不利，不过战斗并非只有一种万法。」

　　惠美后脑杓的方向传出圣法气的能量提高的气息。

　　「……你打算杀了我，然后夺走阿拉斯·拉玛斯吗？」

　　高空的风，驱散了惠美的声音。

　　「我不会那么做喔。毕竟目前还搞不清楚你们到底是怎么融合的，要是杀了你之后连孩子也一起死掉不就糟了吗？」

　　加百列的圣法气突然急遽减弱，刺向后脑杓的杀气也跟着消失了。

　　「先别管这个……关于那女孩失去意识的事情，能再跟我说明得详细一点吗？」

　　「咦？」

　　「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只是为了避免从这座塔发出去的测试电波与东京铁塔的电波之间产生干涉，导致声纳的精度下降而已，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拉贵尔打算用什么方法发射声纳，更没听说过他的做法会害这个世界的人丧失意识。」

　　惠美谨慎地只将脸转过去，瞪向倒立着的加百列那副破绽百出的表情。

　　「你说的是那位女孩吧？那个叫佐佐千穗，对魔王心醉不已的可爱女孩。我记得她不是跟魔王在同一间店里工作吗？沙利叶有跟我提过她喔。」

　　「你问这个干什么？该不会想像沙利叶那样把千穗抓走，拿来当成实验动物吧？」

　　「喂……那家伙曾经打算那么做吗？」

　　加百列用少根筋的表情吸了一下鼻子，举起双手猛然摇头。

　　「我才没有那么糟糕的兴趣呢。只要告诉我她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好了。」

　　「……为什么你会想知道那种事？」

　　面对惠美的质问，加百列有些不好意思地搔着脸说道：

　　「哎呀，那个，虽然我不像沙利叶那么直接，但或许我们最后想知道的事情其实一样呢。呐，地球人不也一样在寻找进化或基因的起源吗？」

　　加百列的语气让惠美不由得毛骨悚然，因此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悦，瞪着对方啐道：

　　「你觉得只要这么说，我就会乖乖地告诉你吗？」

　　「不觉得。姑且不论这点，鉴于我们天界至今对你们做过的那些事，我也不认为你会乖乖地告诉我。所以，要不要跟我做个交易啊？」

　　「交易？」

　　一阵强风在夜空中吹拂着惠美的长发。

　　「我会先直接向你透露几个情报，然后你再视内容决定，要不要告诉我关于佐佐木千穗的事情就可以了。」

　　「……又没有证据能证明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才不会做出随便听信敌人提供的情报并出卖朋友的事情。」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你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告诉我。不过，我觉得你一定会想说的。」

　　加百列好不容易将身体恢复正常的方向，轻轻拍动翅膀降落在展望台的屋檐上。

　　「要是我说你的父亲诺尔德·尤斯提纳还活着，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

　　加百列出乎意料的一句话，让惠美明显露出动摇的表情。

　　似乎非常享受这个反应的加百列，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开始想听了吗？」

　　「……啊。」

　　惠美还来不及回答，加百列就出现了异状。

　　「啊，对、对、对不起，稍微离我远一点……哈啾！」

　　还在想加百列的表情怎么会突然变得扭曲，没想到他居然忍不住朝惠美的脸用力地打了个喷嚏。

　　「………………」

　　在强风的推波助澜之下，感觉到有一阵令人不敢恭维的飞沫喷到自己脸上的惠美——

　　「哼！」

　　「唔喔喔！」

　　毫不留情地用圣剑剑柄敲了一下加百列的头顶。

　　「我、我的眼睛，都冒出火花了……」

　　「如果你能快点讲一讲，那我倒还能勉强听一下。不过，要是阿拉斯·拉玛斯判断你是在说谎，我马上就让你身首异处。」

　　「所以说……为什么你要用跟对恶魔一样的方式对待我啊！」

　　惠美瞄了一眼泪眼盈眶的加百列后啐道：

　　「我对敌人可不会手下留情。对阿拉斯·拉玛斯的敌人更是如此。」

　　听到这句话，大天使只好举起双手表达投降之意。

　　五分钟后，刚做好的展望台内部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

　　尽管空气不流通，但这里还是十分温暖。

　　设施内到处都盖着塑胶布，看起来就是一副施工中的样子。

　　「虽然已经变温了，要喝吗？」

　　加百列在惠美眼前从长袍里拿出罐装咖啡。

　　「妈妈，不能喝，很危险。」

　　对加百列充满敌意的阿拉斯·拉玛斯，目前正恢复实体站在惠美的脚边。

　　即使阿拉斯·拉玛斯没那么说，也不会有人想喝加百列从怀里拿出来的温咖啡。

　　「我没有在里面下毒啦。」

　　尽管加百列拚命地辩解，但这并非有没有毒的问题。

　　「我才不打算碰不是这世界的人所拿出来的食物或饮料。别管什么饮料了，快把你想说的话说一说，然后滚回天界去吧。」

　　「真严厉……不过说来真不可思议～～无论是安特·伊苏拉还是这个地球，同样都有『若吃了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就会无法回到现世』的传说呢～～」

　　看起来似乎并未因此感到不悦的加百列，打开尺寸略大并写着「研磨微增」的罐装咖啡，当场喝了起来。

　　「啊，好温……」

　　加百列彻底摆出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即使知道那是他的策略，惠美还是厌烦地跺着脚说道：

　　「我可没打算陪你在这里喝茶聊天。如果有话想问我，就快点告诉我爸爸的事情。」

　　「你愿意听吗？」

　　「要是我觉得你在说谎，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敢骗妈妈，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被母子两人异口同声地指称为骗子的加百列，有些沮丧地回答：

　　「……唉，总之等听完我说的话后，你们再自己判断要怎么行动吧。除了诺尔德·尤斯提纳以外，我还有其他事想告诉你。」

　　加百列用双手包着咖啡罐，开始断断绩续地说道：

　　「天界现在面临了即将一分为二的局面。这种事情……虽然不能说是前所未有，不过大概也算是千载难逢了。就这部分而言……你的父母以及你的出身，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别在那里兜圈子了，直接告诉我结论吧。我目前只知道那个叫拉贵尔的家伙正为了某件事追我妈妈……追莱拉……不过天界跟我们一家人到底有什么仇啊？」

　　「虽然跟仇恨有点不一样，不过你们的确是做了麻烦的事情。」

　　加百列还是一样露出让人看不透真意的微笑。

　　「只不过，莱拉跟诺尔德都只是其中一个大要点，说得极端一点，无论是你、魔王撒旦还是那个『基础』碎片……进一步而言，甚至连路西菲尔、穿浴衣的圣职者、撒旦的心腹以及那位佐佐木千穗在内，都已经脱不了关系了。不对，要说最坏的状况，甚至还包括这个地球的所有人类。」

　　「所以说，我不是叫你别兜圈子了吗？」

　　惠美不耐烦地催促着加百列。

　　「哎呀，你还真是个急性子～明明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可是足以从根本颠覆你们的世界观呢。」

　　加百列以惹人厌的语气说完后便看向咖啡罐。

　　「我想先澄清你的误解，我们这些天使，并非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咦？」

　　「天使的行动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力回避天界的危机』。直截了当地说，大家都认为无论魔王军在安特·伊苏拉杀了多少人，只要天界不会有危险就无所谓。」

　　加百列干脆地说出若安特·伊苏拉的大法神教会信徒听见，或许会发狂也不一定的言论。

　　「然后，打从前阵子你将魔王军赶出安特·伊苏拉，并漂流到这个地球时起，勇者艾米莉亚这个存在就已经被认定为是『天界的危机』。」

　　「还真是过分呢……理由是什么？」

　　「我之前也说过了，要你再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是在那场围绕着阿拉斯·拉玛斯的战争最后，加百列离开前所留下的话。

　　「我，是什么样的存在？」

　　「嗯……虽然这个例子不太好，不过这么说你应该就能理解了。你觉得人类跟黑猩猩之间，有办法生小孩吗？」

　　「啊！？！？」

　　惠美因为加百列突然提出的惊人质问而皱起眉头，语气也跟着变得激动。

　　「当然不可能吧？」

　　「为什么？」

　　「为什么……这……基本上从生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种类根本就不同吧！」

　　「不同样都是灵长类与猴子的伙伴吗？狗跟猫不是也有自然交配的杂种吗？」

　　「那只是因为在种类方面，两者之间的基因并没有极端的差距吧？关于人类跟黑猩猩的基因构造虽然还有争议，不过就连认为误差只有百分之几的见解，也只是其中一种有力的说法罢了！」

　　「我是不太懂什么基因啦，但你还真清楚呢。」

　　「因为我很久以前曾经在电视上看过那种科学节目啦！」

　　「勇者居然『会看电视』呢，这还真有趣。」

　　玩笑开完后，加百列继续维持轻浮的态度看向惠美说道：

　　「换句话说，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是因为有种族的隔阂，所以才无法生小孩罗。」

　　「没错！那又怎么样！」

　　「那为什么人类跟天使之间有办法生小孩呢？」

　　时间彷佛瞬间静止。

　　这句话应该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时候吧。

　　「……你……说什么？」

　　「你是天使莱拉与人类诺尔德·尤斯提纳之间生下来的孩子。要是质疑这个前提我可是会很困扰呢，关于这件事实我能保证是真的。因为这就是将你与『天界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啊。」

　　「那、那是……」

　　「你刚才的说法还不错。就是因为种族之间没有极端的差距，然后，那同时也是真理。」

　　加百列夸张地张开双手。

　　铁罐内喝剩的咖啡飞溅而出，在白色长袍上留下了污渍。

　　「人类就生物上来看其实是天使，或是天使就生物上来看其实是人类，你觉得哪一边才是正确答案呢？」

　　「哪一边……那、那个……」

　　天使，是人类？

　　在自己眼前挥动的翅膀、压倒性的圣法气、银色的头发以及红色的眼睛，姑且不论长袍上的咖啡污渍，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

　　不过——

　　「你们打从一开始便擅自认定天使与天界是超越常理的存在对吧。当然身为一名天使，我也无法否定那种存在。然而那并不是指我们，真要说的话——」

　　加百列指向站在惠美脚边，依然瞪着自己的小小存在。

　　「应该是指她才对。」

　　「呜！」

　　被天界的大天使认定为超常存在的小女孩，像是为了挺身保护妈妈般站在惠美前面，用眼神与声音威吓着加百列。

　　一时跟不上状况的惠美，感觉到自己的脚正在发抖。

　　但加百列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

　　「唉，刚刚说的那些话还只不过是序曲而已，真正重要的还在后头。这跟天使只会为了『天界的危机』行动有关，现在天界即将因为『天界的危机』的定义而一分为二，所以拉贵尔才会为了统一定义而行动。然后，接下来这就和拉贵尔会根据哪一边来下达裁定有关了。」

　　加百列看起来有些开心似的对脸色发白的惠美说道：

　　「不只母亲，你的父亲大概也来到地球了。视拉贵尔裁定的结果而定，或许天界也会对你父亲出手呢。」

　　※

　　西海大学附设医院三〇五号室的病房已经熄灯。

　　这里目前只剩从走廊射进来的日光灯光芒，以及显示护士铃位置的小灯静静地闪烁着。

　　此时黑暗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一道微小的亮光。

　　那是一道带着不可思议热度的紫色光芒。

　　在只剩下入睡的住院患者们呼吸声的病房内——

　　「……妈妈……我不是说过好几次别在烧卖里面加豌豆吗……」

　　千穗发出完全睡昏了头的声音，从床上起身。

　　「啊，对、对不起，妈妈，我睡着了，所以米……咦？」

　　因此，等血液重新在身体内循环后，千穗才想起母亲在自己失去意识前的吩咐，拨开身上的毛毯。

　　「这里，是哪里啊？」

　　千穗看着完全没印象的天花板、墙壁以及窗户，惊讶地眨着眼睛。

　　「咦？医院？」

　　就在这时，千穗因为感觉有人正在耳边，轻声地告诉自己目前的所在位置而转头一看——

　　「……咦？」

　　然后便发现了自己的手机。由于外萤幕并未显示时钟，因此看来已经没电了。

　　满心疑惑的千穗思考了一下后，便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相同的现象而小心翼翼地环视周围。

　　「艾伯特，先生？还是说，是艾美拉达小姐……吗？」

　　身边确实有声音响起，然而周围却没有半个人影。虽然并非期待有人回答，但千穗还是试着向不存在现场的某人间道。

　　「啊……」

　　此时，照理说已经没电的手机，居然开始发出千穗从未设定过色彩的来电光芒。

　　明明既没有铃声，也没有震动，不过手机确实收到了讯号。

　　千穗战战兢兢地拿起手机打开一看，但画面依然是一片漆黑。

　　「喂、喂……？」

　　千穗半信半疑地将手机拿近耳边，压低聱音应道，接着听筒另一端便传出了一个从未听过的女性声音。

　　而且那道声音所说的第一句话，就完全超乎了千穗的预料。

　　「不可以挑食喔……不、不过把烧卖跟豌豆放在一起，真的是恶魔的行为！虽然我喜欢恶魔，不过关于烧卖我还是比较喜欢虾子与培根！」

　　想不到对方居然在指摘自己的梦话。千穗在此下定决心，除非是别人善意提供的料理，或是世界上除了豌豆以外的食物都消灭了，否则自己绝对不要再吃豌豆。

　　尽管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不到恶意，但千穗还是因为有人听见了自己跟挑食有关的幼稚梦话，而在黑暗中变得满脸通红。

　　接着，对方在单方面地讲了好一阵子话后，便突然催促千穗看向左手。

　　「左手？啊，这戒指，该不会就是那个叫『基础』碎片的东西吧？」

　　千穗看向虽然没印象，但正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问道。

　　「最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光这点小事是吓不倒我的。」

　　千穗露出苦笑。至于电话另一端的通话对象，似乎也为千穗的大胆而感到惊讶。

　　「撒旦……是指真奥哥吧……嗯，咦？东京的某处？嗯……」

　　在那之后，两人稍微对谈了好一会儿，千穗的紧张也逐渐获得舒缓。

　　「我知道了。我愿意帮忙……咦？我不觉得害怕喔？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啦……」

　　千穗微笑道。

　　「虽然我周围有恶魔、天使以及安特·伊苏拉的人们，但再怎么说大家的感情还是很好……咦？嗯，我并不担心喔。因为就算欺骗我，异世界的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与其这么做，不如像那个叫奥尔巴的人一样，直接拿我当人质还比较简单又有效吧。」

　　千穗手上戒指的光芒，像是在微笑似的摇曳着。

　　「擅长的武器？嗯……感觉好像没什么像武器的东西……」

　　像是为了鼓起干劲一般，千穗看向自己紧握的双手。

　　「我有在练习弓道，如果是弓，那我还有一点自信。」

　　※

　　「喂……真的在这里吗？」

　　「……不晓得呢。」

　　真奥与芦屋正一脸疲累地走下东京铁塔的楼梯。

　　由于正值暑假期间，因此东京铁塔内可说是人山人海。

　　或许是因为跟都厅有关的记亿作祟，在开始探索东京铁塔时，真奥决定利用电梯上楼，只有下楼时才无可奈何地使用楼梯。

　　不过光是想搭电梯上展望台就已经快被人潮挤到头昏脑胀，即使不断往上走，也只会看见展望台内塞满了人、人、人……

　　光靠两个人实在无法确认所有人的样子，而且基本上他们连半点类似圣法气的痕迹都感觉不到。

　　由于不晓得到底什么东西会被拿来当成圣法气声纳的发讯源，因此真奥与芦屋还刻意排队，接连利用付费望远镜观察外面的状况。考虑到对方是利用电视当成声纳的媒界，所以明知道这么做会造成其他客人的麻烦，他们还是试着紧黏在馆内萤幕的前面。

　　就连在特别展望台，两人也同样扫过了所有的望远镜，不过还是一无所获。虽然其中有一个望远镜能看得见东京晴空塔，但依然没发现惠美在晴空塔战斗的痕迹。

　　「要是被我发现那家伙正在底下的餐厅吃饭，我就要把可乐灌进他的鼻子里面！」

　　说着不晓得称不称得上是过于激动的怨言，真奥与芦屋缓缓地走下楼梯。至于这个楼梯，居然还特地在各楼层揭示游客大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让真奥因为这无意义的新发现而变得更加不悦。

　　相较于晴空塔，东京铁塔因为总是处在灯光照耀之下，所以很少有光源上的死角，而展望台以外的部分，看起来也没隐藏什么可疑的人影。

　　这么一来，就只能考虑对方是潜入一般人无法进入的特别展望台上方，或是盖在地上的蜡人馆的蜡人里面了。

　　「仔细想想，对方也不是随时都在发射声纳……倒不如说那个叫拉贵尔的家伙一直停留在特定地点的可能性还比较低呢。」

　　芦屋说的话也有道理。

　　对真奥来说，即使自己能够保持魔王的形态，若无必要也不想一直待在这种迎风的高处。

　　「不然……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虽然目前资料还太少，不过若淀川桥家电的那起事件也是受到声纳的影响，距离医院那发声纳之间大约间隔了五！六个小时。所以说下次……」

　　「是晚上十二点左右罗？我们怎么可能有办法等那么久啊！」

　　「为什么不行？」

　　「啊？」

　　真奥因为芦屋那一脸觉得下可思议的表情而皱起了眉头。

　　「如果相信贝尔的说法，就暂时不需要担心佐佐木小姐的安全。虽然要是一直发生那种意外，电器卖场的人或许会感到困扰，不过晚上十二点能看的电视并不像白天那么多吧。只要拜托佐佐木小姐的双亲晚上别打开电视，就算再等六小时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然而真奥却露出有些困扰的表情，低声说道：

　　「可是就算小千不会有事，要是因为让对方打出那发声纳，而导致另一边的状况恶化就糟了。」

　　「咦？」

　　「我……有话想问那个人，在成为魔王并侵略安特·伊苏拉失败的现在……这样下去，或许会因为被天界抢先，而失去这个机会也不一定。」

　　「魔王大人？」

　　虽然芦屋看起来无法理解真奥的话中之意，但真奥还是无视那样的部下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给铃乃。

　　『喂。』

　　「我们已经在东京铁塔绕了一圈，不过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家伙。惠美那边怎么样，她有说什么吗？」

　　『不晓得，她还没跟我联络……咦？什么？』

　　「怎么了？」

　　『路西菲尔他……喂，我换给路西菲尔听，你等一下。』

　　在一阵杂音之后，听筒中便马上出现了漆原的声音。

　　「你们没找到吗？」

　　「嗯，对方或许目前并不在铁塔里面。」

　　『啊，意思是对方并非常驻在那里吧。』

　　「只是有这个可能性而已。所以这样下去，或许得眼睁睁地看对方发射下一次的声纳了。该怎么办才好。」

　　「这样啊，要不要试着跟艾米莉亚联络看看？」

　　「呃，我本来就打算晚点要打电话给她。不过就我刚才在东京铁塔用望远镜确认的状况，那里似乎没有战斗的气息。如果她跟天使打了起来，应该远远就能确认到那股非比寻常的圣法气，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吧……」

　　『我知道了，我这边会想点对策。总之你跟芦屋就先在那里待机吧。要是事情顺利或是有什么状况我会通知你，晚点再连络吧。』

　　「对策？你到底……啊，喂…………居然给我挂电话了！」

　　「怎么了吗？」

　　在一旁听电话的芦屋出声问道。

　　「我不知道……漆原那家伙自信满满地说有什么对策。」

　　「真令人不安。希望他别采取什么特别花钱的手段就好了。」

　　「现在徵信社应该也下会帮忙找人吧……总之先等个十五分钟看看。要是到时候还没联络，大家就先找个地方会合一下吧。」

　　说完后，将手机收进口袋的真奥开始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下楼梯，芦屋也尾随在后。

　　※

　　铃乃正在漆原的带领下，走在夜晚的代代木街道上。

　　漆原跟真奥讲完电话后——

　　「由我们这边来把天使熏出来吧。你也过来帮忙。」

　　也没做什么说明就直接出发了。

　　「喂，路西菲尔，你到底打算上哪儿去。现在离车站愈来愈远罗。」

　　漆原与铃乃原本之所以会留在代代木，就是因为那里有能直通东京铁塔与晴空塔的电车。一旦离开车站，除非两人使用超常的手段，否则根本就无法快速地移动，这么一来到了必须战斗时，或许会导致力量不足也不一定。

　　「你跟艾米莉亚应该能透过某种方法补充圣法气吧。」

　　「……那是什么意思。」

　　「不用装傻啦。跟我们相比，你们最近实在是太肆无忌惮地使用力量了。」

　　铃乃的怀里确实藏了保力美达β的小瓶子，但她并不打算在魔王城居民面前公开补充圣法气的具体手段。

　　「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拉贵尔，不过还是得趁那家伙发射下次的声纳之前，锁定他的所在位置才行。这点光靠我们是办不到的。现在也没时间叫艾米莉亚回来了，所以就拜托你啦。」

　　「这里是哪里？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啊？」

　　铃乃仰望漆原停下脚步的地方。

　　眼前是一栋彷佛方尖碑般的尖塔型大厦。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那栋建筑物在都会的黑暗夜晚里显得充满威严，接着铃乃便在四角皆设有红色航空障碍灯的那栋大厦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标志。

　　「真要说的话，我其实比较偏向不需要电视。我觉得只要有网路还有手机就很够用了。」

　　「不、下过这里应该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去的地方吧？」

　　相较于狼狈的铃乃，漆原倒是显得气定神闲。

　　「你大概知道我想做什么了吧？」

　　「虽然知道，但要是弄坏这里的东西引发了什么问题，一定会造成恐慌吧！」

　　「所以我才不是找能够胜过大天使的艾米莉亚或魔王真奥，而是找你这个普通人类来做啊。如果是你的力量，应该能以弱到刚好的力量扩散出去吧。」

　　「这种说法听起来真令人火大……不、不对，不是这个问题……喂，路西菲尔！」

　　无视因为被人当面评价很弱而心有不甘的铃乃，漆原快步走向大楼的入口。

　　看见一位少年穿着洗到变形、磨损的T恤接近，警卫理所当然地上前拦住漆原打算盘查。

　　然而那对隐藏在随意留长的前发底下的紫色眼睛一微微发光，漆原的身影马上便从警卫的视野里消失。

　　警卫因为眼前突然有人消失而显得狼狈不堪，而漆原则是直接在他面前转过身向铃乃招手，然后两人便悠然地走进耸立在涩谷区代代木的地标，通称docodemo塔的docodemo代代木大楼。

　　铃乃战战兢兢地跟在漆原后面。明明这位穿着皱巴巴T恤的少年与穿着浴衣的女性怎么看都不像公司员工，但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任何人拦下他们。

　　「说到现在使用跟电视电波一样大范围频宽的机械，就只有手机了吧。」

　　「该、该不会……你要我做跟拉贵尔一样的事吧……」

　　「没错。」

　　漆原笑着点头。

　　「我要你利用docodemo手机频宽的电波打出声纳。对象只要设定为不可能出现在日本的大量圣法气就可以了。在那些反应中，其中一个就是天使。」

　　「怎、怎么会变成这样……」

　　铃乃因为寒冷而缩起身子颤抖。

　　尽管地上还很热，但一到了以两百七十二公尺的高度为傲的docodemo塔顶，呼啸的寒风便毫不留情地吹向微波天线的基座。

　　铃乃原本就穿着容易被风压影响的浴衣，再加上那又是夏衣的材质，因此几乎等于是直接用肌肤在承受冷风。

　　「久等啦。我已经知道哪个频宽能在关东地区内传到最远的地方了。只要对着天线发射，就能让声纳乘着那个频率散播出去。直接触摸可能会产生高频波热，所以要小心点喔。」

　　漆原从仅限特定人物使用，通往大楼内部以及用来维修和检查天线用的通道探出头来。他正用手摊开在手机目录里也有记载的都内电波范围图，不过那张是特别为了业务用途所设计的地图。

　　铃乃脑中浮现被漆原弄得乱七八糟的电脑桌，开始担心起事情结束之后，漆原是否能够好好地将地图放回原本的地方。

　　「这么做不会害这里的重要电脑或其他东西坏掉吗？」

　　「不会不会，放心啦。倒不如说因为搭载声纳会压迫到频宽，所以动作若不快点，或许会造成通信障碍也不一定呢。」

　　「……啊啊！我不管了啦！」

　　虽然铃乃至今依然不太了解漆原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既然都来到了这里，再继续拖延下去也没用。

　　铃乃将体内的圣法气提升到极限，对准天线一口气放射出去。

　　「探信圣波！」

　　持续从铃乃手中放射出的圣法气一与微波天线融合，就像是在空中张开了一张看不见的电网般迅速地往四面八方放射出去，扩展成一个巨大的光环。

　　光环以docodemo塔为中心，缓缓扩散到数百公尺外远的地方，而光芒在与大气融合之后也开始逐渐消失。

　　对人类而言，铃乃发出的圣法气波就像手机电波一样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然而即使如此，它们还是会确实地扩散到远处，并在最后捕捉到些什么吧。

　　「唔……唔唔唔唔唔。」

　　探信圣波虽然是一种广域索敌的声纳术，但并非只是单纯地打出声纳而已。光是发出声纳，就会不断地消耗圣法气，而且还必须持续到发射出去的圣法气顺着反应传回来为止。

　　持续尽可能地扩大探查范围的铃乃，在反应回来之前都不能停止放射圣法气。

　　「……不、不行了……」

　　然而即使拥有超人的力量，那也只是跟普通人类相比的状况，铃乃本身的圣法气量依然远远不及惠美。

　　若再这样持续放射圣法气，力量马上就会耗尽。

　　「唔！」

　　铃乃在发出呻吟的同时，将手伸进怀里拿出保力美达β的小瓶子。

　　像是电视广告一般，铃乃只用单手拇指便转开盖子，然后当场一饮而尽。

　　「喔，原来你们是用那个啊。」

　　站在一旁的漆原，露出好像在说「看见好东西了」似的阴险笑容。

　　铃乃下定决心等这个工作结束，一定要用武身铁光将漆原给打下楼后，总算勉强用补充的圣法气撑到了反应回来。

　　「……来了！」

　　铃乃展开的光环——探信圣波传来了反应。

　　一道彷佛隐形电流般的触感沿着扩散的圣法气波，透过docodemo塔的天线回到了铃乃体内。

　　接着铃乃放松力道，满脸大汗地喘着气。

　　「距离这里东南方约六公里处有一个，东北东约十五公里处有两个，西南附近也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反应……」

　　听完铃乃气喘吁吁的报告后，漆原皱着眉头比对手上的地图。

　　「西南是笹塚的方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微弱，不过那应该是沙利叶吧。东南约六公里处是东京铁塔，东北东十五公里则是在晴空塔附近。如果晴空塔那个是艾米莉亚跟阿拉斯·拉玛斯……看来得打个电话给真奥了。东京铁塔那里果然有人……」

　　「还有……另一个地方……」

　　「咦？」

　　即使满身大汗，铃乃还是快速拔起了别在头发上的十字型玻璃发簪。

　　在发出一阵光芒后，铃乃纤细的手上已经握着一支由发簪变化而成的巨槌。

　　铃乃无视害怕自己将因为没有好好说明就乱使唤人而被打飞的漆原，尽可能地移动到天线底座的边缘。

　　「就是这里。」

　　「啊？」

　　「准备好了，路西菲尔。有不知名的东西正在靠近这里。」

　　铃乃以认真的眼神，俯视眼前的代代木夜景。

　　在往来行车的灯光中，一道特别强烈的光芒正以极快的速度，沿着docodemo塔的外壁往上攀升。

　　「要来了！」

　　「什、什么东西？」

　　漆原因为来不及做好应战的准备而惊慌失措，铃乃则是为了随时对应突发状况而后退一步做好准备。

　　铃乃打算等对方一飞上来这里，就要用大槌全力往对方的头顶招呼，因此她摆好架式，并用剩下的圣法气一口气强化全身。

　　既然对手理所当然似的沿着外壁飞行，那么或许也必须做好空中对战的觉悟。

　　风的声音改变了。

　　「…………！」

　　无声的讶异袭击了铃乃。

　　就连漆原也僵在原地，彷佛刚才惊慌的模样都是骗人似的。

　　一位完全出乎意料的人物，正浮在两人面前。

　　来人全身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只有睁开的眼睛颜色与平常不同。

　　那是对与漆原和沙利叶如出一辙的紫色眼眸。

　　而将那道金光与紫瞳的神秘性破坏殆尽的，则是一件以淡粉红色为基调花纹的睡衣，以及用磨损的金字标示医院名称的绿色拖鞋。

　　「千、千穗小姐？」

　　「骗人的吧？为、为什么？」

　　来人正是照理说还在西海大学附设医院住院的千穗。

　　「啊……是铃乃小姐跟漆原先生！」

　　虽然两人理所当然地感到十分惊讶，但千穗似乎也没预料到会见到他们。千穗将手抵在耳朵上后，居然就直接开始说起话来了。

　　「不是这里！咦？啊，是、是那样吗？」

　　虽然她看起来像是在跟某人对话，但铃乃与漆原当然什么也没听见。

　　「是概念收发吗？」

　　由于包围千穗的光芒怎么看都是圣法气，因此漆原开始怀疑该不会是魔力精制连带让千穗觉醒了什么奇妙的能力。

　　「咦？啊，不是啦。这只是用在淀川桥家电买的耳机麦克风连到手机上而已。虽然用这副打扮走进店内有点难为情。」

　　「……这样啊。」

　　「那种事随便怎样都好！千穗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发现千穗的耳朵与睡衣口袋间连了一条黑线的漆原沮丧地跪在地上，铃乃则是惊慌失措地询问千穗。

　　「呃，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话说刚刚在这里发射声纳的人，是铃乃小姐吧？」

　　「嗯、嗯。」

　　金光闪闪的千穗以平常的语气问道，还无法接受这种异常状况的铃乃只能点头回应。

　　「那个，因为这样似乎不太好，所以还是别再这么做会比较好。」

Scan-130407-0007.jpg

　　「咦？」

　　「有人说这样会破坏世界之力的平衡，最好不要只从其中一边去刺激它。」

　　「喂，佐佐木千穗，你是在跟谁说话？」

　　漆原以锐利的视线回应千穗所说的话。

　　「你不可能会知道那种事。那通电话，是在跟谁通话？」

　　面对漆原的提问，千穗不知为何有些困扰地以彷佛快哭出来似的表情回答：

　　「『别多管闲事啦，笨蛋，呸呸呸！』……那个人是这么说的。」

　　「啊？那是怎样啊！」

　　「不、不是我说的啦！呃，那个，是电话另一端的人……」

　　千穗以差点快哭出来的模样对着漆原辩解，铃乃则因为这幅难得一见的场景而稍微恢复了冷静。

　　从惠美的话与千穗的戒指来看，至少可以确定那个能以对千穗的肉体毫无副作用的方式，赋予她过剩的圣法气力量者，应该不是加百列那一方的存在。

　　更何况眼前的千穗并未遭人操纵，依然维持着铃乃所熟知的佐佐木千穗的人格。

　　既然如此，那么千穗跟电话另一端的某人，应该是基于某个目的才会来到这里。

　　不过铃乃并未发问，取而代之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挥动巨槌。

　　「武光烈波！」

　　「呀啊！」

　　冲击波穿过吓得缩起身子的千穗旁边，铃乃则像是追着自己放出的攻击般从docodemo大楼跳入夜空。她以纤细的手臂挥舞巨槌所放出的冲击波，弹飞了从夜空中飞向千穗背后的四颗光球。

　　「……天兵大队！」

　　「啊，也对。毕竟加百列都来了呢。」

　　漆原与铃乃瞪向光球飞过来的方向，那里有四个浮在空中的人影——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动！」

　　他们是手里拿着剑的天兵大队。隶属于加百列的天使军队，正傲然地浮在夜空中打算制伏铃乃等人。

　　「……千穗小姐，如果在这里的事情办完了就快点离开，那些家伙交给我们来处理！」

　　铃乃小心谨慎地举起巨槌说道。

　　「咦，可、可是……」

　　「您是基于某个目的才借助那股力量过来的吧？不过您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向我们说明那个目的，而且那股力量应该也无法让千穗小姐突然成长为一流的战士。魔王跟艾谢尔在东京铁塔，艾米莉亚则是在晴空塔。」

　　「……我、我知道了。」

　　身上闪耀着金光的千穗，将双手高举过头。

　　才刚看见她的两掌之间发出银色的光芒，千穗就已经侧身将双手分开。

　　千穗尽可能地将右手拉到右耳后方，左手则是维持着几乎跟右手相同的高度往前伸出，立起食指。

　　就在这个时候，漆原发现千穗左手食指上的戒指，正发出与眼睛颜色相同的紫色光芒。

　　千穗从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拿出了一把银色的光弓。

　　她摆出日本弓道中发射前的最后步骤——「会」的射形，要不是穿着花纹睡衣与医院拖鞋，甚至会让人联想到神话中月之女神的庄严姿态。

　　「真奥哥，是在东京铁塔吧？」

　　千穗向漆原确认。看见漆原点头后，千穗微微露出笑容说道：

　　「席鲁库·艾特欧·鲁西特！」

　　虽然是千穗的声音，但那却是千穗不可能通晓的语言，如同铃乃刚才所做的一样，她瞄准docodemo大楼的天线射出了光箭。

　　那是一道无论规模还是蕴含的圣法气都远远超过铃乃的「探信圣波」。千穗用来发动法术的咒语，在神圣韦斯语中就是与「探信圣波」同义的句子。

　　维持着明确形状的金色光环，以docodemo塔为中心向周围的大气扩散。

　　相较于铃乃的探信圣波，千穗放出的光芒无论前进多远都没有衰弱的迹象，呈放射状在东京天空中扩展阅来。

　　「我之后一定会向大家说明！请你们要小心一点喔！」

　　说完后，千穗便彷佛一颗流星般飞往位于东北东方向的东京晴空塔。

　　「站住！」

　　天兵大队见状，便准备去追击千穗。

　　「你们的对手是我！」

　　docodemo代代木大楼的尖塔上空，铃乃正挺身阻挡在四对翅膀面前。

　　「刚才的那些法术光球，是瞄准千穗小姐吧？还有你们追击千穗小姐时的眼神，看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像天使喔？你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铃乃以狰狞的笑容，仰望自己过去曾经屈服的天使。

　　「如果你们打算假借神圣之名危害人类……那就由我来矫正你们！」

　　「啊……贝尔，只要让我口头教训一下，那个……」

　　漆原站在天线的底座旁边打算劝阻铃乃，但却被她制止了。

　　「我知道。不过若是由在上位者出来收拾这个场面，他们就无法切身地体会失败的痛苦，也没办法在真正的意义上反省自己的错误。」

　　「啊？」

　　「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类，并为异世界带来了许多的伤害。那是身为天使不该有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必须修订这一点才行！」

　　另一方面，在看见铃乃充满斗志的样子后，天兵大队的四位天使皆难掩疑惑。

　　「人类，把武器收起来！我们是隶属于加百列大人的天兵大队！你的行为违背了神的意旨与加百列大人的目的……」

　　「你们这些庸俗的家伙给我闭嘴！」

　　「……？」

　　天兵大队因为被人类如此指摘而感到动摇。

　　不过这些人之前造访Villa·Rosa笹塚时明明还是天使的样子，现在却在长袍底下加了T恤与运动服，看见他们这副半桶水的日本模样，就算不是铃乃，应该也会想指责他们庸俗吧。

　　这些天使们之所以会感到动摇，或许是因为有某种程度的自觉也不一定。

　　「什么叫做神的意旨！宣扬要爱自己邻人的神，怎么可能会允许他人毫无意义地伤害无辜的少女以及这个国家呢！我才想问你们这些假借神之名伤害他人的家伙……」

　　铃乃踢了尖塔一脚后，便飞入了新宿的夜空之中。

　　「到底是什么人！」

　　前首席异端审问官克莉丝提亚·贝尔举起巨槌，燃起体内圣法气散发出强烈的魄力，让侍奉大天使的四位天兵大队忍不住端正架势。

　　「觉悟吧，天兵大队！审判就要开始了！」

　　铃乃将巨槌伸向站在自己前方的天使，散发出深灰色光芒的长发随风飘动。

　　「第一！你们主人的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民与民众的财产。大法神教会在此基于正义，命令你们做出相对应的赔偿！第二！针对你们未事先警告便企图伤害大法神教会信徒这点，我要求你们提出相对应的理由！若你们愿在『神』之名下坦白招认与悔改这两项罪状……唔！」

　　铃乃以响亮的声音宣布审判，但天兵们并未给她说完的机会。

　　天使们沉默地亮出武器，用过去曾抵在她身上过的长剑发动攻势。

　　铃乃不慌不忙地用武身铁光的握把挡下利剑。

　　相较于惠美的圣剑、沙利叶的大镰刀以及加百列的杜兰朵之剑，对方使用的是用金属锻造的普通长剑。

　　「唔哇，真刺激！」

　　留在docodemo屋顶上的漆原见状，便吹起了口哨。

　　「区区人类，居然想制裁我们这些天界的使者，别笑死人了！」

　　「喔，是吗？不过就连使用堕天之力的天界大天使，都曾经向我告解忏悔自己的罪行呢。唉，反正……」

　　铃乃轻轻一笑，挥动握把弹开利剑。

　　除此之外，铃乃还同时利用这个反动回转巨槌，瞄准天兵的背全力挥下。

　　「武光冲星！」

　　「呃啊！」

　　即使没被打飞，但这股从体内往上爆发的冲击还是让天兵失去了意识，让他掉到了漆原所在的尖塔屋顶上。

　　「你们如果不靠偷袭，就连『区区人类』也赢不了吗？」

　　铃乃旋转巨槌，快速回转了三下后才重新将巨槌扛在肩上。

　　「这是利用圣法气强化并突破身体极限的招式。原本是打算用来对付恶魔用的法术……接下来，换谁想尝试看看？还是说要乖乖地接受我的审判，跟加百列一起承认自己的错误……看来是不可能呢。」

　　剩下的三位天兵，没等铃乃说完便一齐攻了过来。

　　从三个不同方向袭来的天使之剑，全都被铃乃用巨槌前方圆滑的部分巧妙架开，并用握把接下。

　　「什么！」

　　「哇喔！」

　　天兵与漆原同时发出惊呼。

　　铃乃用浴衣的袖子卷住剑刃空手抓住，然后用灌注了圣法气、穿着草鞋的右脚跟狠狠地踢向剑刃侧边。

　　照理说是在天界锻造的剑，就这么连同握剑的手腕关节一同粉碎。

　　「要是有碎片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可就不炒了，垃圾要好好带回家啊。」

　　铃乃一脸游刃有余地将从天兵手中掉落的剑柄与剑刃碎片收进袖中。

　　「那么，我已经给过你们两次投降的机会，所以没有下一次了。这个国家佛祖的忍耐极限似乎是三次，不过我两次就很够了。」

　　铃乃重新用两手提起巨槌，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

　　天使们完全来不及反应。

　　铃乃用灌注了圣法气的脚跟往空中一踢，便发出有如大炮般的声响。就在天兵们因为巨响而分心的一瞬间，穿着浴衣的圣女早已从原本的正面，绕到了他们的后方。

　　而下一个瞬间，刚在敌人背后现身的铃乃又以不到一眨眼的时间再度出现在天兵面前，背对着他们飞翔。原本做好承受巨槌冲击的天兵们，因为只感觉到空气吹拂的触感而露出讶异的表情。

　　铃乃用力挥了一下巨槌，并用空着的左手整理散乱的头发，然后彷佛刚施展完拔刀术收鞘般的将武身铁光恢复成发簪，重新插回头上。

　　「武光舞·凤仙花。」

　　就在这一瞬间。

　　三道圣法气的冲击波响彻新宿的夜空。

　　三位天兵无法承受从身体内侧产生的冲击，于是便跟最开始的那位天兵一样瞬间失去意识，一同朝漆原所在的docodemo大楼屋顶坠落。

　　「别小看人类。好好地体会一下活着的痛苦吧。」

　　「喔喔，好可怕。」

　　漆原发自真心地感到恐惧。

　　无视颤抖的漆原，铃乃擦了一下因战斗而流的汗，将放在左袖里的东西拿到眼前观察。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天使，到底是什么？」

　　天兵们使用的剑，当然并非由「进化天银」所打造，不过却也不是材质不明的超级金属。

　　而是铃乃每天理所当然都会接触到的金属。

　　那就是「铁」。

　　「喂，贝尔！好像又有什么东西靠近罗？」

　　漆原从大楼呼唤正歪着头感到纳闷的铃乃。

　　「……？」

　　铃乃因为听见漆原的话而拾起头，并小心地将剑的碎片收进袖子里面以防掉落。

　　某个东西正从远方的天空逼近。

　　那看起来似乎是千穗之前放出的光环，不过除此之外，还伴随了其他东西。

　　尽管形式不同，但千穗做的事情其实跟铃乃一样，都是发射某种声纳。既然如此，那同样也会以「反应」的形式将某种信号集中传回施术者指定的地点。

　　不过那道扩散的光环在集中的同时，到底又带回了什么东西呢。

　　「唔……」

　　不可能。铃乃不自觉地提高警戒。

　　千穗发出的确实是圣法气的声纳，然而——

　　「魔力？」

　　铃乃与漆原茫然地看着散发金光的魔力光带，从头顶上往东南的方向飞去。

　　「……嗯？」

　　当光带从头顶上经过时，虽然不多，但铃乃感觉自己的体内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也跟着消失了。

　　※

　　「漆原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啊？」

　　东京铁塔底下有一栋能够搭乘直通展望台电梯的复合商业大楼——东京铁塔Leg．Town，真奥与芦屋正站在建筑物内其中一间洗手间的镜子前面。

　　就在漆原挂断电话的十几分钟后，彷佛利用垫板的静电恶作剧般，真奥与芦屋的头发突然随着一阵莫名的恶寒而翘了起来。

　　「他都没跟您联络吗？」

　　「嗯，完全没有。」

　　由于两人平常都没时髦到会随身携带发蜡与梳子，因此他们正在利用洗手间的自来水整理头发。

　　特别是这已经是芦屋的头发今天第二次被铃乃的声纳所害，然而不清楚实际状况的两人当然无从得知这件事。

　　「真是的，惠美不接电话，我们也没找到拉贵尔，真搞不懂我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发完牢骚后，总算将头发整理到能见人程度的真奥与芦屋心情黯淡地走出建筑物，回头仰望自己才刚爬上爬下过的东京铁塔。

　　虽然两人已经在这里闲晃了好一段时间，不过东京铁塔的人口密度还是完全没有降低的迹象，正当真奥与芦屋判断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找到连脸都没见过的对象，开始感到束手无策时——

　　「……喂，芦屋，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啊？」

　　「嗯……我有不好的预感。」

　　真奥与芦屋皱起眉头互望了彼此一眼。跟先前头发翘起来时一样，一股类似晕船的晕眩感正蠢蠢欲动在两人的背上游走。

　　「喂，那是什么？流星？」

　　此时群众中有人看向天空大喊。真奥与芦屋也跟着望向围观群众所指引的方向。

　　一道流星正从南方往这里逼近。

　　「圣法气的光……那就是让我们心神不宁的原因吗？难不成是惠美？」

　　真奥说出以魔王而言十分合情合理的感想。

　　「魔王大人，要是被本人听见您说这种话，您可是会被杀掉喔。而且……」

　　芦屋以有些莫名其妙的方式提出谏言，然后跟周围的人一样指向天空。

　　「让我们如此焦躁不安的原因，应该就在那东西的后面。」

　　即使不用芦屋特别说明，真奥当然也明白这点。

　　位于流星后方的金色光带，像是为了包围东京铁塔似的一口气往这里逼近。

　　以塔为中心开始从全方位靠近此处的光带，不知何时在天空化为了一道巨大的光环。

　　这无论怎么想都并非自然现象，但就算是日本，应该也不具备足以引起这种现象的技术。

　　「哇、哇，这是什么表演吗？」

　　「该不会是极光吧？」

　　「东京哪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极光啊！大概是烟火吧？」

　　真奥集中精神提防群众产生混乱或是敌人出现，然而或许是因为外观看起来很漂亮，所以即使这现象不管怎么看都是天地异变，现场还是没有半个人觉得情况严重。

　　「哎呀，加百列那家伙该不会又捅了什么娄子吧？」

　　「嗯？」

　　就在这段期间内，真奥发现某个站在自己附近的围观群众，正一面仰望天空一面说出奇妙的话，于是慌张地环视周围。

　　然后真奥便发现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留着庞克风爆炸头的男子，正站在距离自己身后不远处。

　　「啊？你……」

　　「喔？哎呀，真巧呢，乌龙面店的青年。」

　　真奥虽然因为对方理所当然似的说着流利的日语而感到惊讶，但在他回过神来之前，芦屋已经为了保护真奥而插进两人之间。

　　男子推了一下太阳眼镜，看向芦屋与真奥。而且不知为何，他的嘴里还叼着一根牙签。

　　「……魔王大人，请您看他的眼睛。」

　　真奥因为芦屋严肃的语气而看向推着太阳眼镜往这儿瞧的男子，发现他的眼睛颜色——

　　「紫色的，眼睛……？」

　　「嗯，我的眼睛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男子上下晃动着嘴里的牙签，并刻意摘下太阳眼镜睁大眼睛给对方看。

　　「这里餐厅的乌龙面也不错呢！还有筷子也是，这次我有努力用过罗！」

　　「你、你……你该不会……」

　　不晓得是基于愤怒，遗是因为神秘的光环正往这里逼近，真奥激动地颤抖。

　　从正面仔细观察之后，真奥发现男子的爆炸头并非纯黑，还另外有一撮看起来特别鲜艳、彷佛经过挑染的紫色头发。

　　「原来你这家伙就是拉贵尔啊！」

　　「喔？我不记得自己有跟你报过名号啊……」

　　爆炸头男子对拉贵尔这个名字产生反应，打从心底感到惊讶似的睁大了眼睛。

　　「原来你真的在地面上吃饭啊啊啊？」

　　在这瞬间，逼近的光环接触到了塔顶的天线，包围铁塔的光芒也宛如阵雨般的洒落一地。

　　「……喔？」

　　「嗯？」

　　「哎呀？」

　　真奥、芦屋以及疑似拉贵尔的男子同时发出惊呼。

　　爆发的光环残渣一抵达真奥与围观群众所在的东京铁塔底下的地面，便瞬间朝在场的两位青年袭卷而来。

　　光之阵雨直接击向真奥与芦屋，爆炸头的男子也因为随之产生的冲击波而不禁遮住了睑。

　　两位青年一沐浴在光中，体内便立即出现异样感，头发也像是为了与爆炸头男对抗般开始大爆发，然而两人还来不及惊讶地互望彼此——

　　变化马上就发生了。

　　照理说原本是被金色的光之漩涡直接命中的两位青年身上，居然发出了黑色的光芒。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一道咆哮把金光吸收殆尽，将一切全都染上黑暗并炸裂出黑色的光芒，掩盖了原本打在东京铁塔上的柔和灯光。

　　外形宛如发光的装饰吊灯，做为人类创造的时代监视者的红色铁塔底下，正泛滥着将近无限的黑暗。

　　「既然你人在地上，那一开始就给我说清楚啊！居然害找白花了那么多钱啊啊啊！」

　　尽管从那片黑暗中传出来的恶魔之声，有着足以让人感到血液冻结的魄力，但语句中却充满了完全不符合声音重量的小家子气怨恨。

　　整个世界顿时笼罩在从黑暗底部涌出的绿色光芒之中。

　　绿光包围了东京铁塔周边一带，同时暂停了里面所有人的行动。

　　这跟曾经出现在笹塚的魔力结界一样，无论是绿光内的人还是物体，实际上都存在于外面，所以能够免于遭到结界内破坏行动的牵连。

　　从远方来看，如同极光般往上攀升的结界，看起来就像是在为东京铁塔打上绿色的灯光。

　　这一切都是由一个恶魔所为，且那个恶魔正用足以一瞥就让人类昏倒、蕴含着强烈怨恨的视线瞪向爆炸头男子。

　　「我要把可乐灌进你的鼻子里面！」

　　吸收了蕴藏在金色光环中的魔力之后，魔王撒旦与恶魔大元帅艾谢尔，就在这一瞬间降临了东京铁塔。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爆炸头男丢掉了太阳眼镜，正面承受对方的眼光。

　　「老加。你知道这些家伙在日本吗？」

　　但他说话的对象，却并非突然现身的两位大恶魔。

　　「！」

　　被撑到极限的UN×LO的T恤，因为无法承受独角魔王撒旦转身的动作而处处应声破裂。

　　「我没想到会跟他们扯上关系，所以才没告诉你，抱歉啦。」

　　那个人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这里的呢。

　　悠然地浮在魔王撒旦的魔力结界中，并彷佛理所当然似的不受其魔力影响者，正是曾经打算抢夺魔王与勇者之子的那位大天使——

　　亦即化为流星追着光带来到东京铁塔的加百列。

　　※

　　「……妈妈。」

　　「……」

　　「妈妈……」

　　惠美正抱着膝盖蹲在东京晴空塔展望台的角落。

　　就算阿拉斯·拉玛斯泫然欲泣地猛力摇着惠美呼唤她，惠美还是没有反应。

　　父亲还活着。

　　关于五年前那段离别的记忆。惠美一直以来总是将站在自己面前、因为泪水而模糊的父亲身影烙印在心里，将丧父的悲叹与愤怒化为力量持续战斗下去。

　　跟父亲的事情相比，天使并非超常存在这点只能算是件小事。毕竟她原本就没把路西菲尔跟沙利叶当成是超常的存在，这只不过是让惠美更加确认他们是与自己敌对的一个强大势力罢了。

　　比起这种事情，父亲尚在人世。

　　明明这不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实，更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希望。

　　但惠美的脚却畏缩得动弹不得。

　　加百列说谎的可能性应该很低吧。毕竟就算欺骗惠美说诺尔德还活着，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

　　加百列所说的「天界的危机」之一，恐怕就是莱拉与诺尔德生下艾米莉亚这孩子的事实，将连带产生让天界与天使的神圣性降低的危险吧。

　　天界与天使之所以成为众人信仰与崇拜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是远远超乎人类想像的超常存在，若被人得知他们只不过是拥有不同文明的人类，其威势将会一口气跌落谷底吧。

　　因为即使规模不同，安特·伊苏拉的人类还是能使用跟天使没什么两样的奇迹。

　　所以如果要说谎，加百列应该会说诺尔德已经死亡并离开人世了才对。

　　这么一来，无论他想怎么扭曲「勇者艾米莉亚之父」的形象都没问题。

　　即使被人揭露诺尔德只是个普通的农夫，也能用他回到天界或被拔擢为天使等理由蒙混过去。

　　而另一个更单纯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憎恨杀害自己双亲的仇人。惠美与真奥之间的关系原本就称不上良好，若让她再次得知父亲的死讯，必然会增加惠美对「魔王撒旦」的恨意，如此一来就能让妨碍天界的两人彼此互相残杀。

　　但加百列却是这么说的。

　　父亲诺尔德还活着。

　　光是这点就足以让惠美看不见前方。惠美稍微拾起头一看，便发现阿拉斯·拉玛斯正以泫然欲泣的表情紧盯着自己。

　　「妈妈？没事吧？你肚子痛吗？」

　　「……不，我没事，虽然没事……」

　　惠美无力地笑道，然后再次将脸埋入膝盖。

　　「只是在想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虽然在首次以教会骑士的身分踏入战场时，惠美就已经清楚地自觉到自己想消灭魔王军这个愿望，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替父亲报仇，就只是为了这一点而已。

　　尽管来到日本以后，惠美与魔王基于种种原因而经常有彼此往来的机会，但她从头到尾都还是将魔王视为最终必须打倒的敌人。

　　不过——

　　「光是知道爸爸还没死，那家伙好像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敌人……」

　　惠美的父亲是个农夫，虽然力气很大，但依然不是经历过战斗训练的战士。跟魔王军交战过的惠美十分清楚恶魔的力量与残虐，所以在看过自己被毁灭的故乡遗址后，马上便得出诺尔德因为力有未逮而死于非命的结论。她无法不那么想。

　　所以每当她想着一定要让魔王也尝尝跟父亲所承受过的相同的苦楚与疼痛时，脑中总是会浮现出那个瞬间。

　　当然就算父亲还活着，惠美对魔王的怨恨也不会因此消失。

　　即使父亲尚在人世，依然有可能生病或受伤，而且这也无法抹去和平的生活遭人全数破坏后所产生的痛苦与憎恨。

　　在当上勇者以前，身为一个安特·伊苏拉的人类，魔王军所散播的破坏与悲剧全都难以让人原谅。

　　不过驱使惠美讨伐魔王的重要齿轮突然被人从旁拆了下来，导致她内心思考的方式改变这点，依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而关于剩下的齿轮，接下来到底该跟什么样的齿轮与行动，她现在还找不到答案。

　　加百列遗留的土产——「研磨微增」的空罐正在惠美旁边滚动。

　　在告诉惠美诺尔德或许人在日本之后，加百列便向她索取代价。

　　换句话说，就是千穗目前的状况。

　　惠美动摇了。虽然她一点都不想告诉对方跟重要的友人千穗有关的情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她心里的某处还是隐藏着只要告诉对方少女的状况，就能更加接近父亲一步的邪恶诱惑。

　　然而时间却不给惠美迷惘的机会。

　　一股巨大的能量通过在良心和欲望之间摇摆不定的惠美下方。

　　『哎呀，这下可不妙了。』

　　加百列停止露出奸笑，一口气喝干了手上的咖啡。

　　『就聊到这里吧。再怎么说还是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这个话题就先到此为止。关于我提供的情报，就当作是附赠的好了。下次见面时，再告诉我些什么吧。』

　　『等、等等……』

　　『虽然这可能会让你有点迷惘。』

　　加百列摆出不符合自己风格的认真表情说道。

　　不晓得是怎么办到的，只见加百列接连穿过墙壁与窗户，等注意到时，他人已经在展望台外面了。

　　『并不是所有天界的人，都觉得只要用工作当藉口就能为所欲为。大家只不过是不想死而已。再怎么说，我们还是有自己身为受人崇敬天使的自觉啊。』

　　说完后，加百列便飞出展望台，追着那股神秘的巨大能量离开了。

　　那股能量与加百列都是往南方前进。恐怕是真奥所在的东京铁塔发生了什么事吧。

　　然而即使如此，惠美还是一动也不动。

　　因为她应该战斗的对手、战斗的理由，以及该守护的东西，都已经变得一片混乱。

　　「……呐，阿拉斯·拉玛斯。」

　　「呜？」

　　「对我来说，勇者的工作实在太沉重了。我原本就只是个随处可见的农家女孩。要是我从小就接受英才教育，应该就能不在意那些小细节直接打倒魔王，并拥有更强烈一点的使命感也不一定。」

　　「妈妈，不喜欢，当勇者吗？」

　　阿拉斯·拉玛斯大概是听不懂太难的话吧，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如此小女孩依然确实地察觉到惠美想表达的事，并用简短的话重复说了一次。

　　「以前，是那样没错啦。不过要是没当勇者，我就不会遇见阿拉斯·拉玛斯了，所以现在倒是没那么讨厌。」

　　「嘻嘻。」

　　「呐，阿拉斯·拉玛斯。」

　　「什么事？」

　　「阿拉斯·拉玛斯长大后想做什么啊？」

　　惠美的问题让阿拉斯·拉玛斯惊讶地眨起了眼睛。正当惠美心想小女孩可能还无法理解这类的问题时——

　　「我要当，放宗熊！」

　　阿拉斯·拉玛斯的眼睛突然变得闪闪发光，用力举起双手如此宣言。

　　由于没想到对方会提出具体的职业，再加上这答案实在是太出人意料，因此惠美在陷入一阵沉默后，脸上便露出了柔和的笑脸。

　　「你想当放松熊吗？」

　　「嗯！还有，还有啊！」

　　似乎还想继续说下去的阿拉斯·拉玛斯，朝惠美探出了身子。

　　「咖哩！」

　　「咦？」

　　惠美感到有些纳闷。因为她到现在都还没让阿拉斯·拉玛斯吃过咖哩。

　　在魔王城时，芦屋应该也有特别注意不让阿拉斯·拉玛斯吃味道太强烈的东西才对。所以阿拉斯·拉玛斯对咖哩应该没有喜不喜欢吃的概念……

　　「因为妈妈最喜欢放宗熊跟咖哩了！阿拉斯·拉玛斯也最喜欢妈妈了！所以等长大以后，阿拉斯·拉玛斯，要当放宗熊，跟咖哩！」

　　「……这样啊。」

　　阿拉斯·拉玛斯说等长大以后，想成为惠美最喜欢的东西。

　　惠美为了掩饰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而将阿拉斯·拉玛斯拉近自己紧紧抱住。

　　「对不起，妈妈，好像变得有点软弱。」

　　「要吃咖哩吗？」

　　「等千穗姊姊康复后，我们再一起去吃吧。」

　　「耶！」

　　「唔噗！」

　　阿拉斯·拉玛斯在惠美怀里很有精神地举起手，然后直接击中了惠美的鼻子。

　　「……这样正好能帮我打起精神呢。」

　　因为不同于刚才的理由而变得泪眼盈眶的惠美，总算重新站了起来。

　　「反正这又不是第一次将结论延后了。现在必须先为了守护重要的东西行动才行。以后的事情……就等以后再考虑吧。」

　　既然确定了拉贵尔的行为会对日本、千穗以及莱拉造成危害，那么就目前而言，拉贵尔无庸置疑地是惠美的敌人。

　　加百列曾经说过他是在这里预防拉贵尔从东京铁塔放出的声纳波，受到晴空塔发出的测试数位电波干扰。

　　既然如此，那么主要的战场一定是真奥与芦屋前往的拉贵尔所在地——东京铁塔。

Scan-130407-0008.jpg

　　若那两人打算跟加百列与拉贵尔战斗，一定百分之百没有胜算。

　　然而就算情况不至于演变成战斗，还是有铃乃所说的「魔王被带去安特·伊苏拉」的危险性存在。

　　「明明我都还没找出答案……要是让他们被带到远方，我可是会很困扰呢。」

　　如今已经不是担心有没有可能被地上的人看见的时候了。

　　就在惠美沿着跟进来时相同的工程用通道走出展望台的屋顶，将意识集中到脚底准备全力飞行时——

　　「现在不行喔。因为东京铁塔附近已经都被真奥哥用魔力结界封锁起来了。要是硬闯进去，会替附近的人造成危害。」

　　「唔！是、是谁？」

　　除了惠美与阿拉斯·拉玛斯之外，现在晴空塔应该已经没有其他的人。而就连阿拉斯·拉玛斯本人，也已经跟惠美融合并进入她的体内了。

　　「不过，这样我就放心了。大家果然还会继续待在日本呢。」

　　一道光芒从比惠美目前所在的展望台还要高的地方下降。

　　全身包围着金色光芒的来人，对一看见自己的身影就变得哑口无言的惠美说道：

　　「一起去吧。我会帮你做一个入口。」

　　「千、千穗……你那个样子是……」

　　「走吧，游佐小姐。」

　　在全身缠绕着金色圣法气的千穗回答惠美的问题之前，她已经先凭空拿出一把银色的弓箭，并搭上圣法气的箭矢。

　　「唔！」

　　只见银色箭矢伴随着一股强大的魄力被射入夜空，同时以光的轨迹载着千穗与惠美往南方飞翔。

　　惠美与千穗的身影一同消失在那道光芒之中，只剩下高空的强风留在原地呼啸。

　　※

　　「喔，看起来好像变得很有趣呢。」

　　加百列傲然地在充满绿光的世界中俯视两位大恶魔。

　　「我这边可是一点都不觉得有趣。老加，为什么你没待在另一座塔而跑来这里了？这样要是害下次声纳的精确度下降怎么办！」

　　爆炸头男隔着撒旦与艾谢尔，向对面的加百列出言抱怨。

　　穿着刷破牛仔裤搭配T恤，打扮轻松的爆炸头男背上，理所当然似的出现了闪闪发光，但看起来不太适合这副打扮的翅膀。

　　「因为艾米莉亚跑来碍事啊。不过已经没必要再发出声纳了。刚才那股能量波应该不是普通人所为，现在应该不用费什么工夫就能找到那个人吧。」

　　「我说啊，这点小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不过……」

　　拉贵尔与加百列的视线在某处交会。

　　「我怎么想都不觉得这些人会乖乖地放我们走呢。他们的表情好恐怖喔。」

　　「你觉得我们会放你们走吗？」

　　彷佛从地底响起般的邪恶声音，散发出即使压倒两位天使依然绰绰有余的威严。

　　「你们两个，别以为能从这个魔力结界里向外踏出一步。」

　　「……」

　　魔王撒旦，以及恶魔大元帅艾谢尔。

　　两位天使与两位恶魔，在被魔力封闭起来的东京铁塔展开对峙。

　　「基本上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魔力吗？这个人是魔王撒旦吧？虽然我不晓得旁边那位是谁，不过老加啊，这跟你一开始说的话不同吧？哼？」

　　「关于这点我向你道歉。不过我可没说谎喔。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会跟他们几个扯上关系。这全都是因为刚才那个东西。『磅』的一声很漂亮对吧。」

　　加百列试着用双手表现出光环靠近铁塔后爆发，然后将魔力灌注到撒旦与艾谢尔身上的过程。

　　「恐怕莱拉已经抵达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垃方。应该就是受到那个的影响吧。」

　　「啊～真是的，那又怎么样？只要堕天决定之后，再动员所有天兵把知情者全都杀掉就好啦……反正无论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对我们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不会让你们那么做的。」

　　「……」

　　加百列稍微瞄了一眼撒旦的表情。然而在那之前，拉贵尔已经率先对撒旦发难。

　　「话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居然假扮成人类说英文要帅，害我完全被你骗了！明明只要乖乖吃你的乌龙面就好了，为什么要来妨碍我啊？虽然我听说你们跟老加之间起了些争执，不过这次我们对你们什么也没做吧？能不能请你们别插手天界的事情？」

　　拉贵尔口沬横飞地说道。

　　加百列见状，便大大地皱起眉头露出尴尬的表情。

　　「呃，拉贵尔？我是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啦，不过你用那种说法……」

　　在这瞬间，撒旦与艾谢尔的背后，窜出了黑色的火焰。

　　「你看吧……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生气。」

　　「你们那场无聊的内哄，可是伤害了我们的同伴啊。」

　　黑暗步步逼进，光明则是不断后退。

　　「如果你们肯改一改用暴力支配世界的宗旨，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我自己也是企图支配世界，进攻他国的侵略者。是用暴力逼人屈服的坏人。所以只要一看见你们这种家伙，就会想狠狠地揍你们一顿。」

　　话刚说完，撒旦便突然出现在拉贵尔面前，然后重重地往对方惊讶的侧脸一拳挥了下去。

　　「喔嘎喔？」

　　拉贵尔发出奇妙的叫声，整个人撞上东京铁塔的钢骨。

　　「喔，真快呢……」

　　「魔王大人，您已经打下去了。」

　　「那边则是太慢了！」

　　艾谢尔慢了一拍吐槽，而加百列则是又再跟着吐槽了一次。

　　「就连魔界也找不到像你这种一脸理所当然地践踏他人，还肆无忌惮地主张这是正义的人渣。你应该知道我们平常都称自己是什么吧，加百列。」

　　「……应该，是恶魔吧。」

　　虽然加百列还是谨慎地保持警戒，但不知为何回答时看起来却显得有些满足。

　　「没错，我们是恶魔。是一群做尽坏事，必须靠为害他人才活得下去的人渣！」

　　恶魔之王撒旦朗朗地宣告自己的罪状。

　　「如果没有背负自己的罪行活下去的觉悟，那就别对其他人抱怨！这里可是那些背负着自己一切的所作所为，拚命活下去的人类们的性界啊！」

　　「……老加，换句话说，他们打算跟我们战斗吗？」

　　「嗯～好像是这样没错。」

　　看来无论是撒旦的拳头还是斥责，对拉贵尔都没什么效果，虽然刚才很夸张地飞了出去，但他的外观看起来依然是毫发无伤。

　　另一方面拉贵尔撞上的钢骨，也因为受到撒旦的魔力结界保护，所以跟之前的首都高速公路战时一样，连一点擦伤的痕迹都没有。

　　「老加，拜托你啦。」

　　「果然变成这样啊……」

　　「那还用说。我的工作可不包括战斗啊。我不是一开始就说过我这边光是为了追莱拉，就已经分身乏术了吗？」

　　说完后，拉贵尔没等加百列回答，便迳自往东京铁塔的塔顶飞去。

　　他打算逃离撒旦的魔力结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比起在地面上寻找包围铁塔周围的魔力结界界线，不如直接去找东京铁塔上方的天空界线还比较快。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虽然拉贵尔一下子就飞到了第一展望台，但撒旦却以接近瞬间移动的超高速冲到了他的背后，打算用缠绕着黑暗火焰的拳头进行攻击。

　　然而加百列又以超过撒旦的速度上前守护拉贵尔的背后，制止了撒旦的攻击，艾谢尔见状，便以眼神对加百列使出了念动力。

　　但没想到加百列居然一面接下了魔王的拳头——

　　「喝啊！」

　　一面只靠眼力与气势就破解了艾谢尔的念动力。

　　过去恶魔大元帅曾在笹塚的战斗中，展现出同时自由操作无数巨岩的念动力，但生命之树的守护天使却完全没将这股力量放在眼里。

　　「我不是说过了吗？就算是全盛时期的魔王撒旦，应该也不是我的对手。」

　　尽管撒旦打算收回被挡下的拳头，但加百列却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不放。

　　「哎呀，我这也是在公事公办。其实我真的不想做这种事，也觉得对那个高中女生很不好意思。或许你们会觉得很好笑也不一定，不过这对我们而言可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

　　发现加百列正将圣法气聚集到手中的撒旦，连忙提升体内的魔力。

　　「喔，真敏锐呢，不过太迟了。」

　　不过一股异质的能量还是突破了撒旦的魔力，冲进他的体内。

　　那是一道强力的声纳，而且里面所蕴含的圣法气，更是远远地超过了铃乃在医院半开玩笑地打入芦屋体内的分量。

　　加百列的圣法气不断突破撒旦的生命能量——魔力，在他的体内四处作乱。那是一种类似蛇毒，会不断剥夺恶魔体力的招式。

　　尽管这种攻击绝对称不上华丽，但还是带有足以让魔王撒旦头昏眼花的能量。

　　由于加百列并没有继续追击，因此撒旦用力往后一跳拉开距离，呼吸也像是为了忍耐剧痛般变得十分凌乱。

　　「拉贵尔，你走吧。只要从这里出去，应该就能追踪到莱拉的痕迹。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处理就好。」

　　加百列指向魔力结界的顶端，而拉贵尔没回答便直接开始往上飞。

　　既然是利用撒旦的魔力构成的结界，那么只要施加更强的力量自然就能加以破坏。尽管结界不会因为一个地方毁损就导致全体崩坏，但除了避免战斗波及到外面以外，撤旦制作这个结界的另一个用意就是想避免两位天使逃跑。

　　若被加百列一个人牵制在这里又让拉贵尔逃跑，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芦屋！阻止他！」

　　在撒旦下令之前，艾谢尔已经采取了行动。他趁着加百列不注意，从眼睛、双手以及两条尾巴，同时对拉贵尔使出了六发看不见的念动力攻击。

　　「太天真了！」

　　艾谢尔面前突然掀起了一阵风。

　　照理说还在与撒旦对峙的加百列，不知何时已经拿了一把类似剑的武器，斩断了艾谢尔的念动力。

　　与剑柄的大小相比，那把武器剑身的部分显得明显过短，可见那原本应该是一把长剑。

　　「杜兰朵……」

　　艾谢尔愤愤地吐出那把剑的名字。

　　那是照理说已经被与阿拉斯·拉玛斯融合的「进化圣剑·单翼」一击粉碎、加百列在神话中使用的佩剑。

　　「唉，虽然因为前端无法再生，所以成了这副不上不下的模样。」

　　加百列举起那把剑身看起来曾经断成两截过的大剑，指向撒旦的方向。

　　「！」

　　撒旦因为感觉到有某样东西正无声地划破空气逼近自己，而稍微偏了一下脸。

　　明明加百列与撒旦两人之间还有段距离，但撒旦的脸颊却流下了一条血痕。

　　「不过，就只有锐利度的部分没变呢。无论你们身上穿的UNI×LO使用了多么优秀的素材，我想应该都斩得断喔？」

　　「……那你就试试看啊。」

　　然而艾谢尔却毫不胆怯。

　　他瞄准加百列，用尾巴与双手的爪子毫不间断地开始发动攻势。

　　「喂、喂，这样很危险耶！要是你的手指头被砍断我可不管喔……咦？」

　　不想伤害艾谢尔的加百列，试着用杜兰朵的剑身弹开对方的攻击，但传回来的手感却十分坚硬。

　　原来杜兰朵的剑刃居然砍不下去。

　　「喔？喔？喔喔？」

　　「……！……！……！」

　　相对于加百列只有一把剑，艾谢尔的攻击手段却有三种。虽然进展缓慢，不过沉默地淡淡持续攻击的爪子与尾巴的尖刺，还是开始慢慢掠过加百列的身体。

　　「好痛，好痛！好、好刺啊！」

　　「芦屋那坚硬的外表可不是长好看的啊。」

　　撒旦趁机来到了无法完全架开艾谢尔攻势的加百列背后。

　　「唔欸！」

　　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撒旦从背后用巨大的手抓住加百列的头部。

　　「你以为面对人类的反攻，是谁一直撑到了最后？」

　　「哇，等、等一下！」

　　「芦屋……恶魔大元帅艾谢尔的肉体是全魔王军最硬的，是防守的专家啊。就算是惠美的圣剑，也没那么容易伤得了他。」

　　「觉悟吧！」

　　「唔哇！」

　　艾谢尔的利爪总算逮到了加百列的身体，并直接贯穿过去。看来即使是大天使，面对魔王与恶魔大元帅的同时攻击与魔力，终究还是太吃力了。

　　「不过，猜错了。」

　　然而照理说被贯穿腹部的加百列，居然连一滴血都没流，便直接像雾一般消失了。

　　看着原本握在手中的加百列头部像烟一般消失，撒旦与艾谢尔不禁感到纳闷。

　　「你们跟艾米莉亚的战斗方式都太直来直往啦。」

　　撒旦的背后传出一道声音。

　　还来不及回头，现身在撒旦后方的加百列便以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力道，用掌底拍了一下撒旦的背。

　　「BANG!」

　　「唔喔喔喔喔喔！」

　　加百列光是这点程度的攻击便足以打飞撒旦，且撒旦在撞上艾谢尔后力道依然并未衰退，让两人彷佛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般的姿势大乱。

　　「这、这是……？」

　　「哎呀，要是溜出那么意外的表情反而会让我感到很困扰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只不过是残像罢了。打从切断艾谢尔对拉贵尔使出的念动力开始，你们就一直在跟我制造出来的分身战斗。」

　　说完后，加百列若无其事地拍了一下手。

　　像是以此为信号来做爆米花般，现场突然凭空出现许多跟加百列长得一模一样，挂着惹人厌笑容的等身大天使。

　　「唉，换句话说凭现在的你们，就算两个人加起来也不过只有我分身的程度。好啦，我这么说是为你们好，还是就这么算了吧。我不会害你们的。」

　　「……你以为，我们真的会就这么乖乖罢休吗……」

　　撒旦撑起喀喀作响的身体，瞪向加百列。

　　「你对惠美，做了什么吗？」

　　「咦？」

　　「你刚才说了『那个高中女生』吧。为什么你会知道小千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你自己说了什么『伤害了我们的同伴』之类的吗……」

　　「我说的也有可能是指漆原或是铃乃，甚至连惠美都有可能，为什么你马上就知道是看起来最没有关系的小千。」

　　「啊，原来如此……没错，我是听艾米莉亚说的。嗯，我刚才在晴空塔那儿有遇见她。」

　　加百列像是为了自己的失言而感到后悔似的耸肩。

　　「不过，我只知道她因为拉贵尔的声纳而失去了意识。结果除了这个以外，我完全没从她那儿听到任何东西。亏我还主动送了她那么多珍贵的情报呢。」

　　「什么？」

　　「虽然她现在或许因为那个情报，而失去了斗志也不一定呢。不过要是真的变成了那样，那你可要感谢我喔？毕竟我帮你减少了一个敌人。」

　　「喂，你到底做了什么……」

　　「嗯？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我只是告诉艾米莉亚，她的父亲还活在某处而已。」

　　「！」

　　此时浮现在撒旦脑海中的，是勇者艾米莉亚为了替父亲报仇而对身为魔王的自己挥剑相向的身影，以及即使从楼梯上跌倒摔得仝身都是擦伤、依然哭着谴责真奥贞夫这个杀父仇人的游佐惠美的身影。

　　「魔王大人……？」

　　艾谢尔敏感地发现撒旦的样子有些奇怪。

　　其实在这段期间内，艾谢尔早已隐约发现惠美对撒旦抱持过剩敌意的根源为何，但关于这件事，撒旦应该完全没有感到烦恼的必要才对……

　　「加百列，你应该从以前就经常被人说不懂得看气氛吧。」

　　「虽然我最近才从某人那里受到了看气氛只能称得上是二流的薰陶……不过我不否认。」

　　「从旁夺走支撑某人的支柱，这么做很有趣吗？」

　　「很有趣呢。哎呀，感觉你好像在关心自己的敌人艾米莉亚呢，真是有趣。」

　　「……卑鄙的家伙！」

　　即使艾谢尔如此啐道，加百列的笑容还是没有产生任何动摇。

　　「真光荣。不过有件事先说在前头，我希望她别一直拘泥于『讨伐魔王』这种无聊的小事，多花一些心思在格局大一点的东西上面。为了这个目的，她现在的支柱实在太碍事了。」

　　「……？」

　　就在撒旦因为搞不懂加百列到底想表达什么而感到纳闷时——

　　「老加加加加加！」

　　拉贵尔发出冗长的惨叫，从此撒旦等人所在的第一展望台附近还高的上空冲进了战场。与此同时，东京铁塔的顶端发出了一道强烈的闪光。

　　「喂，现在正讲到关键呢。」

　　不知为何，加百列居然对自己的伙伴拉贵尔的声音噘起了嘴。

　　「他已经发出声纳了吗？」

　　「这里没有电视……所以也无法确认……」

　　由于撒旦与艾谢尔完全不是加百列的对手，因此也无法确认拉贵尔在这段期间内到底做了什么事。

　　「哎呀，老加啊，这下糟了！」

　　「嗯？」

　　「我不能飞了……」

　　「啊？」

　　那道声音，就这么直接通过加百列、撒旦以及艾谢尔的眼前往下坠。

　　「「「……」」」

　　拉贵尔像是只被猎人击落的鸟，难看地掉落在第一展望台的屋顶上。

　　「看来你们没事呢。」

　　从拉贵尔掉落的上方，传来了一道声音。一行人抬头一看，便发现那是一副就某种意义而言已经看惯了的姿态。打从看见天使一声不吭地遭人击坠时起，大概就能预测到之后她会出现在这里。

　　红眼银发的勇者艾米莉亚，正以复杂的眼神看向两位恶魔。

　　然而无论是撒旦还是艾谢尔，甚至就连加百列，都并未看向艾米莉亚，而是紧盯着出现在她旁边的人物。

　　「小、小千？」

　　「佐佐木小姐……」

　　因为高空强风的吹拂与长期睡眠而乱成一团的头发，以及粉红色的花纹睡衣搭配绿色的医院拖鞋。

　　那位全身缠绕着闪闪发光的圣法气、手持银色弓箭的少女——照理说应该还躺在西海大学附设医院病床上的佐佐木千穗，正与异世界的勇者并肩站在东京铁塔的顶端。

　　「真奥哥！芦屋先生！你们没事吧？」

　　「没、没事？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小千你才没事吧？到、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没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恶魔之王撒旦像是在示范什么叫做狼狈不堪似的动摇不已。

　　「魔王！有话晚点再说！现在得先阻止拉贵尔！」

　　而协助那样的真奥振作起来的，则是正动辄以眼角偷瞄千穗的艾米莉亚。

　　「麻烦的事情全都等之后再说！现在应该优先解决那两个碍事的天使！」

　　踢了一下天线后，艾米莉亚直接冲进加百列与撒旦之间，背对着撒旦与艾谢尔。

　　「你复活得意外地快呢。已经整理好心情了吗？」

　　加百列小心不被千穗发现地问道，艾米莉亚则是干脆地回答：

　　「因为完全搞不懂，所以总之先放着等晚一点以后再考虑！」

　　「这样不太好喔，把麻烦事往后延这种想法，感觉跟路西菲尔一样呢？」

　　「虽、虽然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芦屋，快去阻止拉贵尔！这次我不会再犯像沙利叶时那样的错误了，我要直接用『门』把他给丢到遥远的星球去！」

　　「遵命！」

　　从之前那一战的结果，便已经能够确定加百列赢不了惠美。

　　既然如此就该把加百列交给她处理，而真奥等人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则是阻止拉贵尔继续发出声纳．

　　撒旦与艾谢尔一前一后地夹击正抖着膝盖起身的拉贵尔。

　　一看见两位恶魔，拉贵尔便开始大叫道：

　　「你们是怎样！莱拉有那么重要吗？可不可以别插手别人世界的事情啊？想征服世界就去做啊，随你们高兴！对我们而言，能不能抓到莱拉可是会改变天界的趋势耶！别来碍事啦！」

　　「就我所知，那家伙应该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天使吧。而且她也不是生命之树的守护天使，只不过是个地位有点高跟有小孩的女人，有必要为了她而那么激动吗？」

　　「我才不会被你钓到！要是告诉你们原因，只会让你们得到多余的情报。这是天界的问题！局外人少来碍事！」

　　「那可不行。」

　　就在这一瞬间，一支光箭射中大吵大闹的拉贵尔脚边，并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爆炸。

　　「喔喔？」

　　「刚才那是警告。你们的行为会破坏这个世界力量的平衡。现在马上放弃使用声纳探查，回到自己的世界去！」

　　此时撒旦首次发现千穗戴在握弓的左手上的戒指，正在闪闪发光。

　　拉贵尔咬牙切齿地看向脚边被光箭射中的地方。

　　「闭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附在那个少女身上还是使用了傀儡之术，但既然敢出现在我面前，就表示你气数已尽，到了该算总帐的时候了！接下来只要追踪这个圣法气，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原来天界也会算帐吗？」

　　「……」

　　「……喂，说点什么吧。」

　　像这种时候，不同于平常芦屋四郎，恶魔形态的艾谢尔完全不会吐槽，这点让撒旦感到有些寂寞。

　　「席鲁库·艾特欧欧欧欧欧？」

　　拉贵尔瞄准头上的千穗，打算施放某种法术。虽然撒旦与艾谢尔连忙打算阻止，但千穗却不为所动。

　　少女彷佛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就连刚才搭好的弓也完全没有动作。

　　原本打算咏唱某种咒语的拉贵尔，突然像失去支撑的提线傀儡般无力地跪倒在地上。

　　「怎、怎怎怎、怎么回事……」

　　拉贵尔慌张地凝视自己的身体，但就是无法随心所欲地行动，甚至连站也站不起来。

　　「你觉得为什么刚才你的翅膀会消失呢？」

　　千穗俯视着慌张的拉贵尔，缓缓地降落到撒旦等人所在的展望台屋顶上。

　　「即使『基础』的碎片并非完全体，但要是直接命中身体，甚至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成天使。因此你还是在事情变成那样之前回去吧。你并不是找的敌人。而是位于遥远、遥远世界的伙伴。」

　　「咳……呼……」

　　「这、这是……？」

　　就连撒旦也看得出来，拉贵尔的背上正缓缓地漏出圣法气。

　　艾米莉亚与千穗现身时的闪光，应该就是千穗的箭击中拉贵尔的翅膀时发出的光芒吧。

　　「哎呀……这下不妙了……嘿咻！」

　　正在与艾米莉亚对峙的加百列一看见拉贵尔的惨状，便轻轻地合起双掌。

　　只见一颗光球包围了加百列，然后他便瞬间从惠美的眼前消失了。

　　「？」

　　艾米莉亚试着追踪对手的气息，发现加百列已经以几乎只能用瞬间移动来形容的速度，站在倒地的拉贵尔的身边。

　　撒旦、艾谢尔以及千穗也理所当然往后飞翔，与加百列拉开距离，但对方似乎并没有加害三人的意思，只是单纯地站在原地不动。

　　也不晓得加百列到底想干什么，只见他脱下长袍底下的T恤，然后开始在头上转了起来。那无意义的结实肌肉与半裸的上半身，看起来实在让人感到非常不悦。

　　「投降！是我们输了！我们会乖乖地放弃。这是白旗喔！」

　　「啊？」

　　「什么，老加……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加百列便将手掌放在尽管连站都站不起来，但似乎仍打算再战的拉贵尔头上。

　　「你干什么……？」

　　光是这样，拉贵尔的身体便像断了线的人偶般失去意识。

　　无视惊慌的艾米莉亚等人，加百列不情不愿地将失去意识的拉贵尔扛在自己肩上。

　　「你想怎样？」

　　面对加百列神秘的行动，艾米莉亚以一副彷佛随时都会动手的样子问道。

　　「嗯，该怎么说才好，艾米莉亚一来我们的胜算便大幅下降，那女孩好像也变得很厉害，偏偏拉贵尔这家伙看起来就是不会听劝的样子对吧？虽然站在我的立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背叛天界，但还是不想打没有胜算的仗……只不过呢……」

　　加百列露出不变的惹人厌笑脸，抬头仰望在空中飞的千穗。

　　「看见你们跟这个地球的人们后，我开始有点想看旧世界改变的样子了。所以，希望这个世界能暂时有精神一点。弥应该也是这么认为吧？」

　　「……」

　　加百列最后的那句话，是针对千穗说的。

　　「……唉，是不是都无所谓啦，反正你跟我思考的过程完全不同。那么，关于我刻意泄漏出来的情报，你们就好好地烦恼吧。晚一点拉贵尔应该会生气吧，不过我会负起责任带这家伙跟天兵们回去，放心吧！再会啦！」

　　「啊！喂！」

　　「站住！」

　　艾米莉亚与撒旦还来不及阻止——

　　加百列与拉贵尔便再度被光球给包住，并消失在撒旦、艾米莉亚、艾谢尔与千穗的面前。

　　虽然提防了一下对方从死角发动攻击的可能，但过了几秒后，两位天使依然没有再度现身的迹象。

　　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守护着内在所有人与物的魔力结界到处都完好无缺这点，反倒伤害了撒旦的自尊心。

　　因为明明是为了防止两位天使逃跑的结界，结果加百列却展现了只要有心随时都能离开的事实。

　　「……居然这么瞧不起人。」

　　气得咬牙切齿的撒旦悔恨地握紧拳头。

　　「结果我们还是不晓得加百列的目的……明明只要他有心，应该就能在我们介入之前让拉贵尔达成目的……」

　　艾米莉亚皱起眉头看向加百列与拉贵尔到刚刚为止都还在的场所。

　　「……现在已经没有敌人，也感觉不到他们的气息了……但还有另一件，让我感到在意的事情。」

　　艾谢尔委婉地说完后，撒旦跟艾米莉亚也跟着他的视线望向某处。

　　「……说的也是！」

　　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剩下的另一个巨大谜团，也就是带着强大力量出现的千穗。

　　少女身上正充满了足以与艾米莉亚匹敌的强大圣法气，且照理说只要一接触到魔力就会陷入昏睡状态的千穗，现在居然能若无其事地承受撒旦与艾谢尔散发出来的魔力余波。尽管因为突然受到注目而慌张地涨红了脸，但千穗依然立刻困扰地对三人低头说道：

　　「不过，对不起！好像已经没什么时间了。」

　　无论动作还是语气，都还是平常的千穗。

　　「喂、喂！」

　　「虽然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对拉贵尔先生跟铃乃小姐说教，不过为了收集真奥哥跟芦屋先生的魔力，我们似乎也破坏了这个世界的能量平衡，必须早点让它恢复才行……好、好的！我知道了，马上！」

　　千穗像是为了听清楚某人对自己的耳语般，闭起眼睛将手抵在耳朵旁边。

　　「那、那个人说了什么？」

　　「她说她也不晓得，所以觉得很困扰。」

　　「她说……千穗，你耳朵上那个，该不会是……」

　　事到如今，艾米莉亚总算发现千穗的耳朵上挂了一个黑色的耳机麦克风。

　　千穗看起来既不像是被人操纵也不像是被人附身。现在的千穗是借助了某人的力量，并以自己的意志在行动。这么一来，那个某人的可能人选就只有一个。

　　「妈妈？是妈妈吗？」

　　面对艾米莉亚的呼唤，千穗以彷佛是自己在慌张的样子，快速地拿起银色弓箭。

　　「真奥哥，芦屋先生，请你们先离开展望台的屋顶，不然会很危险！」

　　「危、危险是什么意思？」

　　「千、千穗！你打算干什么！拜托你，把那个电话借我用一下……」

　　「呜呜……对不起。」

　　面对三人各自不同的反应，千穗的表情有些困扰地扭曲，然而即使如此，她还是轻轻踢了一下东京铁塔的天线，往更高处飞去。

　　「千穗——！」

　　「对不起——！」

　　外表庄严的千穗，以听起来一点都不庄严的声音，对准东京铁塔的天线射出银色的箭矢。

　　「喔喔喔？」

　　银箭一命中天线，马上就开始出现变化。

　　真奥贞夫变身成魔王撒旦前的现象，彷佛影片回转一般，开始逆向重现。

　　绿色的魔力结界开始缓缓溶解，撒旦与艾谢尔身上的魔力也逐渐被夺走。

　　就连力量看起来未受影响的艾米莉亚也无法承受这股变化的力量奔流，只能努力别让自己被跟着吹走。

　　「喔！」

　　「唔哇！」

　　魔力结界完全消失之后，撒旦与艾谢尔分别变回了真奥贞夫与芦屋四郎，倒在第一展望台的屋顶上。

　　艾米莉亚知道，是千穗将所有的魔力都凝聚了起来。

　　魔力全都集中到千穗刚才用箭射击的天线，然后——

　　「变成明天的天气吧——！」

　　随着千穗的信号，一条光带以东京铁塔为中心飞向远方的天空，替东京的天空染上了一片类似极光的色彩。

　　待魔力结界解除后，路上的人们皆抬头仰望这不合时节的天文奇观。

　　位于代代木docodemo大楼的堕天使与圣职者。

　　以及待在东京铁塔的魔界之王、恶魔大元帅与圣剑勇者，都在注视着那道光线。

　　穿着睡衣的平凡高中女生，面露微笑地缓缓降落在真奥前方——

　　「唔！小千！」

　　「千穗！」

　　「佐佐木小姐！」

　　惠美跟芦屋慌张地赶了过来。

　　因为女孩就这么维持着笑容，突然失去意识倒在真奥的怀里。

　　「喂、喂，小千，你怎么了，没事…………咦？」

　　抱着千穗的真奥似乎发现了什么。

　　由于结界消失，因此位于高处的这里也开始吹起了又强又冷的风，然而即使如此，依然能。清楚地听见那个声音。

　　「……睡着了……」

　　倒在真奥怀中的千穗，正发出安稳的打呼声。

　　她的表情充满了满足，让人完全感觉不到先前那股足以压倒异世界战士们的存在感，那是一张宛如婴儿的笑容。

终章

　　「午、午安，真奥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千穗用毛毯遮住自己羞红的脸，向真奥打了声招呼。

　　「喔……啊，那个，我听你妈妈说似乎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个，你妈妈呢？是她打电话给我的……」

　　真奥因为没看见里穗的身影而尴尬地四处张望。

　　「我、我想她马上就回来了……她刚才说要去买东西……」

　　「这样啊，嗯，总之没事就好。这是探病的花。」

　　「谢、谢谢你。」

　　千穗害羞地伸出双手。

　　「……那个，还有啊。」

　　「……嗯。」

　　真奥与千穗像是在试探彼此般互望了一下。最后是真奥先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千穗轻轻、但确实地点了一下头。

　　「在帮真奥哥搬家那天，我回家后看了电视。然后画面突然发光……直到我在这间病房醒来为止，我都没有中间这段的记忆。」

　　千穗开始说明昨晚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昨天……那个，因为是在医院里，所以照理说没有开机的手机响了，之后戒指发光……还有，身体好像自然地明白能做到那些事……不过，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意志在行动。因为我在听了电话里的话后，就觉得非做不可。」

　　听完千穗的说明，真奥问了一件自己最想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电话里的人，是谁吗？」

　　「那个，关于这点……我想对方的确是女性没错，而且应该还是真奥哥你们那个世界的人……」

　　真奥的心脏因为不安与期待而瞬间跳了一下。然而千穗却摇头回答：

　　「对方并没有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只提到若有人问起，就随便蒙混过去。那就是她借我力量的条件……」

　　「……亏、亏你能相信那种人说的话，还把身体借给她呢？」

　　真奥流着冷汗，坦白陈述自己的感想。

　　「嗯，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真奥哥或游佐小姐的敌人，应该不会跟我说话。而且对方还厉害到能做出那些事呢！既没有把我当成人质，也没有二话不说地就直接操纵我，所以我想至少应该不会是坏人。」

　　「嗯……虽然我之前就这么觉得，不过小千最近的胆子会不会变太大啦？」

　　「因为托最近认识的那些人的福，每天都过着惊险刺激的日子。」

　　千穗露出天真的笑容。

　　「而且，之前加百列先生来的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不甘心。」

　　「咦？」

　　「当时你不是叫我在阿拉斯·拉玛斯的事情结束之前，都别靠近公寓吗？虽然我很高兴你担心我，也知道无法战斗的自己待在那里只会碍事，不过果然还是会有一点不甘心。我是真的觉得，要是自己也有能够守护喜欢的人们的力量就好了，然后……」

　　千穗拿起手机，不好意思地抬头看向真奥说道。

　　「电话另一端的人，就说能借你力量了吗？」

　　即使如此，将身体借给未曾蒙面只通过电话的对象，依然不像是千穗会有的轻率举动。

　　真奥的语气变得有些严厉，千穗用力摇头回答：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在她听见我说的梦话，告诉我不能挑食之后，包括我在家里失去意识的理由、真奥哥你们来我的病房看我、当时真奥哥与游佐小姐或许会在东京铁塔与晴空塔。战斗、对手是加百列先生跟我不认识的其他天使、这件事跟沙利叶先生无关、其他还有许多拥有强大圣法气的人在行动，以及虽然自己处在知道这一切的立场，但还是因为某些理由而无法出现在其他人面前等等，这些事情她全都在我脑海里对我详细说明过罗。」

　　「……」

　　千穗扳着手指娓娓道来，真奥则是沉默不语。

　　「在将这些事情全都告诉我之后，她还很认真地拜托我说『就算有什么危险，我也绝对会保护你，之后也会好好向你道谢，为了守护我最重要的人们，请你借给我力量』……所以我才会觉得可以相信她。要是真奥哥跟游佐小姐真的面临了危险，而我又能帮得上忙……」

　　说到这里，千穗再次往上窥探真奥的表情。

　　「……坦白讲，我真的有一点点高兴。在天空飞时虽然很冷，但感觉很舒服呢。」

　　无论是跟异世界居民的真奥等人的关系，还是对于自己所处的立场，千穗都比其他人还要来得有自觉。因此她也不会感情用事地随便闯入战场，增加真奥与惠美的负担。

　　但正因为如此，不难想像她经常独自痛感自己的无力。

　　即使如此，她只是个普通的高中女生这点终究不会改变。

　　「唉，要是下次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算对方是个能沟通的家伙也不能轻易答应，要先找我或惠美商量喔？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下次的事件能像这次一样，在所有人都平安无事的状况下落幕。」

　　真奥说完后，千穗以认真的表情点头答应。

　　判断那副表情足以信赖的真奥，缓和表情问道：

　　「那你的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真要说的话，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千穗没什么自信地回答。

　　「身体就像是普通地睡觉跟起床一样非常健康，也没有会痛的地方。不过……脑袋里却出现了绝对不是属于我的记忆。」

　　「不是小千的记忆？」

　　「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强烈的思念……害我以为自己是因为看了电影之类的东西，所以才会作那种梦呢。不过……不过，这绝对是真奥哥……不对，是魔王撒旦的记忆。」

　　「……我的？」

　　「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恶魔。」

　　真奥因为千穗这句话而倒抽了一口气。

　　「那个恶魔一直哭，而且还身受若不接受治疗就会死掉的重伤……在帮他治疗顺便陪他说话时，他便以闪闪发光的眼神听得十分入迷。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想要帮助你……」

　　「小千？」

　　真奥感觉到些微的异样感。

　　「不过，我当初光是为了维系你的生命就已经竭尽了全力，所以没能教会你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都想跟你道歉。」

　　千穗的眼睛紧盯着真奥。

　　「……你是谁。你对小千的身体做了什么？」

　　马上就领悟到异样感原因的真奥稍微从椅子上探出身子，以严肃的语气低声问道。

　　「回想起来，我当时不够成熟。光是为了理想而奔走，缺乏认识大局的训练，所以最后才会害你犯了错。不过……我的准备已经进行到无法回到你身边的程度了，真的很对不起。」

　　无论是声音还是身体，都是属于千穗的东西。

　　但语气和给人的气氛却明显不同。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撒旦·贾克柏。」

　　这次真奥总算踢倒了椅子凑上前去。

　　「我很快就会讲完，请你稍微听我说一下。」

　　「怎么回事……你……到底……！」

　　「很抱歉把这女孩也卷了进来，但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无视语气颤抖的真奥，借用千穗姿态的某人擅自开始说道。

　　「我的目的是让安特·伊苏拉……让天界与魔界恢复应有的姿态。为了这个目的，我需要众多的协力者。当时我之所以会帮助你，某方面也是基于其他的盘算。如果是你，或许能替我掌握到我所追求的真实……」

　　说完后，「千穗」看向窗外。

　　「你会来到这个世界，并非出于偶然。」

　　「什么？」

　　「这里是距离安特·伊苏拉最近的『生命的大地』。你跟那孩子都只是漂流到旁边而已。因为这两个地方非常接近，所以无论是人或物的交流都十分便利，更重要的是这块『生命的大地』……有好好地被完成，并继承了下一代的种子。既不偏向圣，也不偏向魔，但却又同时内含了这两者，是个奇迹的世界……」

　　不过……「千穗」继续说道。

　　「我们妨碍了『继承』。这样下去，『大魔王撒旦的灾厄』将再度降临那个世界。我……想要阻止这件事……不过，还是不行。他们，就是那种人，是一群只在乎自己的人。所以我才采取了行动。」

　　「我听不懂你想说什么！直接说重点啦！」

　　「其中一边的钥匙，在那孩子手上。还有……那孩子的父亲。」

　　真奥刻意不去思考「那孩子」指的是谁。

　　现在正在跟眼前对象讲话的人，是自己。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的记忆之所以会反映在这女孩的记忆里，不过是出于偶然，并不代表我操纵了这女孩。所以我们无法顺利地对话，我的残留思念也马上就会消失。若能送给这女孩自己守护自己的力量，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就只有一件事，我托这女孩将某个必须传达给那孩子的情报交给她，关于这点，请你原谅。」

　　「千穗」朝真奥伸出了手。

　　「拜托你……找出安特·伊苏拉的『知识』……那把钥匙，就在那孩子，跟那孩子的父亲……手上……某处……一起……」

　　「喂、喂，怎么了？」

　　对方说的话开始变得语焉不详，像是遭到电波妨碍一般，「千穗」的声音沙哑了起来。

　　「……同样……的……拜托……只有……」

　　「千穗」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但依然努力挤出笑容说道：

　　「让世界恢复该有的姿态。加油吧，魔王撒旦！」

　　就在这个瞬间，千穗恢复了。

　　「……那个，然后啊，我在想关于真奥哥小时候的记忆，到底是怎么了……真奥哥？」

　　「……没事。」

　　魔王轻轻摇头，扶起刚才踢倒的椅子重新坐下。

　　千穗的左手依然戴着镶有紫色宝石的戒指。

　　「如果是现在的日本，就算不用那么绕圈子的方法，至少也有录音机可以用吧。」

　　「咦？」

　　「没什么。」

　　真奥苦笑，并再次轻轻摇了一下头。

　　「那个戒指的主人，有提到什么关于接下来的事情吗？总不可能小千已经变得能够自己使用『基础』的碎片了吧？」

　　面对真奥的问题，千穗以有些困扰的表情看向左手的戒指。

　　「我好像有听说……又好像没有……不过，总觉得有件事情必须告诉游佐小姐才行呢。」

　　「……这样啊。」

　　即使有事先取得了本人的同意，但真奥还是开始担心起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替千穗的身体带来负担。

　　「不过，据铃乃所说，小千的圣法气容量似乎并不大，所以还是别乱来会比较好。不然又会害你妈妈担心吧。」

　　「我知道啦。更何况像我这种生手，就算突然变得能使用一点超能力，也无法独自跟敌人战斗啊。」

　　「没错。现实的敌人，可是不会配合我们这边的等级跑出来呢。」

　　真奥满意地点头肯定千穗的说法。

　　「这个，还是请真奥哥交给游佐小姐会比较好吧？」

　　千穗用眼神比向镶有「基础」碎片的戒指。真奥考虑了一会儿后——

　　「不，还是让小千带着好了，就当作是护身符吧。」

　　无论是加百列、拉贵尔，还是沙利叶，目前看起来都没有特别关注「基础」的碎片。昨晚千穗变成那样的起因，无庸置疑地就是出在戒指身上，既然「她」已经说过会保障千穗的安全，那么还是让千穗带着以防万一会比较保险。

　　千穗与真奥等人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像这样无法切割的关系。

　　「啊，不过！真奥哥！」

　　「嗯？」

　　「真奥哥不是有会配合自己的等级成长的敌人吗？」

　　「咦？」

　　「就是游佐小姐啊！游佐小姐可是勇者耶！魔王跟勇者，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那家伙又没在特地配合我成长……」

　　「果然我也有点想要像游佐小姐那样的战门能力呢！」

　　「呃，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啊！」

　　「我想要！因为我不想输给游佐小姐！」

　　「不对，这已经不是胜负的问题了……话说回来，你毕竟才哪康复，别那么激动啦！」

　　在那之后，千穗与真奥关于「参战与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里穗买完东西回来为止。

　　※

　　然后，说到圣剑勇者本人。

　　「是的，是的，真是非常抱歉，关于符合障碍的时间部分，我们会以天数计算……」

　　「针对每一位客户，我们都会寄送简讯与书面的道歉殷事……」

　　「简讯、网路与通话……您说的对，真是非常抱歉……」

　　三个女性一齐结束通话以后，便打从心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虽、虽然早上看见新闻时就已经有所觉悟。」

　　目前就读大学的打工人员清水真季泫然欲泣地说道。

　　「没、没错，这还真是有点辛苦呢。」

　　或许是心理作用，但铃木梨香的脸色看起来也很憔悴。

　　「…………………………」

　　至于游佐惠美，则是一直保持着沉默。

　　今天docodemo客服中心的线路，完全陷入了爆满状态。

　　毕竟昨天在东京二十三区全域，docodemo手机都产生了一个小时以上的通讯障碍。

　　打从早上开始上班时起，抱怨的电话就不断蜂拥而来。要求减少通话费倒还算好，不过等企业或法人开始请求损害赔偿时，就已经不是惠美等人的职权能处理的范围了。

　　造成这起被晨间新闻当成头条报导的通讯障碍原因，无庸置疑地就是铃乃昨天在代代木docodemo大楼所发射的声纳与千穗的光环。

　　用手机电波对抗电视电波，关于这个想法本身，惠美并没有加以责备的意思。

　　不过不晓得究竟是漆原计算错误，还是铃乃的法术效果太强，又或者是千穗的力量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总之当时的频宽似乎一直持续地受到压迫。

　　结果导致部分时段有些手机无法通话，而在种种原因连锁下便演变成了今天这场骚动。

　　憷今天早上开始，领班便打电话以接近恳求的方式麻烦所有未排班的人员尽可能出勤，客服中心也进入了座无虚席的全面对应状态。

　　惠美当然也感受到了强烈的责任感，但就这部分而言总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魔王城，因此她只好持续沉默地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惠美心中尚未将昨晚发生的事情整理完毕。

　　加百列所揭露的冲击事实，的确有着足以在自己心里掀起轩然大波的力量。

　　父亲还活着。

　　一想起这件事情代表的意义与影响，便让惠美害怕得裹足不前。

　　所以惠美才会替自己找藉口，认为像现在这样切换思绪埋首于工作忙到没有思考的时间，反而能更有效率地处理问题。

　　「今天这样还有办法午休吗？」

　　因为接连不断的电话而感到厌烦的梨香嘟囔着，脸色发白的真季也跟着说道：

　　「我昨天晚上看电视看到很晚，从早上开始肚子就很不舒服，根本就无法吃饭。」

　　「电视……对了，梨香，真季。」

　　「嗯？」

　　「是的？」

　　突然想起某件事的惠美，向左右的两名同事问道：

　　「你们昨天看电视时，有发生什么怪事吗？例如……萤幕会突然发光之类的……」

　　惠美轻轻地试探，梨香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点头。

　　「啊，原来除了行动数位电视功能以外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啊。唉，虽然我昨天根本就没心情看电视，所以也不太清楚……」

　　梨香不知为何感慨万千地说道。

　　「我还没买对应数位电视的机型呢。现在还是接受类比讯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这、这样啊。」

　　惠美因为得知梨香与真季并未遇到什么特别的麻烦而松了一口气。

　　「话说回来，梨香小姐。为什么你会没心情看电视呢？昨晚不是有播你喜欢的影集吗？」

　　「啊——！」

　　真季的问题让梨香打从心底吓了一跳。

　　「我完全忘记了……」

　　「……你该不会交了男朋友吧？」

　　真季直截了当的问题，让梨香整个人都慌了起来。

　　「喂、喂，真季，你在说什么啊！还、还不是男朋友啦……」

　　「～～……！」

　　惠美抱头烦恼。

　　看见梨香全力地自掘坟墓，真季的表情也瞬间变得明亮了起来。

　　「还没？梨香小姐，你剐才是说还没吧？」

　　「咦，啊，不、不对啦，你、你看，真季！电话，电话响罗！快点工作吧。」

　　「晚一点要详细地讲给我听喔！喂，让您久等了，敝姓……」

　　一看见真季那副兴致莴昂的样子，梨香露出悲惨的表情向惠美求救。

　　「……不可能，我帮不了你。」

　　「惠美好冷淡喔！」

　　惠美一边忍耐着头痛，一边接起了自己的分机。

　　没错，既然梨香喜欢芦屋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件事情便没什么好在意的了。

　　若相信加百列的话，惠美只要一考虑到自己竭尽全力驱逐魔王军的理由，就有可能会否定过去的自己。

　　不过，即使如此。

　　「时间还是不会倒流。」

　　无论是否被人否定，只要还活着就必须持续向前进。

　　倒不如说，能寻找讨伐魔王以外的新目标，反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就是想得太正经了，反正现在也不能怎么样。胡思乱想其实就跟休息差不多呢。」

　　先从自己办得到的事情开始，再好好看清楚时间会为自己安排什么样的状况。

　　就在惠美下定决心之后，脑中突然传出了一道向自己搭话的声音。

　　『妈妈、妈妈，到小千姊姊住的医院「摊病」，是指一起去玩水吗？』

　　看来女孩似乎是醒了。

　　惠美开始担心起自己能不能在这一片忙乱中，一边安抚阿拉斯·拉玛斯，一边专心地工作，但一想到自己居然还能担心这种事，便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总之等今天下班后，还得救阿拉斯·拉玛斯「探病」的意思，一部分也是为了打听昨天晚上的状况，惠美决定要去探望千穗。惠美思考着在回去的路上有没有千穗可能会喜欢的点心店，同时在脑中列起了清单。

　　『仙贝！仙贝！』

　　或许是察觉了惠美的想法，阿拉斯·拉玛斯开始强硬地主张仙贝。

　　※

　　「欢迎回来，魔王大人。佐佐木小姐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真奥回到魔王城后，发现铃乃不知为何居然跟芦屋一起在家里等待。

　　「你回来啦，没怎么样吧？」

　　「嗯，小千已经恢复了精神，倒不如说太有精神反而让人困援呢。我也没什么事，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尽管这次的威胁并非针对真奥与芦屋，真奥单独外出这点还是让铃乃有些担心，不过考虑到昨天才发生过那样的状况，她也不认为真奥会出什么事。

　　若铃乃在芦屋没外出的情况下跟着真奥出门，或许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她只好有些焦虑地等待真奥回家。

　　「不，没什么……」

　　铃乃暧昧地回答，然后试着转移话题。

　　「话说回来，魔王，电视！电视能播喔！」

　　考虑到要是让对方认为自己在担心反而令人不悦，因此铃乃刻意提高音量。

　　「你到底是几丁目的夕阳（注：暗指长寿漫画《三丁目的夕阳》）啊……喔，能看啊。」

　　「……嗯……能看。」

　　真奥冷淡的反应，反而让铃乃感受到一股难以宣泄的羞耻感。

　　「意外地没什么反应呢。我还以为你会兴奋地对着夕阳怒吼耶。」

　　漆原笑笑地说道。但真奥只是耸耸肩。

　　「因为中途被那些乱七八糟的家伙扫了兴啊。唉，虽然能多一个发现异常状况的管道也不错，不过他们应该也没笨到同一个招式连续用两次吧。」

　　虽然就一般标准来看只是台小电视，但对魔王城而言已经算足够。

　　「啊，对了，芦屋，这个。」

　　真奥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将原本塞在口袋里的东西扔给芦屋。

　　「是的？怎么了吗？」

　　真奥扔给芦屋的东西是银行存摺。

　　不经意地翻着内容的芦屋发现最新的一栏写着「存款：50000」后，睁大了眼睛。

　　「魔、魔王大人？这笔存款是怎么回事？」

　　「啊，我们不是因为大黑屋突然不见所以无法工作了吗？」

　　真奥打开冰箱拿出剩下不多的麦茶，直接就着宝特瓶口喝下。

　　「虽然距离麦丹劳开店还有一段时间，但因为西里亚特回到了魔界，所以或许巴巴力提亚那些人还会再送两三波的人马过来也不一定。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连我们也会有危险，所以我觉得三个人分散去打单日的零工并非良策。」

　　站在一旁观看存摺的铃乃，也因为这笔对魔王城而言实在是太高的特别收入而吓了一跳。

　　「因为除了『墓础』的碎片以外，卡米欧带来的刀鞘上面还镶了其他宝石，所以我就随便挑一个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带回来，然后刚才拿去新宿的麦兵换钱了。这么一来就能弥补买电视的钱当成下个月的家用，至于剩下的钱你就拿去买手机好了。」

　　「魔王大人……」

　　真奥的一席话让芦屋超越了感动，陷入了茫然状态。

　　「为什么只拿一个啊？要拿就干脆全部拿回来啊。」

　　漆原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但马上被真奥驳回。

　　「你想想看，一个二十出头穿着UNI×LO的穷酸小伙子，拿着一堆宝石去换钱的样子看起来也未免太可疑了吧？要是一个不小心被人查了个人资料就麻烦了，所以这点程度刚刚好啦。而且价格太高的买卖，还会被抽税金呢。」

　　真奥喝完麦茶后便将保特瓶洗干净，重新放进新的麦茶包并加完水后才放回冰箱。

　　「等开始打工后沙利叶就在对面，要是有什么万一，也能把他卷进来保身吧。在那之前，就当作是隔了几百年的休假，稍微悠闲一阵子吧。又不是只有把行程表塞满才叫做工作。」

　　说完后，真奥拿起电视说明书与遥控器，两相对照后开始有些别扭地练习操作。

　　铃乃看着真奥驼背的姿势，不自觉地嘟囔：

　　「……看来他也是有在考虑各式各样的事情。」

　　至于芦屋则是对铃乃的声音毫无反应，单纯紧盯着存摺上的「存款：50000」僵在原地。

　　※

　　「嗨，佐藤，你看起来好像心情不错呢，又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吗？」

　　加百列发现佐藤回到自己暂栖的网咖「CYBER@SAFE」后，便对他打了声招呼。看起来还是一样只喝乌龙茶的佐藤，一边喝茶一边举手回答：

　　「喔，希腊人。你知道最近手机跟电视都出了问题吗？」

　　「啊，嗯、嗯，大致上。」

　　虽然称得上就是事件罪魁祸首的加百列回答得有点尴尬，但看起来似乎很高兴的佐藤完全不放在心上。

　　「因为那起事件，通讯公司开始一齐进行设备的维修检查作业，所以现在施工现场指挥交通跟保全的职缺多得不得了呢！看来接下来两个礼拜可以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

　　「喔、喔，这、这不是很好吗？」

　　「嗯，虽然有点同情通讯公司的员工，可是我不但因此有饭吃，还离梦想更进一步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这是神明在奖励我平常努力工作呢。」

　　「这、这样啊。」

　　对加百列而言，他也只能如此回答。

　　「话说回来，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呢。是找到什么能赚钱的工怍了吗？」

　　佐藤似乎将加百列当成了跟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同类。虽然因为不会特别造成什么困扰，所以加百列也没特别订正，不过佐藤偶尔还是会以惊人的眼力看透他的内心。

　　「嗯，虽然跟赚不赚钱没什么关系……不过……」

　　高大的大天使站到佐藤旁边倒起跟他一样的乌龙茶，同时轻轻地笑道：

　　「或许拯救世界的正义伙伴，会现身也不一定喔。」

　　「啊？是穿布偶装表演之类的工作吗？」

　　佐藤因为听不懂加百列说的话而感到纳闷。

　　加百列红色的眼睛观察着佐藤的反应，同时散发出宛如享受恶作剧的孩童般的光芒。

　　—完—

作者，后记　　—　AND　YOU　—

　　日本的新地标东京晴空塔，是在二〇一〇年三月下旬时，超越了前辈东京铁塔的高度三百三十三公尺，而展望台则是还得再等三个月才会完工。既然一年后的二〇一一年三月会变成六百三十四公尺，表示那座塔只花了短短一年就成长了三百公尺。日本真是厉害。晴空塔也发育得很好呢！

　　在那之后除了部分地区以外，日本将于二〇一一年七月完全进入数位电视时代。

　　等这本书抵达读者们手中时，应该已经是二〇一二年六月以后的事了，到时候数位电视不但已经播送了快一年，就连东京晴空塔也正式营运了。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呢。

　　至今和ケ原曾经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对《打工吧！魔王大人》的世界而言，写实的日本描写是不可或缺的！」

　　像这样到处嚣张地吹嘘，不过关于作中真奥与惠美等人生活的日本，究竟是西元几年的日本这点，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定论。

　　因此对照前述的晴空塔成长过程，以及发生在《打工吧！魔王大人5》内的事件并加以综合判断后，若完全比照现实世界的状况，便能确定作中世界的时间点是「二〇一〇年八月」。

　　不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若追踪第一集以来的背景，就会发现二〇一〇年夏天发生在真奥等人周围的事情当中，有许多不可能的状况。

　　由于我每次在撰写各集时，都会反映出当时的时事，另外在投稿电击大赏之前，我曾经于网路上以不同的名字写了后来成为本作基础的作品，一部分也是因为当时作中的时间，正好是设定在晴空塔开始正式施工以前，所以作中世界与现实发生的事情间便逐渐产生了矛盾。

　　当然因为这是小说，所以也能将错就错地说「请别介意那些小事」，不过问题并非出在这里，既然已经能特定出作品中的年代，那么跟本系列有关的所有人物便不得不面对某个问题。

　　在第一集时，勇者艾米莉亚的友人铃木梨香，曾经提过某件发生在一九九五年的日本、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虽然不应该忘记，但麻烦在她所道出的这段过于痛苦的记忆，其实几乎是直接反映和ケ原个人某位朋友所说的话。

　　假使真奥与惠美生活的日本是反映出「现实二〇一〇年八月的日本」。

　　那么再过七个月，将会发生一件在世界历史上刻下记忆的事件。而即使等到本书问世，那份记忆与影响应该依然尚未淡化或缓和吧。

　　因此和ケ原身为作者，在此以为了充实作品而使用「铃木梨香」记忆者的身分，向各位读者表明——

　　今后关于以《打工吧！魔王大人》为题的作品世界，无论是以哪一种形式，都不会使用东日本大震灾做为构成故事的要素。

　　既然《打工吧！魔王大人》是一个故事，那么必然会有完结的一天。

　　虽然不晓得到时候作品世界内的世界，会从本书这个「让人认为是二〇一〇年八月的时期」进展到什么时候，甚至就连那些家伙是否还留在日本都不能确定，不过无论如何，在《打工吧！魔王大人》的「真实日本」中，绝对不会发生东日本大震灾。

　　当然，这绝对不是在比较该事件与作中提过的阪神大震灾孰重孰轻。

　　不过无论是作为「记录」还是「历史」，东日本大震灾都是属于「现在」的问题，还远远不到能够无论好坏都加以包容地进行追忆的时期，对将娱乐性看得比什么都还重要的小说而言，我个人判断这并非能够轻易拿来使用的题材。

　　出现在本作《打工吧！魔王大人》内的日本，是一个在阪神大地震后依然会持续发生不幸的事件、东京晴空塔的高度超越东京铁塔、即将完全进入数位电视时代、薄型手机占据手机市场的比率开始增加、即使身为魔王与勇者依然必须工作才有饭吃的「现代」日本，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虽然与各值读者眼前的现实日本有些相似，但刻划在那个日本上面的却是仅存在于故事中的历史。

　　因此从今以后，这个故事依然会在不晓得作品世界内的现实是何时的状况下继续下去。不过按照预定，登场人物的年龄还是会确实地增长，而且因为是数位电视开始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都会有关于时代的设定，即使如此，他们生活的世界仍然是只属于他们的历史，要是拿起本书的读者们能一直守护着这段历史就太好了。

　　这次的故事，与作者个人在前面表示的意志无关，是为了能吃到美味的东西而每天拚命工作的魔王等人，利用闲暇时间难得出门购物的故事。

　　虽然无论有没有都不会感到特别困扰，但拥有那样东西还是能够扩展视野。我毕竟也是个凡人，所以比起只买最低限度的日常用品并将它们都整理得好好的，还是在房间里杂乱地摆些各式各样的东西让它们生灰尘比较好。

　　不过，居然连惠美都感到有些惊讶，或许差不多该替那些人买个棉被了。

　　在此期待下一集也能与拿起本书的您再会，并针对作中废人元帅的失礼言论，向全世界跟运动有关的人士致上最深的歉意，做为这篇后记的总结。

　　再会罗！